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文苑四

李维桢 郝敬 徐渭 屠隆 王穉登 俞允文 王叔承 瞿九思 唐时升
娄坚 李流芳 程嘉燧 焦竑 黄辉 陈仁锡 董其昌 莫如忠 邢侗 米
万钟 袁宏道 钟惺 谭元春 王惟俭 李日华 曹学佺 曾异撰
王志坚 艾南英 章世纯 罗万藻 陈际泰 张溥 张采

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父裕，福建布政使。维桢举隆庆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万历时，《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出为陕西右参议，迁提学副使。浮沉外僚，几三十年。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余矣。会朝议登用耆旧，召为南京太仆卿，旋改太常，未赴。闻谏官有言，辞不就。时方修《神宗实录》，给事中薛大中特疏荐之，未及用。四年四月，太常卿董其昌复荐之，乃召为礼部右侍郎，甫三月进尚书，并在南京。维桢缘史事起用，乃馆中诸臣惮其以前辈压己，不令入馆，但超迁其官。维桢亦以年衰，明年正月力乞骸骨去。又明年卒于家，年八十。崇祯时，赠太子太保。

维桢弱冠登朝，博闻强记，与同馆许国齐名。馆中为之语曰：“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

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

邑人郝敬，字仲舆。父承健，举于乡，官肃宁知县。敬幼称神童，性踈弛，尝杀人系狱。维桢，其父执也，援出之，馆于家。始折节读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历知缙云、永嘉二县，并有能声。征授礼科给事中，乞假归养。久之，补户科，数有所论奏。

山东税监陈增贪横，为益都知县吴宗尧所奏，帝不罪。敬上言：“开采不罢，则陛下明旨不过为愚弄臣民之虚文。乞先停止，然后以宗尧所奏下抚按勘核，正增不法之罪。”不听。顷之，山东巡抚尹应元亦极论增罪，帝怒，切责应元，斥完尧为民。敬再上言：“陛下处陈增一事，甚失众心。”帝怒，夺俸一年。帝遣中官高棗榷税京口，暨禄榷税仪真，敬复力谏。宗尧之劾增也，增怒甚，诬讦其赃私，词连青州一府官僚，旁引商民吴时奉等，请皆籍没，帝辄可之。敬复力诋增，乞速寝其奏，亦不纳。坐事，谪知江阴县。贪污不检，物论皆不予，遂投劾归，杜门著书。崇祯十二年卒。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十余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长师同里季本。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宪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渭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饶歌》十章，中有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命刻于石，宠礼与渭埒。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寅、明臣亦颇负崖岸，以侃直见礼。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藉宗

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割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厄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

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后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残帙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

寅，字仲房。明臣，字嘉则。皆有诗名。

屠隆者，字长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异才，尝学诗于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族人大山、里人张时彻方为贵官，共相延誉，名大噪。举万历五年进士，除颖上知县，调繁青浦。时招名士饮酒赋诗，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然于吏事不废，士民皆爱戴之。迁礼部主事。

西宁侯宋世恩兄事隆，宴游甚欢。刑部主事俞显卿者，险人也，尝为隆所诋，心恨之。讪隆与世恩淫纵，词连礼部尚书陈经邦。隆等上疏自理，并列显卿挟仇诬陷状。所司乃两黜之，而停世恩俸半岁。隆归，道青浦，父老为斂田千亩，请徙居。隆不许，欢饮三日谢去。

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

子妇沈氏，修撰懋学女，与隆女瑶瑟并能诗。隆有所作，两人辄和之。两家兄弟合刻其诗，曰《留香草》。

王穉登，字伯谷，长洲人。四岁能属对，六岁善擘窠大字，

十岁能诗，长益骏发有盛名。嘉靖末，游京师，客大学士袁炜家。炜试诸吉士紫牡丹诗，不称意。命穉登为之，有警句。炜召数诸吉士曰：“君辈职文章，能得王秀才一句耶？”将荐之朝，不果。隆庆初，复游京师，徐阶当国，颇修憾于炜。或劝穉登弗名袁公客，不从，刻《燕市》、《客越》二集，备书其事。

吴中自文征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征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王世贞与同郡友善，顾不甚推之。及世贞歿，其仲子士肃坐事系狱，穉登为倾身救援，人以是重其风义。万历中，诏修国史，大学士赵志皋辈荐穉登及其同邑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王一鸣。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卒年七十有奇。子留，字亦房，亦以诗名。

俞允文，字仲蔚，昆山人。其父举进士，官大理评事。允文年十五为《马鞍山赋》，援据该博。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与王世贞善，而不喜李攀龙诗，其持论不苟同如此。

王叔承，字承父，吴江人。少孤，治经生业，以好古谢去。贫，赘妇家，为妇翁所遂，不予一钱，乃携妇归奉母，贫益甚。入都，客大学士李春芳所。性嗜酒，春芳有所撰述，觅之，往往卧酒楼，欠伸弗肯应。久之，乃谢归。太仓王锡爵，其布衣交也。再召，会有三王并封之议，叔承遗书数千言，谓当引大义以去就力争，不当依违两端，负主恩，辜物望。锡爵得书叹服。其诗，极为世贞兄弟所许。卒于万历中。

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父晟，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历官广平知府。凿长渠三百里，引水为四闸，得田数十万亩。卒

于官。九思十岁从父宦吉安，事罗洪先。十五作《定志论》。后从同郡耿定向游，学益进。举万历元年乡试。居二年，县令张维翰违制苛派，民聚殴之，维翰坐九思倡乱。巡按御史向程劾维翰激变。吏部尚书张瀚言御史议非是，九思遂长流塞下。子甲，年十三，为书数千言，历抵公卿，讼父冤。甲弟罕，亦伏阙上书求宥。屠隆作《讼瞿生书》，遍告中外，冯梦禎亦白于楚中当事，而张居正故才九思，乃获释归。三十七年，以抚按疏荐，授翰林待诏，力辞不受。诏有司岁给米六十石，终其身。乃撰《乐章》及《万历武功录》，遣罕诣阙上之。卒年七十一。九思学极奥博，其文章不雅驯，然一时嗜古笃志之士亦鲜其俦。甲，字释之，年十九举于乡，早卒。罕，字曰有，七岁能文。白父冤时，往返徒步，不避寒馁，天下称双孝。崇祯时，辟举知州。

唐时升，字叔达，嘉定人。父钦训，与归有光善，故时升早登有光之门。年未三十，谢举子业，专意古学。王世贞官南都，延之邸舍，与辨晰疑义。时升自以出归氏门，不肯复称王氏弟子。及王锡爵枋国，其子衡邀时升入都，值塞上用兵，逆断其情形虚实，将帅胜负，无一爽者。家贫，好施予，灌园艺蔬，萧然自得。诗援笔成，不加点窜，文得有光之传。与里人娄坚、程嘉燧并称曰“练川三老”。卒于崇祯九年，年八十有六。

娄坚，字子柔。幼好学，其师友皆出有光门。坚学有师承，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贡于国学，不仕而归。工书法，诗亦清新。四明谢三宾知县事，合时升、坚、嘉燧及李流芳诗刻之，曰《嘉定四先生集》。

流芳，字长蘅，万历三十四年举于乡。工诗善书，尤精绘事。天启初，会试北上，抵近郊闻警，赋诗而返，遂绝意进取。

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工诗善画。与通州顾养谦善。友人劝诣之，乃渡江寓古寺，与酒人欢饮三日夜，赋《咏古》五章，不见养谦而返。崇祯中，常熟钱谦益以侍郎罢归，筑耦耕堂，邀嘉燧读书其中。阅十年返休宁，遂卒，年七十有九。谦益最重其诗，称曰松圆诗老。

焦竑，字弱侯，江宁人。为诸生，有盛名。从督学御史耿定向学，复质疑于罗汝芳。举嘉靖四十三年乡试，下第还。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读书崇正书院，以竑为之长。及定向里居，复往从之。万历十七年，始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讨习国朝典章。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陞建议修国史，欲竑专领其事，竑逊谢，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馆亦竟罢。翰林教小内侍书者，众视为具文，竑独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恶，时与论说。

皇长子出阁，竑为讲官。故事，讲官进讲罕有问者。竑讲毕，徐曰：“博学审问，功用维均，敷陈或未尽，惟殿下赐明问。”皇长子称善，然无所质难也。一日，竑复进曰：“殿下言不易发，得毋讳其误耶？解则有误，问复何误？古人不耻下问，愿以为法。”皇长子复称善，亦竟无所问。竑乃与同列谋先启其端，适讲《舜典》，竑举“稽于众，舍己从人”为问。皇长子曰：“稽者，考也。考集众思，然后舍己之短，从人之长。”又一日，举“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长子曰：“此无他，即天命之谓性也。”时方十三龄，答问无滞，竑亦竭诚启迪。尝讲次，群鸟飞鸣，皇长子仰视，竑辍讲肃立。皇长子敛容听，乃复讲如初。竑尝采古储君事可为法戒者为《养正图说》，拟进之，同官郭正域辈恶其不相闻，目为贾誉，竑遂止。竑既负重名，性复疏直，时事有不可，辄形之言论，政府亦恶之，张位尤甚。二十五年主顺天乡试，举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险

诞语，竑被劾，谪福宁州同知。岁余大计，复镌秩，竑遂不出。

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集名《澹园》，竑所自号也。讲学以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万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熹宗时，以先朝讲读恩，复官，赠谕德，赐祭廕子。福王时，追谥文端。子润生，见《忠义传》。

黄辉，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竑同年进士。幼颖异，父子元，官湖广，御史属讯疑狱，辉检律如老吏。御史闻而异之，命负以至，授钱谷集，一览辄记。稍长，博极群书。年十五举乡试第一。久之，成进士，改庶吉士。馆课文字多沿袭熟烂，目为翰林体，及李攀龙、王世贞之学行，则又改而从之。辉刻意学古，一以韩、欧为师，馆阁文稍变。时同馆中，诗文推陶望龄，书画推董其昌，辉诗及书与齐名。至征事，辉十得八九，竑以闳雅名，亦自逊不如也。

由编修迁右中允，充皇长子讲官。时帝宠郑贵妃，疏皇后、长子，长子生母王恭妃几殆。辉从内竖征知其状，谓同里给事中王德完曰：“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吾辈为万世僇矣。”德完奋然，属辉具草上之，下狱，廷杖濒死。辉周旋橐籥，不避险阻，人或危之。辉曰：“吾陷人于祸，可坐视乎？”辉雅好禅学，多方外交，为言者所论。时已为庶子掌司经局，遂请告归。已，起故官，擢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卒官。

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父允坚，进士。历知诸暨、崇德二县。仁锡年十九，举万历二十五年乡试。闻武进钱一本善《易》，往师之，得其指要。久不第。益究心经史之学，多所论著。天启二年以殿试第三人授翰林编修。时第一为文震孟，亦老成宿学。海内咸庆得人。明年丁内艰，庐墓次。服阕，起

故官，寻直经筵，典诰敕。魏忠贤冒边功，矫旨锡上公爵，给世券。仁锡当视草，持不可，其党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视草者，何必我！”忠贤闻之怒。不数日，里人孙文豸以诵《步天歌》见捕，坐妖言锻炼成狱，词连仁锡及震孟，罪将不测。有密救者，得削籍归。崇祯改元，召复故官。旋进右中允，署国子司业事，再直经筵。以预修神、光二朝实录，进右谕德，乞假归。越三年，即家起南京国子祭酒，甫拜命，得疾卒。福王时，赠詹事，谥文庄。仁锡讲求经济，有志天下事，性好学，喜著书，一时馆阁中博洽者鲜其侔云。

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迁授编修。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旭。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

光宗立，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庆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明年秋，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寻转左侍郎。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太子太传。福王时，谥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

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洒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儼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刑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刑、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莫如忠，字子良。嘉靖十七年进士。累官浙江布政使。洁修自好。夏言死，经纪其丧。善草书，诗文有体要。是龙，字云卿，后以字行，更字廷韩。十岁能文，长善书。皇甫汸、王世贞辈亟称之。以贡生终。刑侗，字子愿。万历二年进士。终陕西行太仆卿。家资钜万，筑来禽馆于古犁丘，减产奉客，遂致中落。妹慈静，善仿兄书。米万钟，字友石。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江西按察使。天启五年，魏忠贤党倪文焕劾之，遂削籍。崇祯初，起太仆少卿，卒官。张瑞图者，官至大学士，逆案中人也。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宗道，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卒官右庶子。泰昌时，追录光宗讲官，赠礼部右侍郎。

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顺天教授，历国子助教、礼部主事，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寻以清望擢吏部验封主事，改文选。

寻移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法，言：“外官三岁一察，京官六岁，武官五岁，此曹安得独免？”疏上，报可，遂为定制。迁稽勋郎中，后谢病归，数月卒。

中道，字小修。十余岁，作《黄山》、《雪》二赋，五千余言。长益豪迈，从两兄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万历三十一年始举于乡。又十四年乃成进士。由徽州教授，历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进南京吏部郎中，卒于官。

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其后，王、李风渐息，而钟、谭之说大炽。钟、谭者，钟惺、谭元春也。

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稍迁工部主事，寻改南京礼部，进郎中。擢福建提学佾事，以父忧归，卒于家。惺貌寝，羸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阁读史，恒至丙夜，有所见即笔之，名曰《史怀》。晚逃于禅以卒。

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元春，字友夏，名辈后于惺，以《诗归》故，与齐名。至天启七年始举乡试第一，惺已前卒矣。

王惟俭，字损仲，祥符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潍县知县，迁兵部职方主事。三十年春，辽东总兵官马林以忤税使高淮被逮，兵部尚书田乐等救之。帝怒，责职方不推代者，空司而逐，惟俭亦削籍归。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光禄丞。三迁

大理少卿。

天启三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值徐鸿儒之乱，民多逃亡，辽人避难来者，亦多失所，惟俭加意绥辑。五年三月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入为工部右侍郎，魏忠贤党御史田景新劾之，落职闲住。

惟俭资敏嗜学。初被废，肆力经史百家。苦《宋史》繁芜，手删定，自为一书。好书画古玩。万历、天启间，世所称博物君子，惟俭与董其昌并，而嘉兴李日华亚之。日华，字君实，嘉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恬澹和易，与物无忤。惟俭则口多微词，好抨击道学，人不能堪。尝与时辈宴集，征《汉书》一事，具悉本末，指其腹笑曰：“名下宁有虚士乎！”其自喜如此。

曹学铨，字能始，侯官人。弱冠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中察典，调南京添注大理左寺正。居冗散七年，肆力于学。累迁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蜀府毁于火，估修资七十万金，学铨以《宗藩条例》却之。又中察典，议调。天启二年起广西右参议。初，挺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铨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铨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劾学铨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巡按御史王政新，以尝荐学铨，亦勒闲住。广西大吏揣学铨必得重祸，羁留以待。已，知忠贤无意杀之，乃得释还。崇祯初，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

家居二十年，著书所居石仓园中，为《石仓十二代诗选》，盛行于世。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摭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两京继覆。唐王立于闽中，起授太常卿。寻迁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进尚书，加太子太保。及事败，走入山中，投缯而死，年七十有四。

诗文甚富，总名《石仓集》。万历中，闽中文风颇盛，自学牲倡之，晚年更以殉节著云。

其同邑后起者，曾异撰，字弗人，晋江人，家侯官。父为诸生，早卒。母张氏，以遗腹生。家宴甚，纺绩给晨夕。异撰起孤童，事母至孝。岁饥，采薯叶杂糠粃食之，母妻尝负畚锄乾草给爨。然性介甚，长吏知其贫，欲为地，不屑也。吴兴潘曾纮督学政，上其母节行，获旌于朝。及曾纮巡抚南、赣，得王惟俭所撰《宋史》，招异撰及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异撰久为诸生，究心经世学，所为诗，有奇气。崇祯十二年举乡试，年四十有九矣，再赴会试还，遂卒。

王志坚，字弱生，昆山人。父临亨，进士。杭州知府。志坚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暇日要同舍郎为读史社，撰《读史商语》。迁贵州提学金事，不赴，乞侍养归。天启二年起督浙江驿传，奔母丧归。崇祯四年复以金事督湖广学政，礼部推为学政第一。六年卒于官。

志坚少与李流芳同学，为诗文，法唐、宋名家。通籍后，卜居吴门古南园，杜门却扫，肆志读书，先经后史，先史后子、集。其读经，先笺疏而后辩论。读史，先证据而后发明。读子，则谓唐、宋而后无子，当取说家之有裨经史者补之。读集，则定秦、汉以后古文为五编，考核唐、宋碑志，援史传，摭杂说，以参核其事之同异、文之纯驳。其于内典，亦深辨性相之宗。作诗甚富，自选止七十余首。

弟志长，字平仲，举于乡，亦深于经学。

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七岁作《竹林七贤论》。长为诸生，好学无所不窥。万历末，场屋文腐烂，南英深疾之，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天启四年，南

英始举于乡。座主检讨丁乾学、给事中郝士膏发策诋魏忠贤，南英对策亦有讥刺语。忠贤怒，削考官籍，南英亦停三科。

庄烈帝即位，诏许会试。久之，卒不第，而文日有名。负气陵物，人多惮其口。始王、李之学大行，天下谈古文者悉宗之，后钟、谭出而一变。至是钱谦益负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南英和之，排诋王、李不遗余力。两京继覆，江西郡县尽失，南英乃入闽。唐王召见，陈十可忧疏，授兵部主事，寻改御史。明年八月卒于延平。

章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博闻强记。举天启元年乡试。崇祯中，累官柳州知府，年已七十矣，闻京师变，悲愤，遘疾卒。

罗万藻，字文止，世纯同县人。天启七年举于乡。崇祯中行保举法，祭酒倪元璐以万藻应诏，辞不就。福王时为上杭知县。唐王立于闽，擢礼部主事。南英卒，哭而殡之，居数月亦卒。

陈际泰，字大士，亦临川人，父流寓汀州武平，生于其地。家贫，不能从师，又无书，时取旁舍儿书，屏人窃诵。从外兄所获《书经》，四角已漫灭，且无句读，自以意识别之，遂通其义。十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取而疾走。父见之，怒，督往田，则携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毕身不忘。久之，返临川，与南英辈以时文名天下。其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至万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崇祯三年举于乡。又四年成进士，年六十有八矣。又三年除行人。居四年，护故相蔡国用丧南行，卒于道。

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伯父辅之，南京工部尚书。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

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

崇祯元年以选贡生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乞假归，读者若经生，无间寒暑。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里人陆文声者，输贖为监生，求入社不许，采又尝以事扶之。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方枋国事，下所司。迁延久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扬、太仓知州周仲连言复社无可罪。三人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闽人周之夔者，尝为苏州推官，坐事罢去，疑溥为之，恨甚。闻文声讦溥，遂伏阙言溥等把持计典，已罢职实其所为，因及复社恣横状。章下，巡抚张国维等言之夔去官，无预溥事，亦被旨谯让。

至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犹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党薛国观系狱，未知溥卒也，讦溥遥握朝柄，已罪由溥，因言采结党乱政。诏责溥、采回奏，采上言：“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砺，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志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当是时，体仁已前罢，继者张至发、薛国观皆不喜东林，故所司不敢复奏。及是，至发、国观亦相继罢，而周延儒当国，溥座主也，其获再相，溥有力焉，故采疏上，事即得解。

明年，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琛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帝御经筵，问及二人，延

儒对曰：“读书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采小臣，言官何为荐之？”延儒曰：“二人好读书，能文章，言官为举子时读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帝曰：“亦未免偏。”延儒言：“诚如圣谕，溥与黄道周皆偏，因善读书，以故惜之者众。”帝颔之，遂有诏征溥遗书，而道周亦复官。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帝悉留览。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卒时，年止四十。

采，字受先，与溥善。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移疾归，士民泣送载道。知州刘士斗、钱肃乐严重之，以奸蠹询采，片纸报，咸置之法。福王时，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乞假去。南都失守，奸人素衔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避之邻邑，又三年卒。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忠义一

从古忠臣义士，为国捐生，节炳一时，名垂百世，历代以来，备极表章，尚已。明太祖创业江左，首褒余阙、福寿，以作忠义之气。至从龙将士，或功未就而身亡，若豫章、康郎山两庙及溪笼山功臣庙所祀诸人，爵赠公侯，血食俎豆，侑享太庙，恤录子孙，所以褒厉精忠，激扬义烈，意至远也。建文之变，群臣不惮膏鼎镬，赤姻族，以抗成祖之威棱，虽《表忠》一录出自传疑，亦足以知人心天性之不泯矣。仁宣以降，重熙累洽，垂二百余载，中间如交趾之征，土木之变，宸濠之叛，以暨神、熹两朝，边陲多故，沉身殉难者，未易更仆数。而司勋褒恤之典，悉从优厚。或所司失奏，后人得自陈请。故节烈之绩，咸得显暴于时。迨庄烈之朝，运丁阳九，时则内外诸臣，或陨首封疆，或致命阙下，蹈死如归者尤众。今就有明一代死义死事之臣，博采旁搜，汇次如左。同死者，各因事附见。其事实繁多及国家兴亡所系，或连属他传，本末始著，与夫直谏死忠，疏草传诵人口，概具前帙。至若抒忠胜国，抗命兴朝，稽诸前史，例得并书。我太祖、太宗忠厚开基，扶植名教，奖张铨之守义，释张春而加礼，洪量同天地，大义悬日月，国史所载，焕若丹青。诸臣之遂志成仁，斯为无忝，故备列焉。

花云 硃文逊 许瑗等 王愷 孙炎 王道同 硃文刚 牟鲁 裴源

硃显忠 王均谅等 王纲 子彦达 王祎 吴云熊 鼎易绍 宗琴彭 陈汝石等 皇甫斌 子弼 吴贵等 张瑛 熊尚初等 王祯 万琛 王祐 周宪 子干 杨忠 李睿等 吴景 王源 冯杰 孙玺等 霍恩 段豸 张汝舟等 孙燧 许逵 黄宏 马思聪 宋以方 万木 郑山 赵楠等

花云，怀远人。貌伟而黑，骁勇绝伦。至正十三年癸巳，杖剑谒太祖于临濠。奇其才，俾将兵略地，所至辄克。破怀远，擒其帅。攻全椒，拔之。袭繆家寨，群寇散走。太祖将取滁州，率数骑前行，云从。猝遇贼数千，云举铍翼太祖，拔剑跃马冲阵而进。贼惊曰：“此黑将军勇甚，不可当其锋。”兵至，遂克滁州。甲午从取和州，获卒三百，以功授管勾。乙未，太祖渡江，云先济。既克太平，以忠勇宿卫左右。从下集庆，获卒三千，擢总管。徇镇江、丹阳、丹徒、金坛，皆克之。过马驮沙，剧盗数百遮道索战。云且行且斗三日夜，皆擒杀之，授前部先锋。从拔常州，守牛塘营。太祖立行枢密院于太平，擢云院判。丁酉克常熟，获卒万余。命趋宁国，兵陷山泽中八日，群盗相结梗道。云操矛鼓噪出入，斩首千百计，身不中一矢。还驻太平。庚子闰五月，陈友谅以舟师来寇。云与元帅硃文逊、知府许瑗、院判王鼎结阵迎战，文逊战死。贼攻三日不得入，以巨舟乘涨，缘舟尾攀堞而上。城陷，贼缚云。云奋身大呼，缚尽裂，起夺守者刀，杀五六人，骂曰：“贼非吾主敌，盍趣降！”贼怒，碎其首，缚诸橦丛射之，骂贼不少变，至死声犹壮，年三十有九。瑗、鼎亦抗骂死。太祖即吴王位，追封云东丘郡侯，瑗高阳郡侯，鼎太原郡侯，立忠臣祠，并祀之。

方战急，云妻郜祭家庙，挈三岁儿，泣语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义不独存，然不可使花氏无后，若等善抚之。”云被执，郜赴水死。侍儿孙瘞毕，抱儿行，被掠至九江。孙夜投渔家，脱簪珥属养之。及汉兵败，孙复窃儿走渡江，遇僂军

夺舟弃江中，浮断木入苇洲，采莲实哺儿，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逾年达太祖所。孙抱儿拜泣，太祖亦泣，置儿膝上，曰：“将种也。”赐雷老衣，忽不见。赐儿名炜，累官水军卫指挥佾事。其五世孙为辽复州卫指挥，请于世宗，赠部贞烈夫人，孙安人，立祠致祭。

文逊者，太祖养子也。尝与元帅秦友谅攻克无为州。瑗，字栗夫，乐平人。元末，两举乡第一。太祖驻婺州，瑗谒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揽英雄，难以成功。”太祖喜，置幕中，参军事。已，命守太平。鼎，仪征人。初为赵忠养子。忠为总管，克太平，授行枢密院判，镇池州。赵普胜来寇，忠阵歿。鼎嗣职，复故姓，驻太平。至是，三人皆死之。

时有刘齐者，以江西行省参政守吉安。守将李明道开门纳友谅兵，杀参政曾万中、陈海，执齐及知府宋叔华，胁之降，皆不屈。又破临安，执同知赵天麟，亦不屈，并送友谅所。友谅方攻洪都，杀三人徇城下。及陷无为州，执知州董曾，曾抗骂不屈，沉之江。

王恺，字用和，当涂人。通经史，为元府吏。太祖拔太平，召为掾。从下京口，抚定新附民。及建中书省，用为都事。杭州苗军数万降，待命严州境。恺驰谕之，偕其帅至。太祖克衢州，命总制军民事。恺增城浚濠，置游击军，籍丁壮，得万余人。常遇春屯兵金华，部将扰民，恺械而挾诸市。遇春让恺，恺曰：“民者国之本，挾一部将而民安，将军所乐闻也。”乃谢恺。时饥疫相仍，恺出仓粟，修惠济局，全活无算。学校毁，与孔子家庙之在衢者，并新之。设博士弟子员，士翕然悦服。开化马宣、江山杨明并为乱，先后讨擒之。迁左司郎中，佐胡大海治省事。苗军作乱，害大海。其帅多德恺，欲拥之而西。恺正色曰：“吾守土，议当死，宁从贼邪！”遂并其子行杀之。

年四十六。

愷善谋断，尝白事，未听，却立户外，抵暮不去。太祖出，怪问之，愷谏如初，卒从其议。后赠奉直大夫、飞骑尉，追封当涂县男。

孙炎，字伯融，句容人。面铁色，跛一足。谈辨风生，雅负经济。与丁复、夏煜游，有诗名。太祖下集庆，召见，请招贤豪成大业。时方建行中书省，用为首掾。从征浙东，授池州同知，进华阳知府，擢行省都事。克处州，授总制。太祖命招刘基、章溢、叶琛等，基不出。炎使再往，基遗以宝剑。炎作诗，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遗基书数千言，基始就见，送之建康。时城外皆贼，城守无一兵。苗军作乱，杀院判耿再成，执炎及知府王道同、元帅硃文刚，幽空室，胁降，不屈。贼帅贺仁德燔雁斗酒啖炎，炎且饮且骂。贼怒，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绮裘，主上所赐，吾当服以死。”遂与道同、文刚皆见害，时年四十。追赠丹阳县男，建像再成祠。

道同，由中书省宣使在处州，赠太原郡侯。

文刚，太祖养子，小字柴舍。变起，欲与再成聚兵杀贼，不及，遂被难。赠镇国将军，附祭功臣庙。

牟鲁，乌程人，为莒州同知。洪武三年秋，青州民孙古朴为乱，袭州城，执鲁欲降之。鲁曰：“国家混一海宇，民皆乐业。若等悔过自新，可转祸为福。不然，官军旦夕至，无遗种矣。我守土臣，义唯一死。”贼不敢害，拥至城南。鲁大骂，遂杀之。贼破，诏恤其家。

又有白谦、裴源、硃显忠、王均谅、王名善、黄里、顾师胜、陈敬、吴得、井孚之属。

谦，婺源知州。信州盗萧明来寇，谦力不能御，怀印出北

门，赴水死。

源，肇庆府经历。以公事赴新兴，遇山贼陈勇卿，被执，勒令跪。源大骂曰：“我命官，乃跪贼邪！”遂被杀。洪武三年赠官二等。

显忠，如皋人。为张士诚将，来降。以指挥佥事从邓愈下河州，抵吐番。从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洪武四年，蜀将丁世珍召番数万来攻。食尽无援，或劝走避，显忠叱不听。攻益急，裹创力战，城破，为乱兵所杀。均谅时为千户，被执不屈，磔死。事闻，赠恤有差。

名善，义乌人，高州通判。有海寇何均善曾被戮，洪武四年，其党罗子仁率众潜入城，执名善，不屈死。

里，云内州同知。洪武五年秋，蒙古兵突入城。里率兵苍战，死之。

师胜，兴化人，峨眉知县。洪武十三年率民兵讨贼彭普贵，战死。诏褒恤。

敬，增城人。洪武十四年举贤良，为曲靖府经历，署剑川州事。邻寇来攻，敬御之。官兵寡，欲退，敬瞋目大呼，力战死。命恤其家。

得，全椒人，龙里守御所千户。洪武三十年，古州上婆洞蛮作乱，得与镇守将井孚守城。贼烧门急攻，二人开门奋击，得中毒弩死，孚战死。赠得指挥佥事，孚正千户，子孙世袭。

王纲，字性常，余姚人。有文武才。善刘基，常语曰：“老夫乐山林，异时得志，勿以世缘累我。”洪武四年以基荐征至京师，年七十，齿发神色如少壮。太祖异之，策以治道，擢兵部郎。潮民弗靖，除广东参议，督兵饷，叹曰：“吾命尽此矣。”以书诀家人，携子彦达行，单舸往谕，潮民叩首服罪。还抵增城，遇海寇曹真，截舟罗拜，愿得为帅。纲谕以祸福，

不从，则奋骂。贼舁之去，为坛坐纲，日拜请。纲骂不绝声，遂遇害。彦达年十六，骂贼求死，欲并杀之。其酋曰：“父忠子孝，杀之不详。”与之食，不顾，令缀羊革裹父尸而出。御史郭纯以闻，诏立庙死所。彦达以廨得官，痛父，终身不仕。

王祚，字子充，义乌人。幼敏慧，及长，身長岳立，屹有伟度。师柳贯、黄潛，遂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敝，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危素、张起岩并荐，不报。隐青岩山，著书，名曰盛。太祖取婺州，召见，用为中书省掾史。征江西，祚献颂。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创礼贤馆，李文忠荐祚及许元、王天锡，召置馆中。旋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累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赐金带宠之。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坐事忤旨，出为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敛当减。”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也。明年修《元史》，命祚与濂为总裁。祚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诏预教大本堂，经明理达，善开导。召对殿廷，必赐坐，从容宴语。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还。

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祚赍诏往。至则谕梁王，亟宜奉版图归职方，不然天讨旦夕至。王不听，馆别室。他日，又谕曰：“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若恃险远，抗明命，龙骧鹳舳，会战昆明，悔无及矣。”梁王骇服，即为改馆。会元遣脱脱征饷，胁王以危言，必欲杀祚。王不得已出祚见之，脱脱欲屈祚，祚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燬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

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祗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敛之。建文中，祗子绅讼祗事，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绅，字仲缙。祗死时，年十三，鞠于兄绶，事母兄尽孝友。长博学，受业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献王聘绅，待以客礼。绅启王往云南求父遗骸，不获即死所致祭，述《滇南恸哭记》以归。建文帝时，用荐召为国子博士，预修《太祖实录》，献《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二章，与方孝孺友善，卒官。

子徐，字叔丰。师方孝孺。孝孺被难，与其友郑珣辈潜收遗骸，祸几不测，自是绝意仕进。初，绅痛父亡，食不兼味。徐守之不变，居丧，不饮酒，不食肉者三年，门人私谥曰孝庄先生。

子汶，字允达。成化十四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谢病归，读书齐山下。弘治初，言者交荐，与检讨陈献章同召，未抵京卒。

祗死云南之三年，死事者又有吴云。云，宜兴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为湖广行省参政。洪武八年九月，太祖议再遣使招谕梁王，召云至，语之曰：“今天下一家，独云南未奉正朔，杀我使臣，卿能为我作陆贾乎？”云顿首请行。时梁王遣铁知院辈二十余人使漠北，为大将军所获，送京师，太祖释之，令与云偕行。既入境，铁知院等谋曰：“吾辈奉使被执，罪且死。”乃诱云，令诈为元使，改制书，共给梁王。云誓死不从，铁知院等遂杀云。梁王闻其事，收云骨，送蜀给孤寺殡之。

云子黻，上云事于朝。诏驰传返葬，以黻为国子生。弘治四年五月赠云刑部尚书，谥忠节，与祗并祠，改祠额曰二忠。

熊鼎，字伯颖，临川人。元末举于乡，长龙溪书院。江西寇乱，鼎结乡兵自守。陈友谅屡胁之，不应。邓愈镇江西，数延见，奇其才，荐之。太祖欲官之，以亲老辞，乃留愈幕府赞军事。母丧除，召至京师，授德清县丞。松江民钱鹤皋反，邻郡大惊，鼎镇之以静。

吴元年召议礼仪，除中书考功博士。迁起居注，承诏搜括故事可惩戒者，书新宫壁间。舍人耿忠使广信还，奏郡县官违法状，帝遣御史廉之。而时已颁赦书，丞相李善长再谏不纳，鼎偕给事中尹正进曰：“朝廷布大信于四方，复以细故烦御史，失信，且亵威。”帝默然久之，乃不遣物史。

洪武改元，新设浙江按察司，以鼎为佾事，分部台、温。台、温自方氏窃据，伪官捍将二百人，暴横甚。鼎尽迁之江淮间，民始安。平阳知州梅镒坐赃，辨不已，民数百咸诉知州无罪。鼎将听之，吏白鼎：“释知州，如故出何？”鼎叹曰：“法以诛罪，吾敢畏谴，诛无罪人乎！”释镒，以情闻，报如其奏。宁海民陈德仲支解黎异，异妻屡诉不得直。鼎一日览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异乎？果异，止勿动。”蛙果勿动，乃逮德仲，鞫实，立正其罪。是秋，山东初定，设按察司，复以鼎为佾事。鼎至，奏罢不职有司数十辈，列部肃清。鼎欲稽官吏利弊，乃令郡县各置二历，日书所治讼狱钱粟事，一留郡县，一上宪府，递更易，按历钩考之，莫敢隐者。寻进副使，徙晋王府右傅。坐累左迁，复授王府参军，召为刑部主事。

八年，西部朵儿只班率部落内附，改鼎岐宁卫经历。既至，知寇伪降，密疏论之。帝遣使慰劳，赐裘帽，复遣中使赵成召鼎。鼎既行，寇果叛，胁鼎北还。鼎责以大义，骂之，遂与成及知事杜寅俱被杀。帝闻，悼惜，命葬之黄羊川，立祠，以所

食俸给其家。

易绍宗，攸人。洪武时，从军有功，授象山县钱仓所千户。建文三年，倭登岸剽掠。绍宗大书于壁曰：“设将御敌，设军卫民。纵敌不忠。弃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为臣！为臣不职，何以为人！”书毕，命妻李具牲酒生奠之，诀而出，密令游兵间道焚贼舟。贼惊救，绍宗格战，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数十贼，遂被害。其妻携孤奏于朝，赐葬祭，勒碑旌之。

琴彭，交阯人。永乐中，以乂安知府署茶笼州事，有善政。宣德元年，黎利反，率众围其城。彭拒守七月，粮尽卒疲，诸将无援者，巡按御史飞章请救。宣宗驰敕责荣昌伯陈智等曰：“茶笼守彭被困孤城，矢死无贰，若等不援，将何以逃责！急发兵解围，无干国宪。”敕未至而城陷，彭死之。诏赠交阯左布政使，送一子京师官之。

时交阯人陈汝石、硃多蒲、陶季容、陈汀亦皆以忠节著。汝石初为陈氏小校，大军南征，率先归附，积功至都指挥僉事。永乐十七年，四忙士官车绵子等叛。汝石从方政讨之，深入贼阵，中流矢坠马，与千户硃多蒲皆死。多蒲，亦交阯人。事闻，遣行人赐祭，赙其家，官为置冢。

皇甫斌，寿州人。先为兴州右屯卫指挥同知，以才调辽海卫。忠勇有智略，遇警，辄身先士卒。宣德五年十月勒兵御寇，至密城东峪，自旦及晡力战，矢尽援绝，子弼以身卫父，俱战死。千户吴贵，百户吴襄、毛观并骁勇，出必冲锋，至是皆死。斌等虽死，杀伤过当，寇亦引退。事闻，诏有司褒恤。

张瑛，字彦华，浙江建德人。永乐中，举于乡，历刑部员外郎。正统时，擢建宁知府。邓茂七作乱，贼二千余迫城结砦，四出剽掠。瑛率建安典史郑烈会都指挥徐信军，分三路袭之，斩首五百余，遂拔其砦。进右参议，仍知府事。烈亦迁主簿。

茂七既诛，其党林拾得等转掠城下，瑛与从父敬御之。贼败，乘胜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执，大骂不屈死。诏赠福建按察使，赐祭，官其子。弘治中，建宁知府刘琦请于朝，立祠致祭。

时泉州守熊尚初亦以拒贼被执死。尚初，南昌人。初为吏，以才擢都察院都事，进经历。正统中，用都御史陈镒荐，擢泉州知府。盗起，上官檄尚初监军，不旬日降贼数百。已而贼逼城下，守将不敢御。尚初愤，提民兵数百，与晋江主簿史孟常、阴阳训术杨仕弘分统之，拒于古陵坡。兵败，皆遇害。郡人哀之，为配享忠臣庙。

王祯，字维祯，吉水人。祖省，死建文难，自有传。成化初，祯由国子生授夔州通判。二年，荆、襄石和尚流劫至巫山，督盗同知王某者怯不救。祯面数之，即代勒所部民兵，昼夜行。至则城已陷，贼方聚山中。祯击杀其魁，余尽遁，乃行县抚伤残，招溃散，久乃得还。甫三日，贼复劫大昌。祯趣同知行，不应。指挥曹能、柴成与同知比，激祯曰：“公为国出力，肯复行乎？”祯即请往，两人伪许相左右。祯上马，挟二人与俱，夹水阵。既渡，两人见贼即走。祯被围半日，误入淖中，贼执欲降之，祯大骂。贼怒，断其喉及右臂而死。从行者奉节典史及部卒六百余人皆死。

自死所至府三百余里，所乘马奔归，血淋漓，毛尽赤。众始知祯败，往觅尸，面如生。子广鬻马为归货，王同知得马不偿直。棹既行，马夜半哀鸣。同知起视之，马骤前啣项，捣其胸，翼日呕血死，人称为义马。事闻，赠祯佾事，录一子。

万琛，字廷献，宣城人。慷慨负气节，举于乡。弘治中，知瑞金县。十八年正月，剧盗大至，县人汹汹逃窜。有劝琛急去者，琛斥之，率民兵数十人迎敌，杀贼二十余人。相持至明

日，力屈被执，骂不绝口，贼攒刺之，乃死。赠光禄少卿，赐祭葬，予廕。

时有王祐者，为广昌知县，贼至，民尽逃，援兵又不至。祐拔刀自刳其腹曰：“有城不能守，何生为！”左右奔夺其刀。后援兵集，贼稍退。越七日复突至，祐仓皇赴敌，死之。

周宪，安陆人。弘治六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十七年坐事下诏狱，谪袁州通判。正德初，复故官，历江西副使。华林、马脑贼方炽，总督陈金檄宪剿之，平马脑砦及仙女、鸡公岭诸寨，先后斩获千余人。华林贼窘，遣谍者诡言饥困状。宪信之，移檄会师夹击。他将多观望，宪攻北门，三战，贼稍却，与子干先登逼之。贼下木石如雨，军溃，宪中枪，干前救，力战堕崖死。宪创重被执，骂不绝口，贼支解之。事始闻，赠按察使，予祭葬，谥节愍，廕一子，旌干门曰孝烈。嘉靖二年，江西巡抚盛应期请与黄宏、马思聪并旌，诏附礼忠烈祠。后从给事中李鐸言，命有司岁给其家米二石，帛二匹。

杨忠，宁夏人。世官中卫指挥，以功进都指挥僉事，廉介有谋勇。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鐫反，其党丁广将杀巡抚安惟学，忠在侧，骂曰：“贼狗敢犯上邪！”广怒，杀之，迄死骂益厉。忠同官李睿闻变，驰至寘鐫所。门闭不得入，大骂，为贼所杀。百户张钦不从逆，走至雷福堡，亦被杀。皆赠官予廕，表忠、睿曰忠烈之门，钦曰忠节之门。

吴景，南陵人。弘治九年进士。正德中，历官四川僉事，守江津。重庆人曹弼亡命播州，纠众寇川南，谋与大盗蓝廷瑞合。六年正月逼江津。御史俞缙遁去，属景及都指挥庞凤御之。风邀景俱走，景不可，率典史张俊迎击，手杀三贼，矢被面。急收兵入保，城已陷，大呼曰：“宁杀我，毋杀士民！”贼强之跪，不屈，遂被杀，俊亦死。巡抚林俊上其事，诏赠景副使，

賜祭葬，立祠江津，予世廕。

是月，僉事王源行部川北，会蓝廷瑞、鄢本恕等掠通、巴至营山，源率典史邓俊御之，皆被杀。赠源副使，廕其子。源，五台人，弘治十二年进士。

明年正月，贼麻六儿将逼川东。副使冯杰追击于苍溪，俘斩颇众。日晡，移营铁山关，贼乘夜冲突，杰死之。赠按察使，賜祭葬，谥恪愍，世廕百户。

是时，略阳知县孙玺、剑州判官罗明、梁山主簿时植亦皆死于贼。

玺，字廷信，代州人。举于乡，知扶风县。都御史蓝章以略阳汉中要地，旧无城，檄玺往城之。工未毕，贼至，县令严顺欲去，玺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视此！”乃率僚属坚守，数日城陷，玺被执，大骂不屈，贼齎杀之。顺逃去，诬玺俱逃，滋于江，以他人尸敛。玺子启视，非是，讼于朝。勘得死节状，赠光禄少卿，賜祭予廕，抵顺罪。

明，以吏起家。鄢本恕逼其城，与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骂贼死。

植，字良材，通许人。由国子生授官，时摄县事。贼方四等略地，植拒却之，斩获数十级。逾月复至，相拒数日，城陷，说之降，不屈。胁取其印，不予，大骂被杀。妻贾闻变即自缢，女九岁，赴火死。明、植皆赠恤如制，而表植妻女为贞烈。

其时，士民冒死杀贼者，有赵趣、徐敬之、雷应通、袁璋之属。

趣，梁山诸生。贼攻城，同友人黄甲、李凤、何璟、萧锐、徐宣、杨茂宽、赵采誓死拒守。城陷，皆死。都物史林俊嘉其义，立祠祀之。

敬之，亦梁山人。众推为部长，以拒贼陷阵死。

应通，嘉州人。贼冲百丈关，父子七人倡义死战。被执，俱慷慨就杀。

璋，江南人。素以勇侠闻。巡抚林俊委剿贼所在有功。后为所执，其子袭挺身救之，连杀七贼，亦被执，俱死。袭死三日，两目犹瞪视其父。林俊表其门曰父子忠节。总制彭泽为勒石城隍庙，祀于忠孝祠。

霍恩，字天锡，易州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正德中，历知上蔡县。六年，贼四起，中原郡邑多残破。畿内则枣强知县段豸、大城知县张汝舟，河南则恩及典史梁逵，西平知县王佐、主簿李铨，叶县知县唐天恩，永城知县王鼎，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挥詹济、乡官任贤，固始丞曾基，夏邑丞安宣，息县主簿刑祥，睢宁主簿金声、丘绅，西华教谕孔环，山东则莱芜知县熊骖，莱州卫指挥佾事蔡显，南畿则灵璧主簿蒋贤，皆抗节死，而恩、佐、采、环死尤烈。

恩与梁逵共守，当贼至时，语妻刘曰：“脱有急，汝若何？”刘愿同死，乃筑台廨后，约曰：“见我下城，即贼入矣。”

“及城陷，恩拔刀下城，刘台上见之，即缢，未绝，以簪刺心死。恩被执，贼胁之跪。骂曰：“吾此膝肯为贼屈乎！”贼日杀人以慑之，骂益厉。贼以刀抉其口，支解之。逵自经死。

豸，字世高，泽洲人。起家进士。正德中，授兵科都给事中，谪枣强令。贼至，连战却之。及城陷，中四矢一枪，瞋目大呼，杀贼而死，贼屠其城。汝舟官大城时，与主簿李铨迎战，皆被杀。

佐，字汝弼。潞州举人，授西平令。手杀贼数十人，矢毙其渠帅。贼忿，急攻三日，佐力屈被执，骂不绝口。贼悬诸竿，杀而支解之。天恩知叶县，贼至，与父政等七人俱死。鼎知永城，城陷，系印于肘，端坐待贼，不屈死。

采，字亮之，浙江山阴人，进士。由主事谪教谕，迁裕州同知。与济、贤共坚守，斩获多，城陷被执。采骂不辍，贼碎其辅颊而死。济亦不屈死。贤尝为御史，方里居，招邑子三千人拒守，骂贼死，一家死者十三人。基为固始丞，被执，使驭马不从，被害。宣，初授夏邑丞。贼杨虎逼其境，或劝毋往，宣兼程进。抵任七日，贼大至，拒守有功。城陷，死之。祥已致仕，城陷，骂贼死。声、绅与义士硃用之迎战死。

环，南官人。由岁贡生授来安知县，为刘瑾党所陷，左迁西华教谕。被执，贼曰：“呼我王，即释汝。”厉声曰：“我恨不得碎汝万段，肯媚汝求活耶！”遂被杀。驂为贼所执，与主簿韩塘俱不屈死。显与三子淇、英、顺俱御盗力战死。

诸人死节事闻，皆赠官赐祭予廕立祠如制。恩妻刘赠宜人，建忠节坊旌之。天恩、鼎、基、宣、祥诸人，里贯无考。

时有郑宝，为郁林州同知，署北流县事。妖贼李通宝犯北流，宝与子宗珪出战，皆死。

王振者，为福建黄崎镇巡检。海寇大至，率三子臣、朝、实迎战竟日。伏兵起，振被杀，尸僵立。三子救之，臣重伤，朝、实皆死。亦予恤有差。

孙燧，字德成，余姚人。弘治六年进士。历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正德中，历河南右布政使。宁王宸濠有逆谋，结中官幸臣，日夜诃中朝事，幸有变。又劫持群吏，厚饵之，使为己用。恶巡抚王哲不附己，毒之，得疾，逾年死。董杰代哲，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为幸。代杰者任汉、俞谏，皆岁余罢归。燧以才节著治声，廷臣推之代。

十年十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燧闻命叹曰：“是当死生以之矣。”遣妻子还乡，独携二僮以行。时宸濠逆状已大露，南昌人汹汹，谓宸濠旦暮得天子。燧左右悉宸濠耳目，燧

防察密，左右不得窥，独时时为宸濠陈说大义，卒不悛。阴察副使许逵忠勇，可属大事，与之谋。先是，副使胡世宁暴宸濠逆谋，中官幸臣为之地，世宁得罪去。燧念讼言于朝无益，乃托御他寇预为备。先城进贤，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县多盗，割其地，别置安义县，以渐弭之。而请复饶、抚二州兵备，不得复，则请敕湖东分巡兼理之。九江当湖冲，最要害，请重兵备道权，兼摄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以便控制。广信横峰、青山诸窑，地险人悍，则请设通判驻弋阳，兼督旁五县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讨贼，尽出之他所。宸濠矚燧图己，使人赂朝中幸臣去燧，而遣燧枣梨姜芥以示意，燧笑却之。逵劝燧先发后闻，燧曰：“奈何予贼以名，且需之”。

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贼凌十一、吴十三、闵念四等出没鄱阳湖，燧与逵谋捕之。三贼遁沙井，燧自江外掩捕，夜大风雨，不克济。三贼走匿宸濠祖墓间，于是密疏白其状，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辄为宸濠遮狱，不得达。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许，忧惧甚。

明年，宸濠胁镇巡官奏其孝行，燧与巡按御史林潮冀藉是少缓其谋，乃共奏于朝。朝议方降旨责燧等，会御史萧淮尽发宸濠不轨状，诏重臣宣谕，宸濠闻，遂决计反。

六月乙亥，宸濠生日，宴镇巡三司。明日，燧及诸大吏入谢，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为李广所误，抱民间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诏，令我起兵讨贼，亦知之乎？”众相顾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请出诏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当扈驾。”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无二日，吾岂从汝为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内殿，易戎服出，麾兵缚燧。逵奋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贼并缚逵。二人且

缚且骂，不绝口，贼击燧，折左臂，与逵同曳出。逵谓燧曰：“我劝公先发者，知有今日故也。”燧、逵同遇害惠民门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以下，咸稽首呼万岁。

宸濠遂发兵，伪署三贼为将军，首遣娄伯徇进贤，为知县刘源清所斩。招窑贼，贼畏守吏，不敢发。大索兵器于城中，不得，贼多持白梃。伍文定起义兵，设两人木主于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南赣巡抚王守仁与共平贼。诸逋贼走安义，皆见获，无脱者。人于是益思燧功。

燧生有异质，两目烁烁，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阴惨，烈风骤起凡数日，城中民大恐。走收两人尸，尸未变，黑云蔽之，蝇蚋无近者。明年，守臣上其事于朝，未报。世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忠烈，与逵并祀南昌，赐祠名旌忠，各廕一子。燧子堪闻父讣，率两弟墀、升赴之，会宸濠已擒，扶柩归。兄弟庐墓蔬食三年，有芝一茎九葩者数本产墓上。服除，以父死难，更墨衰三年，世称三孝子。

堪，字志健。为诸生，能文，善骑射。既廕锦衣，中武会试第一，擢署指挥同知。善用强弩，教弩卒数千人以备边。历都督僉事。事母杨至孝，母年九十余，歿京师。堪年亦七十，护丧归，在道，以毁卒。巡按御史赵炳然上堪孝行，得旌。堪子钰，亦举武会试，官都督同知。钰子如津，都督僉事。

墀，字仲泉，以选贡生历官尚宝卿。升，官尚书。墀孙如游，大学士。如游孙嘉绩，僉事。升子，鑰、鑛皆尚书，钰侍郎，鏊太仆卿。鑰子，如法主事，如洵参政。并以文章行谊世其家。升、鑰、鑛、如游、如法、嘉绩，事皆别见。

许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进士。长身巨口，猿臂燕颔，沈静有谋略。授乐陵知县。六年春，流贼刘七等屠城邑，杀长吏。诸州县率闭城守，或弃城遁，或遗之刍，粟弓马乞贼

毋攻。逵之官，慨然为战守计。县初无城，督民版筑，不逾月，城成。令民屋外筑墙，墙高过帘，启圭竅，才容人。家选一壮者执刃伺竅内，余皆入队伍，日视旗为号，违者军法从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开城门。贼果至，旗举伏发，竅中人皆出，贼大惊窜，斩获无遗。后数犯，数却之，遂相戒不敢近。事闻，进秩二等。

时知县能抗贼者，益都则牛鸾，郟城则唐龙，汶上则左经，浚则陈滯，亦所当贼少。而逵屡御大贼有功，遂与鸾俱超擢兵备僉事。逵驻武定州，州城圯濠平，不能限牛马。逵筑城凿池，设楼橹，置巡卒。明年五月，贼杨寡妇以千骑犯潍县，指挥乔刚御之，贼少却。逵追败之高苑，令指挥张勋邀之沧州，先后俘斩二百七十余余人。未几，贼别部掠德平，逵尽歼之，咸名大著。十二年迁江西副使。时宸濠党暴横，逵以法痛绳之。尝言于孙燧曰：“宁王敢为暴者，恃权臣也。权臣左右之者，贪重贿也。重贿由于盗藪，今惟翦盗则贿息，贿息则党孤。”燧深然之，每事辄与密议。及宸濠缚燧，逵争之。宸濠素忌逵，问许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杀汝邪？”逵骂曰：“汝能杀我，天子能杀汝。汝反贼，万段磔汝，汝悔何及！”宸濠大怒，并缚之，曳出斫其颈，屹不动。贼众共推抑令跪，卒不能，遂死，年三十六。

初，逵以文天祥集贻其友给事中张汉卿而无书。汉卿语人曰：“宁邸必反，汝登其为文山乎？”逵父家居，闻江西有变，杀都御史及副使，即为位，易服哭。人怪问故。父曰：“副使，必吾儿也。”世宗即位，赠左副都御史，谥忠节，廕一子。又录山东平贼功，复廕一子。嘉靖元年诏逵死事尤烈，改赠逵礼部尚书，进廕指挥僉事。

长子 易，好学有器识。既葬父，日夜号泣，六年而后就

廕。人或趣之，易曰：“吾父死，易乃因得官。”痛哭不能仰视。易子安卅，事亲孝。隆庆中举于乡，数试礼部不第。有试官与易婚，慕安卅才，欲收罗之。安卅曰：“若此，何以见先忠节地下？”许氏子孙不如孙氏贵显，亦能传其家。

黄宏，字德裕，鄞人。弘治十五年进士。知万安县。民好讼，讼辄祷于神，宏毁其祠曰：“令在，何祷也。”讼者至，辄片言折之。累迁江西左参议，按湖西、岭北二道。王守仁讨横水、桶冈贼，宏主饷有功。贼闵念四既降，复恃宸濠势，剽九江上下。宏发兵捕之，走匿宸濠祖墓中，尽得其辎重以归。宸濠逆节益露，士大夫以为忧，宏正色曰：“国家不幸有此，我辈守土，死而已。”有持大义不从宸濠党者，宏每阴左右之。宸濠反，宏被执，愤怒，以手楷向柱击项，是夕卒，贼义而棺敛之。子绍文奔赴，求得其棺，以伪命治敛，非父志，亟易之，扶归。

时主事马思聪亦抗节死。思聪，字懋闻，莆田人。弘治末举进士，为象山知县，复二十六渠，溉田万顷。累迁南京户部主事，督粮江西，驻安仁。值宸濠反，被执系狱，不屈，绝食六日死。

世宗立，赠宏太常少卿，思聪光禄少卿，并配享旌忠祠。时有谓宏、思聪死节非真者。给事中毛玉勘江西逆党，复请表章宏、思聪及承奉周仪，而宏子绍武诉于朝。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节状甚悉，遂无异议。

宋以方，字义卿，靖州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历户部郎中。正德十年迁瑞州知府。时华林大盗甫平，疮痍未复，以方悉心抚字，吏民爱之。宸濠逆谋萌，而瑞故无城郭，以方筑城缮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训练。宸濠深忌之，有征索又不相应，遂迫镇守劾系南昌狱。明日，宸濠反，出以方，胁之降，不可，械

舟中。至安庆，兵败，问地何名，舟子云“黄石矶”，江西人音，则“王失机”也。宸濠以为不祥，斩以方祭江。后贼平，其子崇学求遗骸不得，敛衣冠归葬。嘉靖六年，巡抚陈洪谟上其事，诏赠光禄卿，廕一子，立祠瑞州。

方宸濠之谋为变也，江西士民受害者不可胜纪。初遣阍校四出，籍民田庐，收缚豪强不附者。有万木、郑山，俱新建人，集乡人结砦自固。贼党谢重一驰入村，二人执之，积苇张睢阳庙前，缚人马，生焚之，濠党不敢犯。二人饮江上，为盗凌十一所逼，趣见宸濠，烙而椎之，皆骂贼死。

赵楠，南昌诸生。兄模，尝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楠代往，胁之，不屈，被掠死。同邑辜增见迫，抗节不从，一家百口皆死。诸生刘世伦、儒士陈经官、义士李广源，皆被掠，不屈死。

叶景恩者，以侠闻，族居吴城。宸濠将作难，捕景恩，胁降之，不从，死狱中。宸濠兵过吴城，景恩弟景允以三百人邀击贼。贼分兵焚劫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

又有阎顺者，为宁府典宝副。宸濠将反，顺与典膳正陈宣、内使刘良微言不可，为典宝正涂钦所谮，三人惧诛，潜诣京师上变。群小庇宸濠，下之狱，拷掠备至。宸濠闻三人赴都，虑事泄，诬奏其罪，且嗾群小必杀之，会已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复官。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忠义二

王冕 龚谅 陈闻诗 董伦 王鈇 钱泮 钱鏞 唐一岑 硃哀 齐恩
孙镗 杜槐 黄钊 陈见等 王德 叔沛 汪一中 王应鹏 唐鼎
苏梦暘 韦宗孝 龙旌 张振德 章文炳等 董尽伦 李忠臣 高光等
龚万禄 李世勋 翟英等 管良相 李应期等 徐朝纲 杨以成
孙克恕 郑鼎 姬文胤 孟承光 硃万年 秦三辅等 张瑶 王与夔等
何天衢 杨于陞

王冕，字服周，洛阳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万安知县。宸濠反，长吏多奔窜。冕募勇壮士，得死士数千人，从王守仁攻复南昌。宸濠解安庆围，还救，至鄱阳湖，两军相拒。濠尽出金制犒士，殊死战，官军不利。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实苇于中，拟建昌人语，就贼舰，乘风举火。濠兵大惊，遂溃败，焚溺死者无算。濠易舟，挟宫人遁。冕部卒棹渔舟，追执之。宸濠平，守仁封新建伯，而冕未及叙，坐他事落职。既而录前功，擢兵部主事，巡视山海关。

嘉靖三年十二月，辽东妖贼陆雄、李真等作乱，突入关。侍吏欲扶冕趋避，冕不可，曰：“吾有亲在。”急趋母所，执兵以卫。贼至，母被伤，冕奋前救之，被执。胁以刃，大骂，遂见害。诏赠光禄少卿，有司祠祀。

世宗嗣位之岁，宁津盗起，转掠至德平。知县龚谅率吏民御之，力屈，被杀。赠济南通判，恤其家。

陈闻诗，字廷训，柘城人。嘉靖中举于乡，以亲老，绝意仕进。亲歿，居丧哀毁。三十二年秋，贼师尚诏陷归德，闻诗名，欲劫为帅。已，陷柘城，拥之至，诱说百端，不屈。引其家数人斩之，曰：“不从，灭而族。”闻诗给曰：“必欲吾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以行。闻诗遂不食，至鹿邑自经死。

董伦，归德检校也。尚诏入归德，知府及守卫官皆遁。伦率民兵巷战，被执，垂死犹手刃数贼。妻贾及童仆皆从死。诏赠闻诗凤阳同知，伦归德同知，并立祠死所。

王鈇，字德威，顺天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常熟知县。滨海多大猾，匿亡命作奸，鈇悉赏其罪。倭患起，鈇语诸猾曰：“何以报我？”咸请效死，于是立耆长，部署子弟得数百人，合防卒训练。县故无城，鈇率士卒城之。倭来薄，数御却之。已，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阴。参政任环令鈇与指挥孔焘分统官民兵三千，破其寨，斩首百五十有奇，焚二十七艘，余倭皆遁。复掠劳县，将由尚湖还海。鈇愤曰：“贼尚敢涉吾地邪！必击杀之。”

会邑人钱泮，字鸣声者，以江西参政里居，仇倭薰其父柩，力从舆赞鈇。乃用小艇数十躡倭，倭夹击之隘中，独耆长数人从，皆力斗死。鈇陷淖，瞋目大呼，腹中刃死。泮被数枪，杀三贼而死。时三十四年五月也。诏赠泮光禄卿，鈇太仆少卿，并廕锦衣世百户，遣官谕祭，立祠死所，岁时奉祀。

钱鏞，字鸣叔，钟祥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江阴知县。初至官，倭已炽。三十三年入犯，乡民奔入城者万计，兵备道王从古不纳。鏞曰：“民死不救，守空城奚为！”遂开门纵之入，而身自搏战于斜桥，三战却之。明年六月，倭据蔡泾闸，分众犯塘头。鏞提狼兵战九里山，薄暮，雷雨大作，伏四起，

狼兵悉奔，鏄战死。

时唐一岑知崇明县，建新城成，议徙居，为千户高才、翟钦所沮。倭突入，一岑战且誓，遂为乱军所杀。诏赠鏄、一岑光禄少卿，鏄世廕锦衣百户，岑廕国子生，并建祠祀。

硃哀，字崇晋，郟西人。嘉靖中举于乡，署巩县教谕事。迁武功知县，抑豪强，祛积弊，关中呼为铁汉。迁扬州同知，吏无敢索民一钱。三十四年，倭入犯，击败之沙河，歼其酋，还所掠牲畜甚众。未几，复大至，薄城东门。督兵奋击，兵溃，死焉。赠左参政，录一子。

明年，倭犯无为州，同知齐恩率舟师败倭于圉山北等港，斩首百余级。子嵩，年十八，最骁勇，击倭至安港，伏发被围，恩家二十余人俱力战死，惟嵩等三人获全。赠恩光禄丞，录一子，厚恤其家，建祠祀之。

孙镗，莒州人。商贩吴、越。倭扰松江，谒郡守自请输贖佐军。守荐之参政翁大立，试以只刀，若飞，录为士兵。击走倭，出参政任环围中。遣人还莒，括家贖，悉召里儿为爪牙，吴中倚镗若长城。倭舟渡泖浒，镗突出，酣战竟日，援兵不至，还至石湖桥，半渡，伏大起，镗堕死，中刃死。赠光禄丞，录一子，亦建祠祀。

杜槐，字茂卿，兹溪人。倜傥任侠。倭寇至，县令其父文明为部长，令团结乡勇。槐伤父老，以身任之，数败倭。副使刘起安委槐守余姚、慈溪、定海。遇倭定海之白沙，一日战十三合，斩三十余人，馘一酋，身被数枪，堕马死。文明击倭鸣鹤场，斩一人，倭惊遁，称为杜将军。无何，追至奉化枫树岭，战歿。文明赠府经历，槐赠光禄丞，建祠并祀，廕槐子国子生。

黄钊，字珍夫，安溪人。由举人历官温州同知。嘉靖三十四年，倭入犯，钊击走之。知倭必复来，日夜为备。又三年，

倭果大至。钏出城逆击，分军为三，钏将中军，其二军帅皆纳袴子，约左右应援。及与倭遇，倭遣众分掩二军，而以锐卒当中军。钏发劲弩巨礮，战良久，倭方不支，二军帅望敌而溃。倭合兵击钏，钏腹背受敌，遂被执。胁之降，不屈，责以金赎，钏笑且骂曰：“尔不知黄大夫不爱钱邪！”倭怒，裸而寸斩之。子购尸不获，具衣冠葬。事闻，赠浙江参议，官一子，有司建祠。

是年，倭陷福清，举人陈儿率众御之，与训导邬中涵被执，大骂而死。倭乘胜犯惠安，知县番禺林咸拒守五昼夜，倭引去。已，复至，咸击之鸭山，穷追逐北，陷伏死。赠泉州同知，赐祠，任一子。

其陷兴化，延平同知奚世亮署府事，守逾月，城陷，力战死。赠右参议，廕子，赐葬。世亮，字明仲，黄冈人。

先是，三十一年，台州知事溧水武 追倭钓鱼岭，力战死，上官不以闻。其子尚宝诉于朝，乃赠太仆丞，而廕尚实为国子生。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户科给事中。定国公徐延德丐无极诸县闲田为业，且言私置庄田，不宜以灾伤免赋。德抗疏劾之，俺答围都城，屡陈军国便宜，悉报可。时城门尽闭，避难者不得入，号呼彻西内。德以为言，民始获入。寇退，命募兵山东，所得悉骁勇，为诸道最。还朝，会李默长吏部，怒德投刺倨，出为岭南兵备佥事。与巡抚争事，投劾径归。默复起吏部，用前憾，落职闲住。德乡居，以倭乱，奉母居城中，倾资募健儿为保障计。三十七年夏，倭自梅头至，大掠。德偕族父沛督义兵击之，宵遁。俄一舟突来犯，沛及族弟崇尧、崇修歼焉。亡何，倭复至，大掠。德愤怒，勒所部追袭至龙湾，军败，手射杀数人，骂贼死。然倭自是不敢越德乡

侵郡城矣。事闻，赠太仆少卿，世廕锦衣百户，立祠曰愍忠。沛赠太仆丞，立祠，予廕。

汪一中，字正叔，歙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由开封推官历江西副使。四十年，邻境贼入寇，薄泰和。一中方宴，投箸起曰：“贼鼓行而西，掩我不备，不早计，且无唯类，岂饮酒时乎！”当路遂以讨贼属之。先是，泰和巡检刘芳力战死，贼怒磔其尸。一中至，率诸将吏祭曰：“尔职抱关，犹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灭贼，何以生为！”遂誓师，列阵鼓之，俘五人，斩首以徇。旦日，阵如前，会贼至，左右军皆溃，贼悉赴中军，中军亦溃。一中跃马当贼锋，射杀二人，手刃一人，而左胁中枪二，臂中刃三，与指挥王应鹏、千户唐鼎皆死。妻程投于井，家人出之，丧至，不食五日死。一中赠光禄卿，给祭葬，谥忠愍，妻程并赠恤如制。

苏梦暘，万历间，为云南禄丰知县。三十五年十二月，武定贼凤腾霄反，围云南府城，转寇禄丰。梦暘率民兵出城力战，贼退去。明年元旦，方朝服祝厘，贼出不意袭陷其城，执之去，不屈死。赠光禄少卿，有司建祠，录一子。

当禄丰之未陷也，贼先犯嵩明州，吏目韦宗孝出御而败，合门死之。赠本州同知，廕子入国学。

有龙旌者，赵州人，由岁贡生为嵩明州学正。贼薄城，被执，骂贼死。赠国子博士。

张振德，字季修，昆山人。祖情，从祖意，皆进士。情福建副使，意山东副使。振德由选贡生授四川兴文知县。县故九丝蛮地，万历初，始建土墙数尺，户不满千。永宁宣抚奢崇明有异志，潜结奸人，掠卖子女。振德捕奸人，论配之，招还被掠者三百余人。崇明贿以二千金，振德怒却之，裂其牍。

天启元年方赴成都与乡闾事，而崇明部将樊龙杀巡抚徐可

求，副使骆日升、李继周等。重庆知府章文炳、巴县知县段高选皆抗节死，贼遂据重庆。时振德兼署长宁，去贼稍远，从者欲走长宁。振德曰：“守兴文，正也。”疾趋入城。长宁主簿徐大礼与振德善，以骑来迎，振德却之。督乡兵与战，不敌，退集居民城守。会大风雨，贼毁土城入。振德命妻钱及二女持一剑坐后堂，曰：“若辈死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系肘后，北向拜曰：“臣奉职无状，不能杀贼，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剑死。乃命家人举火，火炽自刳。一门死者十二人。贼至火所，见振德面如生，左手系印，右手握刀，忿怒如赴敌状，皆骇愕，罗拜而去。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谥烈愍。敕有司建祠，世廕锦衣千户。

振德既死，兴文教谕刘希文代署县事。甫半载，贼复薄城，誓死不去。妻白亦慷慨愿同死。城破，夫妇骂贼，并死。

大礼守长宁，城亦陷。大礼曰：“吾不可负张公。”一家四人仰药死。赠重庆同知，世廕百户。

文炳，长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户部郎中，迁知府，治行廉洁，吏民爱之。贼既杀巡抚可求等，文炳骂贼亦被杀。后知其贤，为觅尸殓而归之，丧出江上，夹岸皆大哭。赠太仆少卿，再赠太常卿，世廕外卫副千户。

高选，云南剑川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适在演武场，闻变，立遣吏归印于署，厉声叱贼。贼魁戒其下勿杀，而高选骂不绝声，遂遇害。父汝元，母刘，侧室徐及一子一女，闻变，皆自尽。仆冒死觅主尸，亦被害。初赠尚宝卿，世廕百户。崇祯元年，子暄援振德例，叩阍请优恤，赠光禄卿，世廕锦衣千户，建祠奉礼。汝元等亦获旌。十五年复以谥请，赐谥恭节。

时先后殉难者，灌县知县左重，率壮士追贼成都，力战马蹶，骂贼死。南溪知县王硕辅，城陷自尽，贼支解之。桐梓知

县洪维翰，城陷，夺印，不屈死。典史黄启鸣亦死。郫县训导赵愷，率众击贼，被刺死。遵义推官冯凤雏，挺身御贼，被创死。遵义司狱苏朴、威远经历袁一修，义不污贼，坠城死。大足主簿张志誉、典史宁应皋，集兵奋战，力屈死。所司上其状，赠重、硕辅、维翰尚宝卿，世廕千户。启鸣重庆通判，愷重庆同知，俱世廕试百户。崇祯十二年，重子廷皋援高选例乞恩，命如其请。

崇明父子据永宁，贵阳同知嘉兴王昌胤分理永宁卫事，死难。赠僉事，赐祭。崇祯初，其子监生世骏言：“贼踞永宁，臣父刺血草三揭，缴印上官，以次年五月再拜自缢。贼恨之，焚其尸。二孙、一孙女及仆婢十三人，同日被害。乞如张振德例，优加恤典。”报可。

董尽伦，字明吾，合州人。万历中举于乡，除清水知县，调安定，咸有惠政。秩满，安定人诣阙奏留，诏加巩昌同知，仍视县事。久之，以同知理甘州军饷，解职归。天启初，奢崇明反，率众薄城。尽伦偕知州翁登彦固守。贼遣使说降，尽伦大怒，手刃贼使，抉其睛啖之，屡挫贼锋，城获全。复率众援铜梁有功，寻被檄捣重庆，孤军深入，伏四起，遂虞死。赠光禄少卿，世廕百户，建祠奉祀，寻改廕指挥僉事。崇祯初，论全城功，改廕锦衣千户。

其时里居士大夫死节者，有李忠臣，永宁人，官松潘参政。家居，陷贼。募死士，密约总兵官杨愈懋，令以大兵薄城，己为内应。事泄，合门遇害。高光，泸州人，尝为应天通判。城陷，薙发为僧，与子在昆募壮士，杀贼百余。贼怒，追至大叶壩，光骂贼不屈，与家众十二人同死。胡缜，永宁举人。预策崇明必反，上书当事，不纳。贼起，被执，严刑鞫狱中。弟纬倾家救免，乃纠义徒，潜结贼将张令等，执其伪相。部勒行阵，

自当一面，数斩馘，贼甚畏之。既而为火药焚死。聂绳昌，富顺举人。毁家募义勇御贼，战死。吴长龄，泸州监生。率众恢复泸州，寻中伏，父子俱战死。胡一夔，兴文人。仕龙阳县丞，被执，不屈死。皆未予恤。

龚万禄，贵州人。目不知书，有胆志，膂力过人。从刘綎征杨应龙，先登海龙囤，署守备，戍建武所。奢崇明反，众推万禄游击将军，主兵事。指挥李世勋，名位先万禄，亦受节制，戮力固守。崇明谋犯成都，惮万禄牵其后，遣部将张令说降。令与万禄结，给崇明以降。崇明果遣他将来戍，万禄胁降之，诱杀无算。复微服走叙州，说副使徐如珂曰：“贼精骑萃成都，留故巢者悉老弱，诚假万禄万人捣其巢，彼必还救，成都围立解矣。”如珂奇其计，而不能用。未几，贼悉众攻建武，万禄邀击十里外，兵少败还，城遂陷。世勋具衣冠再拜，率家属自焚死。万禄手刃两妾、两孙，自刎不殊，乃握槊驰出，大呼：“我龚万禄也，孰能追我者！”贼相视不敢逼。走至叙州，乞师巡抚硃燮元，遂以兵复建武。会官军败于江门，贼四面来攻，万禄力战三日，手刃数十人，与子崇学并死。诏赠都督佥事，立祠赐祭，世廕百户。

时成都卫指挥翟英扼贼龙泉驿，成都后卫指挥韩应泰赴援成都，遇贼草堂寺，小河所镇抚郁联若麀贼城西，茂州百户张羽救援郫县，皆力战死。

管良相者，乌撒卫指挥也，为人慷慨负奇节。天启初，樊龙等反于四川，巡抚李耘召至麾下，与筹军事。良相策安邦彦必反，佐耘为固守计。寻以祖母疾，乞假归，泣语耘曰：“乌撒孤城，密迩水西，且与安效良相仇。水西有变，祸必首及，良相无子，愿以死报国。乞建长策，保此一方。”逾月，邦彦果反，围其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外援不至，城陷，自缢

死。

同官李应期、硃运泰、蒋邦俊亦遇害。时普定卫王明重、威清卫丘述尧、平壩卫金绍勋、壩阳把总简登、龙里故守备刘皋、皋子景并死难，而训导刘三畏，贼至不避，兀坐斋中，见杀，人称“龙里三刘”。

徐朝纲，云南晋宁人。万历二十八年举于乡。天启元年，授安顺推官，至即署府事。明年，安邦彦反，来攻城，朝纲督兵民共守。土官温如璋等开门迎贼，朝纲奋怒督战，贼执之，逼降，不屈。索其印，骂曰：“死贼奴，吾头可断，印不可得！”贼怒，刀斧交下而死。其妻闻之，登楼自缢。长子妇急举火焚舍，挈十岁女跃烈焰中死。孙应魁，年十六，持矛溃围出城觅其祖，遇贼被杀。婢仆从死者十一人。

五年正月恤殉难诸臣，赠朝纲光禄少卿，廕子入国学。子天凤甫第进士，即奔丧归，服阕，授户部主事。疏言：“臣家一门，臣死忠，妻死节，妇死姑，孙死祖，婢仆死主。此从来未有之节烈，乞如张振德例，再加优恤。臣母、臣嫂，一体旌表。”帝深嘉之，再赠光禄卿，改廕锦衣世千户，赐祭葬，立祠建坊，诸从死者皆附祀。

同时殉难者：

杨以成，云南路南人。万历中，由贡生授贵阳通判，理毕节卫事。秩满，进同知，仍治毕节。邦彦围贵阳，以成具蜡书乞援于云南巡抚沈傲劼。书发而贼已至，战却之。贼来益众，以成遣吏怀印间道趋省，身督吏民拒守。会援兵至，贼方夜逃，而卫吏阮世爵为内应，城遂陷。以成仓皇投缯，贼系之去。乃为书述贼中情形，置竹筒中，遣弟以恭赴云南告变，至散纳溪，贼搜得其书，并以成杀之，家属死者十三人。赠按察僉事，赐葬。

郑鼎，字尔调，龙溪人。由乡举为广顺知州。策安邦彦必反，上书当事言状。州故无城，督民树栅实以土。无何，邦彦果反，来攻城，鼎誓死固守。或言贼势盛，宜走定番。鼎曰：“吾守土吏也，义当与城存亡。”及贼入，与士官金 粲端坐堂上，并为贼所杀，婢仆从死者六人。吏目胡士统被执，亦不屈死。巡抚李耘上于朝，赠金事，赐祭。崇祯元年，以成子举人兴南，鼎子举人昆祜皆援朝纲例，请加恤，并赠光禄卿，世廕锦衣千户，予祭葬，有司建祠立坊，以恭亦附祀。昆祜后举进士，历御史，尚宝卿。

时有孙克恕者，字推之，马平人。举于乡，历官贵州副使，分巡思石道。御贼战死，有虎守其骸不去，蛮人嗟异。事闻，赠太仆卿，赐祭葬。

姬文胤，字士昌，华州人。举于乡。天启二年授滕县知县。视事甫三日，白莲贼徐鸿儒薄城，民什九从乱。文胤徒步叫号，驱吏卒登陴，不满三百，望贼辄走，存者才数十。问何故从贼，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也，居乡贪暴，民不聊生，故从贼。文胤凭城谕曰：“良民以董二故，挺而从贼。吾将执二置诸法，为若雪愤，可乎？”文胤身长赤面，须髯戟张，贼望见，骇为神人，皆欢呼罗拜。俄而发箭西隅，毙二贼。视之，延绥沙柳竿也。贼谓文胤给之，大愤，肉薄登城，众悉溃。文胤绯衣坐堂皇，嚼齿骂贼。贼前，搏裂冠裳，械系之，骂不屈。三日潜解印，畀小吏魏显照及家僮李守务，北向拜阙，遂自经。贼掳掠显照索印，显照潜授其父，而与守务骂贼，并死之。事闻，赠太仆少卿，立祠致祀，录一子，优恤显照、守务家。董二逾城遁去。

时贼陷邹县，博士孟承光被执，诟詈不屈死。赠尚宝少卿，世廕锦衣千户。承光，字永观，亚圣裔，世廕《五经》博士也。

硃万年，黎平人。万历中，举于乡。历莱州知府，有惠政。崇祯五年，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率众来犯。万年率吏民固守。时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并在城中，被围，坚守数月，从治中礮死。贼诡乞降，琏率万年往受，为所执。万年曰：“尔执我无益，盍以精骑从我，呼守者出降。”贼以精骑五百拥万年至城下，万年大呼曰：“我被擒，誓必死。贼精锐尽在此，急发礮击之，毋以我为念！”守将杨御蕃不忍，万年复顿足大呼，贼怒杀之。城上人见万年已死，遂发冱駮，贼死过半。事闻，赠太常卿，赐祭葬，有司建祠，官一子。

初，贼掠新城，知县秦三辅、训导王协中御之，并死。其陷黄县，知县吴世扬骂贼死，县丞张国辅、参将张奇功、守备熊奋渭皆力战死。陷平度，知州陈所闻自缢死。三辅、世扬赠光禄少卿，所闻赠太仆少卿，并赐祭葬，建祠，廕子。协中、国辅、奇功亦赠恤有差。三辅，三原人。世扬，洛阳人。所闻，畿辅人。并起家乙榜。

张瑶，蓬萊人。天启五年进士。授开封府推官，绝请寄，抑豪强，吏民畏如神。崇祯四年行取入都，吏科宋鸣梧力援宋玫为给事，而抑瑶，授府同知。瑶怒，疏摭玫行贿状。吏部尚书阅洪学劾瑶馈遗奔竞，鸣梧复极论之，谪河州判官，未赴。明年正月，李九成等逼登州，瑶率家众登陴拒守。城陷，瑶犹挥石奋击。贼拥执之，大骂不屈，被杀。妻女四人并投井死。赠光禄少卿。

先是，贼陷新城，举人王与羲、张俨然死之。其陷他县者，贡生张联台、蒋时行亦死之。皆格于例，不获旌。礼部侍郎陈子壮上言：“举贡死难，无恤典，旧制也。然名既登于天府，恩独后于流官，九泉之下，能无怨恫。比者，武举李调御贼捐躯，已蒙赠恤。武途如此，文儒安得独遗。乞量赠一官，永为

定制。”可之。乃赠与夔、俨然宛平知县，联合、时行顺天府教授。其后地方死难，若举人李让、吴之秀、贾煜、张庆云，贡生张茂贞、张茂恂，皆赠官如前制。

何天衢，字升宇，阿迷州人。有勇略，土酋普名声招为头目，使驻三乡。崇祯三年，名声反，谋出三路兵，至昆明会战。令天衢自维摩罗平入，以礮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报国秋也，吾岂为逆贼用哉！”坑杀礮手数十人，率众归附，署维摩州同知李嗣泌开城纳之。名声已陷弥勒，闻大惧，急撤两路兵归。巡抚王伉上其事，授为守备。后数与嗣泌进剿有功。及名声死，妻万氏代领其众，屡攻天衢。天衢屡挫之，录功，进参将。十三年擢副总兵。万氏赘沙定洲为婿，益以南安兵，且厚赂黔国公用事者，令毁天衢。天衢请兵饷皆不应，贼悉力攻之，食尽，举家自焚死。

初，名声之乱，有杨于陞者，剑州人。举于乡。历官武定府同知。巡抚伉令监纪军事，兵败被执，死之。赠太仆少卿，建祠曰精忠。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忠义三

潘宗颜 窦永澄等 张铨 何廷魁 徐国全 高邦佐 顾颐 崔儒秀 陈辅尧 段展 郑国昌 张凤奇 卢成功等 党还醇 安上达 任光裕等 李献明 何天球 徐泽 武起潜 张春 阎生斗 李师圣等 王肇坤 王一桂 上官荇等 孙士美 白慧元 李祯宁等 乔若雯 李崇德等 张秉文 宋学殊等 彦胤绍 赵珽等 吉孔嘉 王端冕等 刑国玺 冯守礼等 张振秀 刘源清等 邓籀锡 王维新等 张焜芳

潘宗颜，字士瓚，保安卫人。善诗赋，晓天文、兵法。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户部郎中。数上书当路言辽事，当路不能用。以宗颜知兵，命督饷辽东。旋擢开原兵备佥事。四十六年，马林将出师，宗颜上书经略杨镐曰：“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镐不从。宗颜监林军，出三岔口，营稗子峪，夜闻杜松败，林军遂哗。及旦，大清兵大至。林恐甚，一战而败，策马先奔。守颜殿后，奋呼冲击，胆气弥厉。自辰至午，力不支，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赞理通判董尔砺等皆死焉。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再赠大理卿，廕锦衣世百户，谥节愍，立祠奉祀。永澄等亦赐恤如制。

张铨，字宇衡，沁水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视陕西茶马。以忧归，起按江西。时辽东总兵官张

承廕败歿，而经略杨镐方议四道出师。铨驰奏言：“敌山川险易，我未能悉知，悬军深入，保无抄绝？且突骑野战，敌所长，我所短。以短击长，以劳赴逸，以客当主，非计也。昔胙胸河之战，五将不还，奈何轻出塞。为今计，不必征兵四方，但当就近调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抚北关以树其敌，多行间谍以携其党，然后伺隙而动。若加赋选丁，骚扰天下，恐识者之忧不在辽东。”因请发帑金，补大僚，宥直言，开储讲，先为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刘綎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唐九节度相州之溃，可为明鉴。”又言：“廷议将恤承廕，夫承廕不知敌诱，轻进取败，是谓无谋。猝与敌遇，行列错乱，是谓无法。率万余之众，不能死战，是谓无勇。臣以为不宜恤。”又论镐非大帅才，而力荐熊廷弼。

四十八年夏复上疏言：“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之请，叫阍不应，加派之议，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铨疏皆关军国安危，而帝与当轴卒不省。綎、松败，时谓铨有先见云。

熹宗即位，出按辽东，经略袁应泰下纳降令，铨力争，不听，曰：“祸始此矣。”天启元年三月，沈阳破，铨请令辽东巡抚薛国用帅河西兵驻海州，蓟辽总督文球帅山海兵驻广宁，以壮声援。疏甫上，辽阳被围，军大溃。铨与应泰分城守，应泰令铨退保河西，以图再举，不从。守三日，城破，被执不屈，欲杀之，引颈待刃，乃送归署。铨衣冠向阙拜，又遥拜父母，

遂自经。事闻，赠大理卿，再赠兵部尚书，谥忠烈。官其子道浚锦衣指挥僉事。

铨父五典，历官南京大理卿，时侍养家居。诏以铨所赠官加之，及卒，赠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海内将乱，筑所居窦庄为堡，坚甚。崇祯四年，流贼至，五典已歿，独铨妻霍氏在，众请避之。曰：“避贼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贼，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于家。”乃率僮仆坚守。贼环攻四昼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乡人避贼者多赖以免。

道浚既官锦衣，以忠臣子见重，屡加都指挥僉事，僉书卫所。顾与阉党杨维垣等相善，而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为公论所不予。寻以纳贿事败，戍雁门。流贼起，山西巡抚宋统殷檄道浚军前赞画。道浚家多壮丁，能御贼。

崇祯五年四月，贼犯沁水，宁武守备猛忠战死。道浚遣游击张瓚驰援，贼乃退。八月，紫金樑、老回回、八金刚等以三万众围窦庄，谋执道浚以胁巡抚。道浚屡败贼，贼乃欲因道浚求抚。紫金樑请见，免胄前曰：“我王自用也，误从王佳胤至此。”又一人跽致辞曰：“我宜川廩生韩廷宪，为佳胤所获，请誓死奉约束。”道浚劳遣之，而阴使使陷廷宪图贼。贼至旧县，守约不动，廷宪日暮紫金樑就款，未决。官军袭之，贼怒，尤廷宪，遂败约，南突济源，陷温阳。

九月，廷宪知紫金樑疑己，思杀之以归，约道浚伏兵沁河以待。道浚遣所部刘伟佐之。是夕，贼攻诸生盖汝璋楼，掘地深丈余，楼不毁。贼怒，誓必拔。鸡鸣不得间，廷宪知事且泄，偕伟仓卒奔。贼追之及河，伏起，杀追者滚山虎等六人，皆贼腹心也。贼临沁河，索廷宪。窦庄东面河，道浚潜渡上流，绕贼后大噪，贼骇遁去。未几，官军扼贼陵川，师溃，道浚据九仙台以免。十二月，廷宪知紫金樑、乱世王有隙，纵谍遣书间

之。乱世王果疑，遣其弟混世王就道浚乞降。时统殷以失贼罢，许鼎臣来代，主进讨。道浚权词难之曰：“斩紫金樑以来，乃得请。”混世王怏怏去，贼众遂分部掠诸郡县。

明年三月，官军蹙贼，自阳城而北。道浚设伏三缠凹，擒贼渠满天星等，巡抚鼎臣奏道浚功第一。八月，贼陷沁水。沁水当贼冲，去来无时，道浚倡乡人筑堡五十四以守，贼五犯皆却去，至是乃陷。道浚率家众三百人驰赴击贼，贼退徙十五里。道浚收散亡，捕贼众，倾家困以饷。副使王肇生列状上道浚功。道浚故得罪清议，冀用军功自湔祓，而言者劾其离伍冒功。巡按御史冯明玠覆劾，谓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乃更戍海宁卫。

何廷魁，字汝谦，山西威远卫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泾县知县，调宁晋，迁刑部主事，历归德、卫辉、河南知府，西宁副使。坐考功法，复为黎平知府。会辽事棘，迁副使，分巡辽阳。袁应泰纳降，廷魁争，不听。及沈阳破，同事者遣孥归，廷魁曰：“吾不敢为民望。”大清兵渡濠，廷魁请乘半济急击之。俄薄城，围未合，又请尽锐出御。应泰并不从。辽阳破，廷魁怀印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仆从死者六人。都司徐国全闻之，亦自经公署。事闻，赠光禄卿，再赠大理卿，赐祭葬，谥忠愍，世廕锦衣百户。国全赠恤如制。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寿光知县，教民垦荒，招集流亡三千家。历户部主事、员外郎。迁永平知府，浚泺河，筑长堤。裁抑税使高淮，不敢大横。迁天津兵备副使，平巨盗董时耀。转神木参政，屡破套寇沙计。以嫡母忧归，补蓟州道，坐调兵忤主者意，被劾归。天启元年，辽阳破，起参政，分守广宁。以母年八十余，涕泣不忍去，母责以大义乃行。熊廷弼、王化贞构隙，邦佐知辽事必败，累乞归。方报允，而化贞弃广宁逃。众谓邦佐既请告，可入关。邦佐叱

曰：“吾一日未去，则一日封疆臣也，将安之！”夜作书诀母，策骑趋右屯谒廷弼，言：“城中虽乱，敌尚未知。亟提兵入城，斩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即不行，请授邦佐兵赴难。”廷弼不纳，偕化贞并走。邦佐仰天长叹，泣语从者曰：“经、抚俱逃，事去矣。松山吾守地，当死此。汝归报太夫人。”遂向西向拜阙，复拜母，解印绶自经官舍。仆高永曰：“主死，安可无从者。”亦自经于侧。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再赠太仆卿，谥忠节，世廕锦衣百户。邦佐与张铨、何廷魁皆山西人，诏建祠宣武门外，颜曰三忠。

同时顾颐，以右参政分守辽海道。广宁之变，力屈自经。赠太仆少卿，世廕本卫副千户。

崔儒秀，字傲初，陕州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历户部郎中，迁开原兵备僉事。时开原已失，儒秀募壮士，携家辞墓行。经略袁应泰以兵马甲仗不足恃为忧，儒秀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应泰深然之。辽阳被围，分守东城，矢集如雨，不少却。会兵溃，儒秀痛哭，戎服北向拜，自经。事闻，赐恤视何廷魁，赐祠曰愍忠，以陈辅尧、段展配祀。

辅尧，扬州人。万历中举于乡。历永平同知，转饷出关，与自在知州段展驻沈阳。天启元年，日晕异常。展牒应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逾月，沈阳破，展死之。辅尧方奉命印烙，左右以无守土责，劝之去。辅尧曰：“孰非封疆臣，何去为。”望阙拜，拔刀自刳，与展并赠按察僉事。辅尧官胶州时，有饕山蜚者，受而悬之公帑中。展，泾阳举人。

郑国昌，邠州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山西参政。崇祯元年以按察使治兵永平，迁山西右布政使，上官奏留之。三年正月，大清兵自京师东行，先使人伏文庙承尘上，主者不觉也。初四日黎明登城，有守将左右之，国昌觉其异，捶之至死。须

與，北樓火发，城遂破。国昌自缢城上，中军守备程应琦从之。应琦妻奔告国昌妻，与之偕死。

知府张凤奇，推官卢成功，卢龙教谕赵允殖，副总兵焦延庆，东胜卫指挥张国翰及里居中书舍人廖汝钦，武举唐之俊，诸生韩洞原、周祚新、冯维京、胡起鸣、胡光奎、田种玉等十数人皆死。国昌、凤奇一门尽死。事闻，赠国昌太常卿，凤奇光禄卿，并赐祭葬，廕一子。成功等赠恤有差。凤奇，阳曲人，起家乡举。

党还醇，字子贞，三原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休宁知县，有善政，以父忧归。崇祯二年服阕，起官良乡。十二月，大清兵薄城，督吏民乘城拒守。或言县小无兵，盍避去。还醇毅然曰：“吾守土吏也，去将安之！”救兵不至，力屈城破，与教谕安上达、训导李廷表、典史史之栋、驿丞杨其礼并死焉。事定，父老觅还醇尸，得之草间，赤身面缚，体被数枪，群哭而殓之。上达，贵州安顺人。万历末年举于乡，谒选得教谕，至日闾门死难。事闻，赠还醇光禄丞，予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之栋等亦赠恤，给驿归其丧。已而吏科上言：“还醇城亡与亡，之死靡贰，犹曰有守土责也。上达、之栋等，微员未秩，亦能致命遂志，有死无限。宜破格褒崇，以为世劝。朝廷必不惜今日之虚名，作将来之忠义，乃仅赠国学教职、良乡主簿，于圣主忧恤之典谓何！”帝感其言，下部更议，乃赠上达、廷表《五经》博士，与之栋等及千户萧如龙、何秉忠，百户李廕并配祀还醇祠。武举陈蠡测、诸生梅友松等十五人，烈妇硃氏等十七人，并建坊旌表。顺天府尹刘宗周以上达得死难之正，请赠翰苑官坊，不报。

是时，列城以死事闻者，更有香河知县任光裕、涿州知州杨爌。光裕赠恤如还醇，爌赠光禄少卿，并任一子。

李献明，字思皇，寿光人。崇祯元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明年十一月，大清兵临遵化，巡抚王元雅与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及先任知县武起潜等凭城拒守。时献明以察核官库驻城中。或谓此邑非君所辖，去无罪。献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见危避难。”请守东门，城破死之。

元雅，太原人。为巡抚数月即遇变，自缢死。天球以永平推官理遵化军饷。泽，字兑若，襄阳人，献明同年进士。涖任七日，与天球、起潜并殉难。

起潜，字用潜，进贤人。天启五年进士。初为武清知县，有诸生为人所讦，纳金酒饗以献。起潜召学官及诸生贫者数人，置饗庭中，谓之曰：“美酒不可独享，与诸生共之。”酒尽，金见，其人惶恐请罪，即以金分畀贫者。治县一年，有声，调繁遵化。坐事被劾，解官候代，遂及于难。

巡抚方大任论畿辅诸臣功罪，因言元雅有失城罪，而一死节概凜然，足以盖愆。枢辅孙承宗请恤殉难诸臣，亦首元雅。帝赠献明、天球光禄少卿，泽光禄丞，俱廕一子。元雅以大吏失城，赠恤不及。

张春，字泰宇，同州人。万历二十八年举于乡。历刑部主事，励操行，善谈兵。天启二年，辽东西尽失，廷议急边才，擢山东佥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备道。时大军屯山海关，永平为孔道，土马络绎，关外难民云集。春运筹有方，事就理而民不病。累转副吏、参政，仍故官。七年，哈刺慎部长汪烧饼者，拥众窥桃林口，春督守将擒三人。烧饼叩关愿受罚，春等责数之，誓不敢叛。

崇祯元年改关内道。兵部尚书王在晋惑浮言，劾春嗜杀，一日梟斩十二人。春具揭辩，关内民亦为讼冤。在晋复劾其通寇克饷，遂削籍，下法司治。督师袁崇焕言春廉惠，不听。御

史李炳言：“春疾恶过甚，为人中伤。夫杀之滥否，一勘即明，乞免提问。”不从。明年，法司言春被劾无实，乃释之。

三年正月，永平失守，起春永平兵备参议。春言：“永平统五县一州，今郡城及涿州、迁安并失，昌黎、乐亭、抚宁又关内道所辖。臣寄迹无所，当驻何城？臣以兵备名官，而实无一兵，操空拳入虎穴，安能济事。乞于赴援大将中，敕一人与臣同事，臣亦招旧日义勇率之自效。臣身已许此城，不敢少规避。但必求实济封疆，此臣区区之忠，所以报圣明而尽臣职也。”因言兵事不可预泄，乞赐陛见，面陈方略，帝许之。既入对，帝数称善，进春参政。已而偕诸将收复永平诸城，论功加太仆少卿，仍涖兵备事，候巡抚缺推用。时乙榜起家者多授节钺，而春独需后命，以无援于朝也。永平当兵燹之余，闾阎困敝，春尽心抚恤，人益怀之。

四年八月，大清兵围大凌河新城，命春监总兵吴襄、宋伟军驰救。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河。越三日次长山，距城十五里，大清兵以二万骑来逆战。两军交锋，火器竞发，声震天地。春营被冲，诸军遂败，襄先败，春复收溃众立营。时风起，黑云见，春命纵火，风顺，火甚炽，天忽雨反风，士卒焚死甚众。少顷雨霁，两军复鏖战，伟力不支亦走。春及参将张洪谟、杨华征，游击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执，部卒死者无算。诸人见我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礼，春独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赐以珍饌。春曰：“忠臣不事二君，礼也。我若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复以酒饌赐之，春仍不食，守者恳劝，感太宗文皇帝恩，始一食。令薙发，不从。居右庙，服故衣冠，迄不失臣节而死。

初，襄等败书闻，以春守志不屈，遥迁右副都御史，恤其家。春妻翟闻之，恸哭，六日不食，自缢死。当春未死时，我

大清有议和意，春为言之于朝，朝中哗然诋春。诚意伯刘孔昭遂劾春降敌不忠，乞削其所授宪职。朝议虽不从，而有司系其二子死于狱。

阎生斗，字文澜，汾西人。由岁贡生，历保安知州。大清兵入保安，生斗集吏民固守。城破，被执死之。判官李师圣、吏目王本立、训导张文魁亦同死，时崇祯七年七月也。八月入灵丘，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力屈众溃，投缯死，合门殉之。守备于世奇，把总陈彦武、马如豸，典史张标，教谕路登甫并斗死。事闻，赠生斗太仆少卿，余赠恤如制。秉采，字衷白，全州举人。

王肇坤，字亦资，兰溪人。崇祯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改御史。初，流贼破凤阳，疏言兵骄将悍之弊，请假督抚重权，大将犯军令者，便宜行戮。得旨申饬而已。出巡山海、居庸二关。九年七月，大清兵入喜峰口，肇坤激众往御，不敌，退保昌平。被围，与守陵太监王希忠，总兵官巢丕昌，户部主事王一桂、赵悦，摄知州事保定通判王禹佐分门守。有降丁二千为内应，城遂破，肇坤被四矢两刃而死。丕昌出降。一桂、悦、禹佐、希忠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学正解怀亮、训导常时光、守备咸贞吉皆死之。禹佐子亦从父死。

一桂，黄冈举人，督饷昌平，以南城最冲，身往扼之。俄西城失守，被执死。妻妾子女暨家众二十七人悉赴井死。悦以公事赴昌平，遂遇难。未几，大清兵攻顺义。知县上官荇，字忠赤，曲沃人。起家乡举，廉执有声，在官三年，荐章十余上。与游击治国器、都指挥苏时雨等拒守。城破，荇自经。国器、时雨及训导陈所蕴皆死。寻破宝坻，知县赵国鼎、主簿樊枢、典史张六师、训导赵士秀皆死。国鼎，山西乐平人。乡试第一，崇祯七年进士。破定兴，教谕涿州熊嘉志殉节死。破安肃，知

县临清郑延任与妻同殉。教谕灵寿耿三麟亦死之。事闻，赠肇坤大理卿，予祭葬，官一子。一桂、悦并赠太仆少卿，廕子祭葬，余赠恤如制。

孙士美，青浦人。由乡举授舒城教谕。崇祯八年春，贼来犯，县令以公事出，士美代守七十余日，城以全。明年擢知深州。十一年冬，大清兵至，力守三日，城破，自刭于角楼。父讷亦自缢，一家死者十三人。赠太仆少卿，讷亦被旌。

是时，畿辅诸郡悉被兵，长吏多望风遁，失城四十有八。任丘白慧元、庆都黄承宗、灵寿冯登鳌、文安王钥、蠡县王采、新河崔贤、盐山陈志、故城王九鼎，皆以殉难闻。他若青县张文焕、兴济钱珍、庆云陈緘，城破被杀。教官死难者则有刘廷训、张纯儒、唐一中。乡官则乔若雯、李祯宁最著。而弃城者，吴桥知县李綦隆等十人，皆坐死。

白慧元，青润人。崇祯七年进士。居官善祛蠹，吏民畏之。九年以守城功，命减俸行取。会与大阉有隙，摭其罪于帝，逮治之，未行，大兵已抵城下，乃与代者李廉仲共守。无何，廉仲缒城遁，慧元躬擐甲胄，防御甚力。及城破，一门俱死，赠佥事。

乡官李祯宁，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山西按察使，罢归，佐慧元拒守。城破，率家众格斗，身中数槊而死，一门从死者数人。承宗，未详何许人。冯登鳌，肤施举人，其从父大纬为蠡县训导，亦死。王钥，武功举人。王采，泽州人，进士。崔贤，弋州举人。志、九鼎，亦未详何许人，志自经死，九鼎战死城上，各赠恤有差。

刘廷训，顺天通州人。岁贡生，为吴桥训导。崇祯十一年，大清兵入畿内，知县李綦隆欲遁，廷训止之，与共守。外围将合，綦隆缒城走。廷训急趋城上，语守者曰：“守死，逃亦死，

盍死于守，为忠义鬼乎！”众泣诺，乃坚拒三昼夜。廷训中流矢，束胸力战，又中六矢乃死。逾月，其子启棺更殓，面如生。

张纯儒，新安人，为临城训导，率诸生共城守，城破死之。唐一中，全州人，为钜鹿教谕，抗节死。

乔若雯，临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迁礼部主事。崇祯元年春，廷臣争击魏忠贤党，若雯亦两疏劾兵部侍郎秦士文，御史张讷、智铤，备列其倾邪状。寻言：“故辅魏广微，罪恶滔天，致先帝冒桓、灵之名，罪不下忠贤。其徒陈九畴、张讷、智铤为之鹰犬，专噬善类，罪不下彪、虎。乞死者削其官阶，生者投之荒裔。”帝责其诋毁先帝，而九畴等下所司行遣。若雯寻改吏部，迁员外郎。出为衮州知府，剔除积弊，豪猾敛手，以疾归，士民遮道泣送。及城陷，若雯端坐按剑以待，遂被杀。

时乡官李崇德、董祚、魏克家并以城亡殉难。崇德，青县人。祚，隆平人。克家，高阳人。皆举人。崇德历户部员外郎。祚未仕。克家为邹平知县，有善政。若雯赠太常少卿，余赠恤有差。

张秉文，字含之，桐城人。祖淳，官参政，事具《循吏传》。秉文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福建右参政，与平海寇李魁奇。崇祯中，历广东按察使，右布政使，调山东为左。十一年冬，大清兵自畿辅南下。本兵杨嗣昌檄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于是济南空虚，止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势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学殊方行部章丘，闻警驰还，与秉文及副使周之训、翁鸿业，参议邓谦，盐运使唐世熊等议守城，连章告急于朝。嗣昌无以应，督师中官高起潜拥重兵临清不救，大将祖宽、倪宠等亦观望。大清兵徇下州县十有六，遂临济南。秉文等分门死守，昼夜不解甲，援兵竟无至者。明年正月二日，城溃，秉

文擐甲巷战，已被箭，力不能支，死之。妻方、妾陈，并投大明湖死。学殊、之训、谦、世熊及济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陈虞胤、通判熊烈献、历城知县韩承宣皆死焉，德王由枢被执。秉文赠太常寺卿，之训、谦光禄卿，承宣光禄少卿，皆建特祠，余赠恤如制。学殊死，不得尸，疑未实，独格不予，福王时，赠大理卿。鸿业及推官陆 燾不知所终，赠恤亦不及。

学殊，字用晦，长洲人。崇祯四年进士。为御史，尝抗疏劾杨嗣昌、田维嘉，时论壮之。之训，黄冈人，进士。累官浙江按察使，坐事贬官，被荐未擢而遭难。望阙再拜，与妻刘偕死，阖门殉之。谦，孝感人，进士。战于城上，与季父有正偕死，母莫氏匿民间不食死，族戚僉从，死者四十余人。世熊，灌阳举人，分守西门，被杀。好善，醴泉人，进士。虞胤，未详。烈献，黄陂贡生，城破，与二子俱死。承宣，大学士燾孙，进士，与妻妾同死。有刘大年者，江西广昌人。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还朝，道历城，城破抗节死。赠光禄少卿。

时大清兵所破州县，守令失城者，皆论死。而临邑宋希尧、博平张列宿、茌平黄建极、武城李承芳、丘县高重光，皆以死节蒙赠恤。重光，字秀恒，保定人。由贡生为柏乡训导，率苍头击盗以全城，遂擢为令。及大军至，吏民欲负之逃，重光不可，抱印赴井死。

其缙绅殉难者，恩县李应荐，天启时，官御史。以附魏忠贤，丽名逆案。至是，捐赀募士，佐有司力守城，城破，身被数刃而死。历城刘化光与子汉仪先后举于乡，父子俱守城力战死，赠恤有差。

颜胤绍，字赧明，曲阜人，复圣六十五代孙也。崇祯四年进士。历知凤阳、江都、邯郸，迁真定同知，守城剿寇有功。十五年擢河间知府，比岁大饥，死亡载道，寇盗充斥，拊循甚

至。闰十一月，大清兵至，与参议赵廷、同知姚汝明、知县陈三接等坚守。援兵云集，率逗遛。胤绍知城必破，豫集一家老稚于室中，积薪绕之，而身往城上策战守。城破，趋归官舍，举火焚室，衣冠北向再拜，跃入火中同死。

廷，字秉珪，慈溪人。崇祯元年进士。知南安、侯官二县，屡迁河间兵备僉事，一门十四人悉被难。

汝明，夏县人。天启初，举于乡。性孝友。崇祯间岁大寝，倾廩振济，立义冢，瘞暴骨。授蠡县知县，闻乡邑又饥，贻书其子，令振救如初。后官河间，与妾任同死。

三接，文水人。举崇祯六年乡试，知河间县。岁旱饥，人相食。三接至，雨即降。有疑狱，数年不决，至即决之。妻武氏贤，三接见封疆多故，遣之归，答曰：“夫死忠，妻死节，分也。”三接巷战死，武从之。

廷赠太仆卿，胤绍光禄卿，汝明、三接并僉事。

有周而淳者，掖县人。由进士拜兵科给事中，与同官六人分督畿辅诸郡城守事。而淳甫至河间，城即被围，遂与诸臣同死，赠太常少卿。

先是，大兵入霸州，兵备副使赵辉偕知州丁师羲、里居参政李时茺等督士民固拒。援军不至，城遂破。辉整冠带自尽，子琬同死。师羲、时茺皆死之。辉，字黄如，河津人，崇祯七年进士，赠光禄卿。师羲，字象先，楚雄人。选贡生，赠参议。时茺，进士，累官参政，赠太常卿。

吉孔嘉，洋县人。幼时诉父冤于巡按御史，获释，以孝称。举崇祯三年乡试。授宁津知县，蠲繁苛，除寇贼，阖邑颂德。累迁顺德知府。十五年冬，大清兵临城，与乡官知府傅梅，中书舍人孟鲁钵、张凤鸣募兵，悉力拒守，力屈城破，孔嘉与妻张、长子惠迪、次子妇王俱死。赠太仆少卿，妻子皆获旌。梅，

刑台人。万历十九年举于乡。除知登封，有善政。迁刑部主事，治张差梃击案，事别见。死，赠太常少卿。鲁铎，工部主事。

时以守城殉难者，有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举人。知赵州，以廉惠得民。城破，被执死之。教谕陈广心，元城人，起家乙榜。城将破，衣冠危坐，诸子环泣请避，厉声曰：“吾平生所学何事，岂为儿女恋恋耶！”遂被杀。训导王一统，成安人。居家多义行，死节明伦堂。唐铉，字节玉，睢州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定州知州，死之。高维岱，昌邑人。举于乡，知永清县，视事甫旬余即遇变，一门死之。典史李时正、教谕邱养性、乡官刘维蕙同死。清丰破，教谕曹一贞、训导董调元皆死。乡官吏部郎中李其纪、黄州推官侣鹤举、富阳知县杜斗愚亦死之。而南乐监生郑献书、河间襄阳知县贾太初、永年山东副使申为宪皆抗节死。铉赠右参议。维岱佥事，余赠恤有差。

邢国玺，长葛人。崇祯七年进士。授潍县知县，改建石城，尽心民事。时帝以修城郭、练民兵、储糗粮、备戎器四事课天下，有司率视为具文，惟国玺奉行如诏。上官交荐，迁户部主事。运道梗于盗，有议开胶莱河者，国玺力陈其便。擢登莱兵备剑事，经度河道。十五年，畿辅戒严，部檄征山东兵入卫。国玺监督至龙冈，猝遇大清兵。部卒惊惧欲冲，国玺叱止之，身先搏战，矢刃交加，堕马死。抚按不奏，帝降旨严责，乃具闻，赠恤如制。

时大兵下山东，直抵海州、赣榆、沭阳、丰、沛，列城将吏，或遁或降。其身死封疆者，有冯守礼、张百新、张予卿、硃迴添、任万民等。

守礼，猗氏人，举于乡。县令有疑狱，语诉者得冯孝廉一刺，狱即解。其人怀金以告，拒不听。选平定州学正，诸生兄弟争彦相讦，馈以金，守礼严却之，劝以友悌，感悟去。历迁

知莱芜县。城破，与二子攄奇、拱奇并自杀。

日新，浙江建德人。由岁贡为训导，造齐东教谕。见海内寇起，与诸生讲艺习射，招土寇安守夏降之。及齐东被围，与守夏登陴守，力屈及子光裔死之，妻方氏自刎，守夏亦从死。予卿知阳信，城陷殉难。迴添者，沈阳宗室也，居潞安。由宗学贡生为邹平知县，城失，全节以死。万民，阳曲诸生。见乡郡被寇，草救时八议、守城十二策，献之当事，果得其用。以保举授武城知县，在职三年，有能声，竟殉城死。

又文昌时，全州举人。知临淄县，以廉慎得民。及大清兵东下，城受围，与训导申周辅共守。城破，举家自焚，周辅亦殉难。同时，寿光知县李耿，大兴人。崇祯中进士，自缢城上。吴良能，辽东盖州人。举于乡，知滕县，城将破，尽杀家属，拜母出，力战死。吴汝宗，宁洋人。知东阿，城失守，死之。周启元，黄冈举人，知高苑县，城破，殊衣坐堂上，死之。

刘光先，未详里居，知丰县。大兵二千骑营西城外，不攻。夜一人自营逸出，语城上人曰：“得梯即攻。”不信。又有逸者曰：“梯成，立攻矣。”妇人亦自营出曰：“尽甲矣。”昧爽突攻西南陬，方力御，已登西北陬，光先殉焉。刘士璟，亦不知何许人，知沐阳，有强干声。竭力捍城，城破死之。赠山东佥事。

张振秀，临清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知肥乡、永平，迁兵部主事。泰昌元年改吏部，更历四司，至文选员外郎，乞假归。崇祯改元，起验封郎中，历考功、文选，擢太常少卿，坐事落职归。崇祯十五年，大清兵围河间，远近震恐。临清总兵官刘源清偕榷关主事陈兴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应芳、吏目陈翔龙、在籍兵部侍郎张宗衡员外郎刑泰吉、临汾如县尹任及振秀等合力备御。未几，城被围，力拒数日，援不至，城破，

并死之。兴言，南靖人。如瀛，陵川人。应芳，临川人。翔龙，萧山人。泰吉、任皆进士。宗衡自有传。源清，泽清弟，赠太子少保。

其时，城破殉难者，寿张王大年、曹州楚烟、滕县刘弘绪数人。大年举进士，历御史，加太仆少卿，以附魏忠贤名持逆案，至是尽节死。烟举进士，历户部主事，解职归。及城失守，力抗，子凤苞以身翼之，皆被杀。妻赵触柱死。弘绪历车驾郎中，遇变死。

邓藩锡，字晋伯，金坛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南京兵部主事。十五年迁袁州知府，甫抵任，已闻大清兵入塞，亟缮守具。未几，四万骑薄城下，藩锡走告鲁王曰：“郡有吏，国有王，犹同舟也。列城失守，皆由贵家惜金钱，而令窳人、饿夫列阵捍御。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财贿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王诚散积储以鼓士气，城犹可存。不然，大事一去，悔无及矣。”王不能从。藩锡与监军参议王维新，同知谭丝、曾文蔚，通判阎鼎，推官李昌期，滋阳知县郝芳声，副将丁文明，长史俞起蛟及里居给事中范淑泰等分门死守。至十二月八日，力不支，城破，维新犹力战，被二十一创乃死。藩锡受缚不降，被杀，其妾携稚子投井死。鲁王以派亦被杀。

昌期，永年人。芳声，忻州人。并起家进士。昌期尝监军破土寇万，众推其才。芳声治县有声。至是皆死。

起蛟，钱塘人。由贡生历官鲁府左长史，相宪王。及惠王立，欲易世子，起蛟力谏乃已。世子嗣位，值岁凶，劝王振贷，自出粟二千石佐之。大盗李青山率众来犯，偕淑泰出击，大破其众。及王被难，起蛟率亲属二十三人殉之。文明亦战死。

事闻，赠维新光禄卿，藩锡太仆少卿，昌期佾事，余赠恤

有差。

有樊吉人者，元城人。由进士知滋阳，累擢山东兵备佥事。未行遇变，自刎死。淑泰自有传。

张焜芳，会稽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南京户科给事中。十一年春，疏荐黄道周、惠世扬、陈子壮、金光辰，而为旧抚文震孟请恤。帝以沽名市恩，切责之。又纠太仆少卿史涖，为涖所讦，遂罢职，事具《薛国观传》。十六年正月，焜芳北上，抵临清，遇大清兵，与诸生马之騊，之騊俱被执死之。其妻妾闻之，赴井死。

时又有天津参将贺秉钺者，泰宁左卫人。崇祯四年第武科一甲第三，亦以扶父柩至临清，巷战终日，矢尽，被执死。

列传第一百八十

忠义四

张允登 郭景嵩 郭应响 张光奎 杨于楷等 李中正 马足轻等 方国儒 王绍正 常存畏 刘定国 何承光 高日临等 庞瑜 董三谟等 尹梦鳌 赵士宽等 卢谦 张有俊等 龚元祥 子炳衡 姚允恭 王信 史记言 李君赐等 梁志仁 单思仁等 王国训 胡尔纯等 黎弘业 马如蛟等 张绍登 张国勋等 王焘 魏时光 蒋佳徵 吴畅春等 徐尚卿 王时化等 阮之钜 郝景春 子鸣 奎等 张克俭 邝曰广等 徐世淳 子肇 梁余塙等

张允登，汉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知咸宁、咸阳，有善政。其成进士，出汤宾尹之门，宾尹弗善也，而东林以宾尹故，恶之。举卓异，得刑部主事，累迁河西兵备副使。邠、延岁饥，亟遭盗，允登拊循备至，士民德之。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督饷至甘泉，降卒潜与流贼通，杀知县郭永固，劫饷。允登力御，不敌死。邠人素服迎其丧，哭声震十里，罢市三日。

当是时，流贼日炽，总督洪承畴往来奔击，日不暇给。逾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僉事郭景嵩死之。明年二月陷邠州，兵备副使郭应响死之。应响，福清人，万历丙午举乡试第一。宁塞余贼来犯，应响御之，斩贼常山虎等十五人。至是，混天猴率众夜突至，应响登北关，集士卒拒守，手杀三贼，力不支遂死。事闻，赠光禄寺少卿，谥忠烈，予祭葬，廕一子入监读书。

张光奎，泽州人。仕至山东右参政。崇祯五年，流贼躡山

西，监司王肇生以便宜署歙人吴开先为将，使击贼，战泽州城西。贼败去，从沁水转掠阳城。开先恃勇渡沁，战北留墩下，击斩数百人，砲尽无援，一军尽没。贼乃再犯泽州，光奎方里居，与兄守备光玺、千总刘自安等率众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并死之。泽，大州也，远近为震动。事闻，赠光禄卿，光玺等赠恤有差。

是岁，紫金梁等寇辽州，里居行人杨于楷与主事张友程，佐知州信阳李呈章拒守，力屈城陷，于楷被执，骂贼死。呈章、友程及举人赵一亨、侯标并死之。明年六月，贼陷和顺，里居昌平副使乐济众被伤，不屈，投井死。赠于楷光禄少卿，济众太仆少卿。有徐明扬者，浮梁人，由选贡生为平顺知县。六年四月，贼来犯，设策守御，城破不屈死。

李中正，卢氏人。万历末，举会试，以天启二年赴廷对，授承天府推官，迁兵部主事。崇祯初，谢病归。六年，群盗大乱河北。其冬，乘冰渡河，遂由浞池犯卢氏。中州承平久，不设备。骤闻贼至，吏民惶駭，知县金会嘉弃城遁。十二月，贼入城，中正勒家众及里中壮士奋击，众寡不敌，力战死。贼纵掠城中，执举人靳谦书，使跪，不屈，大骂而死。

贼以是冬始入河南，自是屡陷名城，杀将吏无算，乡官举贡多被难。其宜阳马足轻，灵宝许燁，新安刘君培、马山、李登英，偃师裴君合，陕州张我正、张我德，孟津孙挺生，嵩县傅世济、李佩玉，上蔡刘时宠辈，则先后以布衣抗节显。

足轻，性孝友。弟惑妇言，迫分产，乃取田硯薄者自予。万历末，岁大凶，出粟六百石以振，焚券千余。崇祯六年冬，流贼渡河而南，挈家避之石龙崖。三女皆殊色，虑贼污，悉投崖死。足轻被执，厉声大骂。贼怒，并三子杀之。家众皆遇害，惟存次子骏一人，后登乡荐。燁为县阴阳官，为贼所掠，大骂

见杀。

君培有义行，携子及从孙避难，道遇贼，欲杀其从孙。君培曰：“我尚有男，此子乃遗孤，幸舍之而杀我。”贼如其言，二子获免。

山性刚直，土寇于大中陷新安，获山，使负米。叱曰：“我天朝百姓，肯为贼负米邪！”大骂而死。登英亦以骂贼死。

君合幼孤，母苦节，孝养惟谨。贼至，聚众保沙岸寨。攻围十昼夜不克，说之降，大骂不从。寨破，被磔。

我正素豪侠，集众保乡里，一方赖之。十四年勒众御贼，馘三人。俄贼大至，众悉奔，奋臂独战。贼爱其勇，欲生致之，诟骂自刎死。我德知贼至，恐妻子受辱，驱一家二十七人登楼自焚。

挺生精星术，预卜十五年有寇祸，编茅河渚以居。贼踪迹得之，语其妻梁氏曰：“此匹夫徇义之秋也。”夫妇对泣，诟贼而死。世济与兄世舟并为土寇于大中所执，将杀之。兄弟相抱泣，贼议释其一，世济即夺贼刀自杀，世舟获免。

佩玉者，御史兴元孙也。崇祯末，中州尽残，佩玉结遗民捍乡井，与邻寨相犄角，往往尾贼后，夺其辎重。贼惮之，不敢出其境。后大举围别寨，佩玉往救，力战而死，里人聚哭之。

时宠有孝行。贼陷城，其父宗祀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避，遂自杀。时宠恸哭，刺杀一子、三女，夫妇并自刎。其妹适归宁，亦从死，一家死者八人。

方国儒，字道醇，歙县人。四岁失父，奉母以孝闻。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间，授保康知县。流贼大入湖广，将吏率望风先奔。保康小邑素无兵，七年正月贼至，国儒急率乡兵出御，力不支，城遂陷。亡何，贼退，国儒还入城。逾月复至，督吏民固拒。贼至益众，复陷。国儒官服坐堂上，被执大骂，身中

七刃死。

贼陷竹谿，训导王绍正死之。谷城举人常存畏会试赴京，道遇贼，欲劫为首领，骂不绝口死。他贼犯兴山，知县刘定国坚守。城将陷，遣吏怀印送上官，骂贼死。

何承光，贵州镇远人。万历四十年举于乡。崇祯中，历夔州同知。七年二月，贼由荆州入夔门，犯夔州。副使周士登在涪州，城中仓猝无备，通判、推官、知县悉遁。承光摄府事，率吏民固守，力竭城陷。承光整冠带危坐，贼入杀之，投尸于江。事闻，赠承光夔州知府。

自贼起陕西，转寇山西、畿辅、河南、北及湖广、四川，陷州县以数十许，未有破大郡者，至是天下为震动。

其他部自汉中犯大宁，知县高日临见势弱不能守，啮指书牒乞援上官，率众御之北门。兵败被执，大骂不屈，贼碎其体焚之。训导高锡及妻女，巡检陈国俊及妻，皆遇害。日临，字俨若，鄱阳恩贡生。

贼陷夔州，他贼即以次日陷巫山，通江巡检郭缵化阵没，通江指挥王永年力战死。至四月，守备郭震辰、指挥田实击贼百丈关，兵败被执，骂贼死。

庞瑜，字坚白，公安人。家贫，躬耕自给。夏转水灌田，执书从牛后，朗诵不辍。由岁贡生授京山训导。崇祯七年擢陕西崇信知县。县无城，兵荒，贫民止百余户。瑜知贼必至，言于监司陆梦龙，以无兵辞。瑜集士民筑土垣以守，流涕誓死职。闰八月天大雨，土垣尽圯。贼掩至，瑜急解印遣家人赍送上官，端坐堂上以待。贼至，猝令跪。瑜骂曰：“贼奴敢辱官长！”拔刀胁之，骂益厉。贼掠城中无所有，执至野外，剖心裂尸而去。赠固原知州。

时贼尽趋秦中，长吏多殉城者。

山阳陷，知县董三谟，黎平举人也，及父嗣成、弟三元俱死之，妻李氏亦携子女偕死。赠光禄丞，立祠，与嗣成、三元并祀，妻女建坊旌表。

吉永祚，辉县人。为凤县主簿，谢事将归。会贼至，知县弃城遁，永祚倡义拒守。城陷，北面再拜曰：“臣虽小吏，尝食禄于朝，不敢以谢事逃责。”大骂死之。子士枢、士模皆死。教谕李之蔚、乡官魏炳亦不屈死。永祚赠汉中卫经历，余赠恤有差。

娄琇知泾州。闰八月，城陷死，赠太仆少卿。

蒲来举知甘泉。贼来犯，守备孙守法等拥兵不救。城破，来举手刃一贼，伤六贼而后死。赠光禄少卿。

吕鸣世，福建人。由恩贡生为麟游知县。兵燹后，拊居民有恩。城陷，贼不忍加害，自绝食六日卒。

有宋绪汤者，耀州诸生，被获，大骂死。

尹梦鳌，云南太和人。万历时举于乡。崇祯中知颍州。八年正月方谒上官于凤阳，闻流贼大至，立驰还。贼已抵城下，乃偕通判赵士宽率民固守。城北有高楼睥城中，诸生刘廷传请先据之，梦鳌以为然。而廷传所统皆市人，不可用。贼遂据楼以攻，且凿城，颓数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梦鳌持大刀，独当城坏处，杀贼十余人，身被数刃。贼众毕登，遂投城下乌龙潭死，弟侄七人皆死之。

廷传者，故布政使九光从子，任侠好义，亦骂贼死。九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贼刃未绝，口授友人方略，令缮牒上当事，旋卒。

士宽，字汝良，掖县人。由门廕为凤阳通判，驻颍州。以正旦诣郡城，闻警，一日夜驰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众巷战，力竭，亦投乌龙潭死。妻李携三女登楼自焚，仆王丹亦骂贼死。

乡官尚书张鹤鸣、弟副使鹤胜、子大同，中书舍人田之颖，知县刘道远，光禄署正李生白，训导丁嘉遇，举人郭三杰，诸生韩光禄等，皆死之。

光祖，进士献策父也，被执，贼猝使跪。叱曰：“吾生平读书，止知忠义。”遂大骂。贼杀之，碎其尸。妻武偕一妹、一女并献策妻李赴井死。妾李方有娠，贼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孙日曦骂贼死，独献策获存。时被难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妇人死节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颍州忠烈，称独盛云。

颍州卫隶河南，流贼至，指挥李从师、王廷俊，千户孙升、田三震，百户罗元庆、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战死。贼既陷颍州，屠其民。其别部即以是月由寿州犯凤阳。

凤阳故无城，中都留守硃国相率指挥袁瑞徵、吕承廕、郭希圣、张鹏翼、周时望、李郁、岳光祚，千户陈弘祖、陈其忠、金龙化等，以兵三千逆贼上窑山，多斩获。俄贼数万至，矢集如蝟，遂败，国相自刎死，余皆阵没。贼遂犯皇陵，大肆焚掠。

知府颜容暄囚服匿于狱，释囚获之，容暄大骂，贼杖杀之。血浸石阶，宛如其像，涂之不灭。士民乃取石立冢，建祠奉祀。

推官万文英卧病，贼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语父曰：“儿不得复事亲矣！”出门呼曰：“若索官，何为？我即官也。贼縶之。顾见其师万师尹亦被縶，给贼曰：“若欲得者，官尔。何縶此贱隶？”贼遂释之。元亨乃极口大骂。贼怒，断胫死，文英获免。

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皆进士。一时同死者，千户陈永龄、百户盛可学等四十一人，诸生六十六人。举人蒋思宸闻变，投缳死。

后给事中林正亨录上其状，赠梦鳌光禄少卿，士宽光禄丞，余赠恤有差。

卢谦，字吉甫，庐江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永丰知县。擢御史，出为江西右参政，引疾归。崇祯八年二月，流贼犯庐江，士民具财帛求免，贼伪许之。俄袭陷其城，谦服命服，危坐中门。贼至，欲屈之，骂曰：“吾朝廷宪臣，肯为贼屈邪？鼠辈灭亡在即，安敢无礼！”贼怒杀之，投尸于池，池水尽赤。举人张受、毕尹周亦不屈被杀。是年正月，贼陷霍丘，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乡官田既庭、戴廷对，举人王毓贞死焉。贼陷巢县，知县严觉被执不屈，一门皆死。二月犯太湖，知县金应元据城东大濠以守。奸人导贼渡濠，执应元，斫之未殊，自经死。训导扈永宁亦死之。谦赠光禄卿，余赠恤如制。觉，归安人。应元，浙江山阴人。皆举人。

龚元祥，字子祯，长洲人。举于乡。崇祯四年为霍山教谕，厉廉隅，以名教自任，与训导姚允恭友善。八年，贼陷凤阳，元祥偕县令守御。贼掩至，令逸去，元祥督士民固守。或劝之避，元祥曰：“食禄而避难，不忠。临危而弃城，不义。吾平日讲说者谓何？倘不测，死尔。”及贼陷城，元祥整衣冠危坐。贼至，侃侃谕以大义。贼欲屈之，厉声曰：“死即死，贼辈何敢辱我！”贼怒，执之去，骂不绝口，遂遇害。子炳衡号呼骂贼，贼又杀之。阅五日，允恭敛其尸，即自缢，适令至，解免。越日，贼复入，允恭卒死之。事闻，赠元祥国子助教，建祠曰忠孝，以其子配。允恭亦被旌。

王信，陕西宁州人。父歿，庐墓三年。母歿，信年已六十，足不逾闾者三年。崇祯初，由岁贡生除灵璧训导，迁真阳知县。八年二月出抚土寇，会流贼猝至，被执，使谕降罗山、真阳。信大骂不从，断头剖腹而死。阅四日，其子来觅，犹舒指握子手。赠光禄丞，建祠奉祀。

史记言，字司直，当涂人。崇祯中举人，由长沙知县迁知

陕州。陕当贼冲，记言出私财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八年冬十一月，流贼犯陕，记言御之，斩数十级，生擒二十余人。老回回愤，率数万人攻城，不克，乘雪夜来袭，而所练土方调他郡，城遂陷。记言纵火自焚，两僧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墙下。贼追获之，令降，叱曰：“有死知州，无降知州也！”遂被杀。指挥李君赐杀数贼而死。训导王诚心，里居教谕张敏行、姚良弼，指挥杨道泰、阮我疆，镇抚陈三元，亦不屈死。是月，贼陷卢氏，知县白楹自刳。十年九月陷澠池，知县李迈林死之。记言赠光禄少卿，余赠恤有差。

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铭之裔也。万历末年举于乡。崇祯六年授衡阳知县，调罗田。贼大扰湖广，志仁日夕儆备。罗汝才谓左右曰：“罗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长者，吾不忍加兵。俟其去，当取之。”会邑豪江犹龙与贼通，志仁捕下狱。犹龙知必死，潜导汝才别校来攻。八年二月猝攻城。志仁急偕典史单思仁、教谕吴凤来、训导卢大受督民守御。城陷，志仁持长矛巷战，杀六贼。力屈被縶，抑使跪。骂曰：“我天子命官，肯屈膝贼辈邪！”贼怒，碎其支体，焚之。妻唐被逼，大骂，夺贼刀不得，口啮贼手，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汝才在英山，闻之，驰至罗田，斩其别校，曰：“奈何擅害长者！”以锦绣敛其夫妇尸。凤来，福建举人。大受，宝庆贡生。诏赠志仁蕲州知州，思仁罗田主簿，凤来国子助教，大受学录，廕子，祭葬有差。

王国训，字振之，解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历知金乡、寿张、滋阳、武清。坐大计，久之，补调扶风。国训性刚严，耻干进，故官久不迁。崇祯八年秋，贼来犯，偕主簿夏建忠、典史陈绍南、教谕张弘纲、训导陈繻婴城固守。阅两月，外援不至，城陷，骂贼死。建忠等亦不屈死。赠国训光禄少卿，建忠

等皆赠恤。

当是时，大帅曹文诏、艾万年等并战歿，贼势益张，关中诸州县悉残破。八月，贼陷永寿，杀知县薄匡宇。寻陷咸阳，杀知县赵跻昌。

其时长吏以死闻者，陇州知州胡尔纯，自经死。延长知县万代芳与教谕谭恩、驿丞罗文魁协力守城，城陷皆死之。代芳妻刘、妾梁从死。尔纯，山东人，赠光禄少卿。代芳赠光禄丞，妻妾建坊旌表。恩等亦赐祭。

有孙仲嗣者，肤施人，由贡生为阶州学正。当事知其才，委以城守。贼大至，尽瘁死守。城破，与妻子十余人并死之。赠国子博士。又有杨呈秀，华阴人。由进士历官顺庆知府，大计罢归。贼攻城，佐有司御贼以死，赠恤如制。

黎弘业，字孟扩，顺德人。由举人知和州。崇祯八年，流贼犯和州，御却之。十二月复至，与乡官马如蛟募死士，登陴固守。城将陷，弘业系印于肘，跪告其母曰：“儿不肖，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李泣谕曰：“汝勿以我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缢。妻杨、妾李及女四人继之。弘业北面恸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颈血大书曰：“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何惜一死。”贼入，伤数刃而死。赠太仆少卿，任一子。判官钱大用偕妻妾子妇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创死。学正康正谏，祁门人，举人。偕妻汪、子妇章赴水死，赠国子监丞。训导赵世选不屈死，赠国子学录。

马如蛟，字腾仲，州人。天启二年进士。授浙江山阴知县，有清操。崇祯元年征授御史，劾罢魏忠贤党徐绍吉、张讷。出按四川，蜀中奸民悉以他人田产投势家，如蛟列上十事，永革其弊。还朝，监武会试。武举董姓者，以技勇闻于帝，及入试，文不中程，被黜。帝怒，黜考官，如蛟亦落职。八年论平邦彦

功，复故官，以父忧未赴。流贼至，如蛟倾赏募士，佐弘业固守。麾壮士出击，两战皆捷。贼将奔，会风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溃，贼遂入城。如蛟急下令，能击贼者，予百金，须臾得百余人。巷战，贼多伤，力屈，遂战死。兄盐运司判官如虬、诸生如虹及家属十四人皆死。事闻，赠太仆少卿，官一子。

张绍登，字振夫，南城人。崇祯中举人，知应城县。九年，贼来犯，偕训导张国勋、乡官饶可久悉力御之。国勋曰：“贼不一创，城不易守。”率壮士出击，力战一日夜，斩获甚众。贼去，邑侍郎王瑛之子权结怨于族党，怨家潜导贼复来攻。国勋佐绍登力守，而乞援于上官。副将邓祖禹来救，守西南，国勋守东北，绍登往来策应。会贼射书索权，权惧，斩北关以出，贼乘间登南城。绍登还署，端坐堂上，贼至，奋拳击之。群贼大至，乃被杀。贼渠叹其忠，以冠带覆尸，埋堂侧。

国勋，黄陂岁贡生。贼既入，朝服北面拜，走捧先圣神主，拱立以待。贼遂焚文庙，投国勋于烈焰中。祖禹亦不屈死。

可久，幼孤，事母孝，举于乡。知大兴县。崇祯初，疏请更《三朝要典》，时奄宦擅权，谪光禄典簿。迁应天府推官、刑部主事，历知府，丁艰归。贼入，语妻程曰：“臣死忠，妇死节，分也。”于是妻女相对自经。可久被执，贼强之拜，曰：头可断，膝不可屈也！”遂遇害。瑛为贼支解。

事闻，赠绍登尚宝少卿，国勋国子学正。

王焘，字浚仲，昆山人。少孤贫，九岁为人后。族人有谋其产者，焘举以让之，迎养嗣祖母及母惟谨。万历末，举于乡，由教谕历随州知州。州经群盗焚掠，户不满千。焘训民兵，缮守具。土寇李良乔为乱，歼灭之。十年正月，大贼奄至。焘且守且战，击斩三百余人。贼攻益力，相持二十余日。天大风雪，守者多散。焘知必败，入署，整冠带自经。贼焚其署，火烛不

及煮死所，尸直立不仆，贼望见骇走。已，觅州印，得之煮所立尺土下。事闻，赠太常少卿。福王时，赐谥烈愍，建双忠祠，与同邑蔡懋德并祀。

有魏时光者，南昌人。善舞双刀。崇祯九年夏，为广济典史。邑遭残破，长吏设排兵三百人，委之教练。其冬，贼据蕲州河口，惮时光不敢渡。时光益募死士，夜袭其营，手杀数贼，贼不敢逼。俄贼大至，部卒皆散，时光单骑据高坡，又杀数人。贼环绕之，鞞断被执，不屈死。其兄陈于上官，却不奏。兄愤发病死，友人收殓之，哭尽哀，曰：“弟为国死，兄为弟死，吾独不能表暴之乎！”具牒力陈，乃奏闻。赠广济主簿，予恤典。

蒋佳徵，灌阳人。天启四年举于乡。崇祯中，知盱眙县，有声。县故无城，佳徵知贼必至，训民为兵。十年秋，贼果来犯，设伏要害，亲率兵往诱，贼歼甚众。贼怒，环攻之，力战死。母闻之，亦投缳死。兵部议赠奉训大夫、尚宝少卿。未几，巡按御史言佳徵子忠母义，宜赐谥廕，以植伦常。乃建表忠祠，并母奉祀。

同时江北死难者，有吴畅春。崇祯八年为潜山天堂寨巡检，练乡兵防贼。明年冬，贼至，夜设燎，大惊去之。逾年，贼再至，畅春死守，力屈，仰天叹曰：“吾得死所矣！”手刃数贼，被执不屈死。赠迪功郎、安庆府经历，廕子所镇抚。

又有王寅，钱塘人。膂力绝人，举武乡试，以父征播功为千户。崇祯中，擢抚标守备。见步卒脆弱，诤曰：“曩戚将军练浙兵，闻天下，今若尔邪！”督教之，卒始可用。十年迁龙江都司，调赴泗州护祖陵。贼来犯，寅曰：“贼众我寡，及其未集，可破也。”卷甲疾趋，至盱眙，斩其先锋一人。战自午迄申，贼来益众，与守备陈正亨陷阵死。赠镇国将军、都指挥

僉事。正亨赠昭勇将军、指挥使。并官一子。

徐尚卿，南平人。举于乡，知剑州。崇祯十年十月，李自成、惠登相等以数十万众入四川，大将侯良柱败歿于广元，遂攻陷昭化，知县王时化死之。尚卿知贼必至，集士民泣曰：“城必不能守，若辈速去，吾死此。”众泣，请偕去，尚卿不可。阅二日，城陷，投缳死，吏目李英俊从之。贼遂长驱陷江油、彰明、安县、罗江、德阳、汉州，吏民皆先遁。寻掠郫县，主簿张应奇死之。陷金堂，典史潘孟科死之。是月也，贼陷州县三十六，以死事闻者四人。事定，赠尚卿右参议，时化光禄丞，应奇按察司知事，孟科将仕郎，并赐恤典。时化，湖广人，举乡试第一。

阮之铤，字实甫，桐城诸生。崇祯中，下诏保举人才，同郡谕德刘若宰以之铤应，授谷城知县。十一年正月，之铤未至，张献忠袭陷其城，据以求抚。总理熊文灿许之，处其众数万于四郊，居民汹汹欲窜。之铤至，尽心调剂，民稍安，乃上疏言：献忠虎踞邑城，其谋叵测。所要求之地，实兵饷取道咽喉，秦、蜀交会脉络，今皆为所据。奸民甘心效用，善良悉为迫胁。臣守土牧民之官，至无土可守，无民可牧。库藏殫虚，民产被夺，无赋可征。名虽县令，实赘员尔。乃庙堂之上专主抚议，臣愚妄谓抚剿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损国威，而挫士气。“时不能用。贼众渐出野外行劫，之铤执之以告其营将，稍置之法。及再告，皆不应，曰：“官司不给饷耳，得饷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尽，遂掠及闾阖。稍拒，辄挺刃相向，日有死者，一城大器。监军僉事张大经奉文灿令来镇抚，亦不能禁。

明年，献忠反形渐露，之铤往说之曰：“将军始所为甚悖，今幸得为王臣，当从军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见刘将军国能乎？天子手诏进宫，厚赉金帛，此赤诚效也。将军若疑天朝有异

论，之钿请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复怀他志。”献忠素衔之钿，遂恶言极骂之。之钿忧愤成病，题数语于壁，自誓以死，遂不视事。至五月，献忠果反，劫库纵囚，毁其城。之钿仰药未绝，献忠遣使索印，坚不予，贼遂杀之。旋纵火焚公署，骸骨为烬。而大经为贼劫去，不能死。迨玛瑙山战败，偕贼将曹威等出降，士论丑之。之钿后赠尚宝少卿。

郝景春，字和满，江都人。举于乡，署盐城教谕，坐事罢归。起陕西苑马寺万安监录事，量移黄州照磨，摄黄安县事。甫三日，群贼奄至，坚守八日夜，始解去。

崇祯十一年，擢知房县。罗汝才率九营之众请降于熊文灿，文灿受之。汝才犹豫，景春单骑入其营，偕汝才及其党白贵、黑云祥歃血盟。汝才诣军门降，分诸营于竹谿、保康、上津，而自与贵、云祥居房县之野。当是时，郟阳诸属邑，城郭为墟，独房赖景春拊循，粗可守。及大众杂处，居民日惴惴。景春乃与主簿殊邦闻、守备杨道选修守具，辑诸营。

明年五月，张献忠反谷城，约汝才同反。景春子鸣銮，诸生也，力敌万夫，谓父曰：“吾城当贼冲，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盟乎？慎毋从乱。”汝才佯诺。鸣銮觉其伪，归与道选授兵登陴，而献忠所遣前锋已至，击斩其将上天龙。遣使缒城乞援于文灿，凡十四往，不报。

已而贼大至，献忠兵张白帜，汝才兵张赤帜，俄二帜相杂，环城力攻。贵、云祥策马呼曰：“以城让我，保无他也。”献忠又以张大经檄谕降，景春大骂碎之。鸣銮且守且战，阅五日，贼多死。乃负板穴城，城将崩，鸣銮热油灌之。又击伤献忠左足，杀其所爱善马。乃用间入贼垒，阴识献忠所卧帐，将袭擒之。指挥张三锡启北门揖汝才入，道选巷战死。大经使汝才说

景春降，怒不答。问库藏储蓄安在，叱曰：“库藏若有物，城岂为汝陷！”贼怒，杀一典史、一守备恐之，卒不屈，与鸣銮俱被杀。仆陈宜亦死之。邦闻及其家人并不屈死。事闻，赠景春尚宝少卿，建祠奉祀，道选等亦赠恤。已，帝召见辅臣贺逢圣，备述其死事状，改赠太仆少卿。三锡后为官军所获，磔死。

张克俭，字禹型，屯留人。崇祯四年进士。授辉县知县。六年春，贼犯武安，守备曹鸣鹗战死，遂犯辉县。克俭乘城固守，贼不能下，屯百泉书院，三日而去。迁兵部主事，被荐召对，称旨。十二年擢湖广佥事，监郟、襄诸军。杨嗣昌镇襄阳，深倚仗之。张献忠、罗汝才之败也，小秦王、浑世王、过天星等皆降，嗣昌处之房、竹山中，命克俭安辑。而诸贼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择便地，连营数百里。时河南、北大饥，流民就食襄、汉者日数万，降卒多阑入流民中。克俭深忧之，上书嗣昌曰：“襄阳自古要区，本朝筦钥猷陵，视昔尤重。近两河饥民云集，新旧降丁遍处其间，一夫叫呼，即足致乱。况秦兵以长、武之变，西归郟、房。军府粗立，降营棋置，奚啻放虎自卫。紫、汉、西、兴，初无重门之备，何恃不恐。”嗣昌不以为意，报曰：“昔高仁厚六日降贼百万，迄擒阡能，监军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克俭以留务。录破贼功，加右参议，监军如故。未几，以本官移守下川南道，郟阳巡抚袁继咸奏留之。

十四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未闻命，献忠令人假督府军符诳入襄阳城。克俭不能辨，夜分，贼从中起，焚襄王府。克俭仓皇奔救，为贼所执，大骂死。推官邝曰广、摄县事李大觉、游击黎民安死焉。

曰广，番禺人。崇祯十年进士。居官有守。奉檄核军储于荆州，甫还任而难作，中刃死，妻子女俱遇害。大觉，字觉之，金谿人。由乡举知谷城，兼署襄阳县。闻变，系印于肘，缢死。

堂上。民安，大觉同县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余人搏战，矢尽被缚，抗骂死。独知府夏邑王承曾遁免。

初，献忠败于玛瑙山，其妻敖氏、高氏被获，他将搜山，又获其军师潘独鰲，皆系襄阳狱。承曾年少轻佻，每夕托问贼中情形，与献忠二妻笑语。狱吏又多纳贼金，禁防尽弛，独鰲等脱桎梏恣饮。嗣昌移牒戒之，承曾笑曰：“是岂能飞至耶？”及是，独鰲果从狱中起，承曾率众夺门走。事闻，命逮治。时河南亦大乱，久逮不至，未知所终。

徐世淳，字中明，秀水人。父必达，字德夫，万历二十年进士。知溧水县，筑石臼湖堤，奏除齐泰姻戚子孙军籍二十六家。累迁吏部考功郎中，与吏科给事中储纯臣同领察事。纯臣受赃吏赇，当大计日，必达进状请黜纯臣，面揖之退，一座大惊。迁光禄丞，陈白粮利弊十一事，悉允行。进少卿，巡漕御史孙居相以船坏不治，请雇民船济运，必达争止之。天启初，以右佥都御史督操江军。白莲贼将窥徐州，必达募锐卒会山东兵击破之。迁兵部右侍郎，以拾遗罢归，卒。

世淳，崇祯中举人。十三年冬，历随州知州。州尝被贼，居民萧然。世淳知贼必复至，集士民誓以死守。会岁大荒，士多就食粥厂，叹曰：“可使士以馁失礼乎？”分粟振之。溃兵过随索饷，世淳授兵登陴，而单骑入见军帅曰：“军食不供，有司罪也。杀我足矣，请械我以见督师。”帅气夺，敛众去。

明年三月，张献忠自襄阳来犯，世淳寝食南城谯楼，晓夜固守，告急于巡抚宋一鹤。一鹤遣兵来援，为监司守承天者邀去。守月余，援绝力穷，贼急攻南城，而潜兵堕北城以入。世淳命子肇梁藎印廨后，勒马巷战，矢贯颐，耳鼻横断，坠马，乱刃斫死。肇梁奔赴，且哭且骂，贼将杀之，呼州人告以藎印处，乃死。世淳妾赵、王及臧获十八人皆死。后赠太仆少卿，

建祠，以肇梁祔。

随自十年正月陷，及是再陷，至七月复陷，判官余塙死焉。三陷之后，城中几无孑遗。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忠义五

武大烈 徐日泰等 钱祚徵 盛以恒 高孝志等 颜日愉 艾毓初等
潘弘 刘振世等 陈豫抱 许宣等 刘振之 杜邦举 费曾谋等
李乘云 余爵等 关永杰 侯君擢等 张维世 姚若时等 王世琇
颜则孔等 许永禧 高斗垣等 李贞佐 周卜历等 鲁世任 张信等
刘裡 陈显元等 何燮 左相申等 赵兴基 郑元绶等

武大烈，临潼人。举天启七年乡试。崇祯中，授永宁知县。奸人倚万安郡王恣不法，大烈痛惩之。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自南阳陷宜阳，知县唐启泰被害，遂攻永宁。大烈与乡官四川巡抚张论协力捍御。论歿，子吏部郎中鼎延及从父治中讷赞继之。有狱囚勾贼入，都司马有义弃城走。大烈、鼎延等固守三日，贼夜半登城，执大烈。自成以同乡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又不与，乃燔灼以死。鼎延匿智井免。讷赞及子国学生祚延死之。主簿魏国辅、教谕任维清、守备王正己、百户孙世英并不屈死。万安王采年轻亦被害。

贼移攻偃师，一日而陷。知县徐日泰大骂不屈，为贼齧割死。启泰，掖县人。日泰，金谿人。并起家乡举。

明年正月，贼陷宝丰，知县硃由槭死之。陷密县，知县硃敏汀及里居太仆卿魏持衡、举人马体健死之。由槭，益府镇国将军常澈子，敏汀亦宗室，并由贡生。敏汀妾张，一女一孙及

臧获数人俱死，与由械并赠金事。

是月，陷洛阳，乡官来秉衡、刘芳奕、常克念、郭显星、韩金声、王明、杨萃、荀良翰等抗节死。秉衡，天启四年举于乡，未仕。城陷，为贼将刘宗敏所执，令易服，欲官之，不可。羁南郊民舍，顾见其友，谓之曰：“贼勒我以官，我义不受辱，恨母老子幼，死不瞑目尔。”贼闻，烧铁索加其胫，终不从，遂被杀，并其母刘、妾吴及幼子俱杀之。芳奕，慷慨负智略，与秉衡同举于乡，为昌乐知县。解官归，岁大歉，人相食，倾橐济之。贼渐逼，集义士为干城社，佐有司保障。及城陷，缢死西城戍楼。克念举进士，为平阳推官，有声。显星举于乡，为翰林待诏。金声、明，皆进士。金声官邯郸知县，明官行人。萃、良翰皆举人。萃官辰州知府，良翰未仕。

钱祚徵，字锡吉，掖县人。崇祯中，由乡举历官汝州知州。汝为流贼往来孔道，土寇又窃据山中。祚徵欲先除土寇，募壮士千人训练，而遣人为好言招抚，夜半取问道直捣其巢，寇大败。乃令民千家立一大寨，有急鸣钲相救，寇势衰息，其魁遂降。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骤来犯，祚徵乘城守，身中流矢，守益力。月余，大风霾，砲炸楼焚，城遂陷，骂贼而死。汝人立庙祀之。

盛以恒，潼关卫人。崇祯十三年举人。知商城县。视事月余，流贼突至，却之。明年，张献忠陷襄阳，邻境大恐。以恒已迁开封同知，将行，士民恳留之，乃登陴，与乡官杨所修、洪胤衡、马刚中、段增辉共城守。二月中，贼奄至，适雨雪，守者冻馁不能战。以恒督家众射贼十七人坠马，贼怒，并力攻，矢中以恒右额，犹裹创拒敌。贼登北城，家众巷战死且尽，乃被执，骂贼不屈，为贼支解。孙觉及典史吕维显、教谕曹维正皆死。

所修，故魏忠贤党也。历左副都御史，入逆案，赎徒为民，至是骂贼死。胤衡，万历中进士。历官阳和兵备副使，分守北门，力战死。刚中，字九如。崇祯七年进士。除大同知县，行取授检讨，乞假归。贼入，大骂，被磔死。增辉，字含素，为诸生，以学行称。朝廷下保举令，被荐，不乐为吏，拟除教授，未谒选归。遇变，骂贼死。

贼既陷商城，即疾驱犯信阳。城陷，知州高孝志，训导李逢旭、程所闻，里居静海知县张映宿死之。其陷光山，典史魏光远亦死之。所司请赠恤，未报。

十五年七月，帝下诏曰：“比州县有司不设守备，贼至即陷，与冲锋陷阵，持久力诎者殊科。若概援天启间例，优予赠廕，何由旌劝劳臣。自今五品以下，止赠监司，四品及方面，始赠京卿。著为令。”乃赠以恒副使，孝志参议，维显等赠恤有差。天启中，州县长吏殉难者，率赠京卿，廕锦衣世职，赐祭葬，有司建祠。崇祯初，改廕国子生，俾之出仕，而京卿之赠如故，至是始改赠外僚云。

颜日愉，字华阳，上虞人。万历中，举于乡。崇祯初，除知叶县，有惠政，为上官所恶，劾罢。部民争诣阙讼冤，乃获叙用。后为静宁知州。罗贼乱，驰请固镇五道兵合剿。而先率敢死士数人招谕之，贼弛备，遂遣精卒捣其营，贼仓皇溃，斩数百级。黎明，五道兵继至，复大破之。迁开封同知。流贼势方炽，上官以南阳要冲，举日愉为知府，大治守具，人心稍固。十四年五月，贼猝至，百余人冒雨登城。日愉击杀之几尽，余贼引去，城获全。日愉手中一矢，头顶被二刃，死城上。事闻，赠太仆卿。贼既不得志去，遂纵掠旁近州县。其冬再围南阳，攻陷之，参议艾毓初死焉。

毓初，字孩如，米脂人，户部侍郎希淳曾孙也。崇祯四年

进士。授内乡知县。生长边陲，习战事。六年冬，流寇来犯。埋大砲名“滚地龙”者于城外，城中燃线发之，贼死无算，遂解去。内乡与领邑淅川多深山邃谷，为盗窟，民居懍懍。毓初至，为设守备，民得少安。明年冬，唐王聿键上言：“祖制，亲王所封地，有司早晚必谒见。今艾毓初等皆不谒。”帝怒，悉逮下法司，而敕礼部申典制。已而王被逮，毓初获补官。屡迁至右参议，分守南阳，与日愉却贼有功。自成用宋献策计，欲取南阳以图关中，复率大众来寇。毓初偕总兵官猛如虎等坚守。贼攻入南门，会总督杨文岳援军至，贼引退。文岳去，贼复攻之，食尽援绝，毓初题诗城楼，遂自缢。南阳知县姚运熙、主簿门迎恩、训导杨气开亦死之。

明年十月，自成再陷南阳，知府丘懋素骂贼不屈，阖门被害。是月，贼过扶沟，众议城守，举人刘恩泽初尝以策干当事，多见用。县令駸不解事，恩泽痛哭曰：“吾不幸从木偶人死。”“自题楼壁曰：“千古纲常事，男儿肯让人。”明日，城陷，擲楼下以死。

潘弘，字若稚，淮安山阳人。起家贡生。崇祯十三年为舞阳知县。时流贼披猖，土寇亦间发，弘数讨败之。明年十一月，李自成、罗汝才既陷南阳，纵兵覆所属州县，将攻舞阳，弘谕士民共拒。诸生虑贼屠城，请委曲纾祸，弘叱之去。贼薄城，发砲击之，多毙。有小校善射，屡却贼。诸生潜遣人约降，贼复至。弘作告先圣文，自誓必死。诸生潜开门，缚弘以献。贼索印，弘不予。胁降，怒骂不屈，乃支解之。子澄澜痛愤大哭，投井死。

时邓州、镇平、内乡、沁阳、新野相继陷。邓州知州刘振世，吏目李国玺，千户余承蔭、李锡，诸生丁一统、张五美、王钟、王子章、海宽、傅彦皆抗节死。镇平知县成县钟其硕被

执，骂贼死。内乡知县南昌龚新、新野知县四川韩醇，并不屈死。

泌阳凡再陷。是年五月，张献忠破信阳，获左良玉旗帜，假之以登城。知县云南南宁王士昌怀印端坐，被缚，谩骂死。临昌姚昌祚代之，甫数月，复陷。昌祚手斩数贼，力屈死。典史雷晋暹率捕卒战死。又有武职王衍范、钱继功、海成俱死难。而邓州于十年春为张献忠所破，知州孙泽盛、同知薛应龄皆战死，至是亦再陷云。

陈豫抱，舞阳人。母段早寡，抚豫抱及其弟豫养、豫怀，皆为诸生，力田好学，善承母志。崇祯十四年，流贼陷舞阳，母先赴井，三子从之。豫抱妻黄携其子默通，豫养妻马携子默恒、默言俱从之。三世九人，一时尽节。

时郡邑诸生死者甚众，录其著者。内乡许宣及二弟棗、宫，慷慨好义。贼陷邓州，宣兄弟结里中壮士，直入其城，擒伪官，坚守许家寨。贼怒，攻破之，棗从母常先投井死，宣、宫皆置贼被杀，宫妻钟、棗妻陈并自经，其妹亦骂贼被杀。时称“许氏七烈”。

贼之攻偃师也，张毓粹率二子佐有司固守，城陷，大骂，俱被杀。妻蔺与三女、二孙悉赴井死。贼杀武同芳母，同芳喷血大骂，支解而死。刘芳名、刘芳世、蔺之粹、乔于昆、蔺完齏、王光显、乔国屏、王邦纪、蔺相裔、张一鹭、张一鹏、牛一元皆抗节死。芳名、完齏妻皆张氏，与邦纪妻高并从死。一鹭、一鹏父亦骂贼死。

唐县许曰琮，早丧父。母歿，庐墓三年。城破，遁居南山。贼徵之不出，胁以死，镌其背曰：“誓不从贼”，遂呕血而死。

刘振之，字而强，慈谿人。性刚方，敦学行，乡人严重之。崇祯初，举于乡，以教谕迁鄢陵知县。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

陷许州。知州王应翼被害，都司张守正，乡官魏完真，诸生李文鹏、王应鹏皆死。自许以南无坚城。有奸人素通贼，倡言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叱退之。典史杜邦举曰：“城存与存，亡与亡，人臣大义，公言是。”振之乃与集吏民共守。贼大至，城陷，振之秉笏坐堂上。贼索印，不与，缚置雪中三日夜，骂不绝口，乱刃交下乃死。初，振之书一小简，藏篋中，每岁元旦取视，辄加纸封其上。及死，家人发篋，乃“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三语也，其立志如此。赠光禄寺丞。邦举，富平人。许被屠，鄢陵人恟惧，守者或遁走，邦举捕得，斩以徇。及城陷，自成欲降之，邦举骂曰：“朝廷臣子，岂为贼用！”贼抉其舌，含血喷之，遂遇害。

开封属邑多陷，殉难者，有费曾谋、魏令望、柴荐禔、杨一鹏、刘孔暉、王化行、姚文衡之属。

曾谋，铅山人，少师宏裔也。由乡举知通许，甫四旬，贼猝至。曾谋召父老曰：“我死，若辈以城降，可免屠戮。”北向再拜，抱印投井死。令望，字于野，武乡人。举进士，授商丘知县，调太康。寇至，固守不下。贼怒，攻破之，屠其城，令望阖门自焚。荐禔，江山举人，知洧川，城陷，大骂死。一鹏，河津人。举崇祯九年乡试，为尉氏知县，甫数月，政声四起。城破，骂贼死。孔暉，邵阳人。举天启元年乡试，知新郑，固守不能支，遂死之。士民祀之子产祠。化行，知商水，城陷，被杀。代者文衡，莅任数月，贼复至，携印赴井死。其小吏，则临颖千总贾廕序、长葛典史杜复春，乡居则长葛举人孟良屏、诸生张范孔等，汜水举人张治载、马德茂，皆死之。

李乘云，高阳人，举于乡。崇祯初，知浮山县。流贼数万来寇，乘云手发一矢毙其魁，众遂遁。屡迁山西佥事。十四年秋，以才调河南大梁道，驻禹州。十二月，李自成连陷鄢陵、

陈留诸县，遂寇禹州。乘云誓死固守，贼多毙于砲。俄以十万众攀堞登，执乘云使跪，乘云怒叱贼，贼摔而杖之，大骂不绝声。缚诸树攒射之，骂不已，断其舌，乱刃交下而死。赠光禄卿。州先有徽王府，嘉靖时，王载瑜有罪，爵绝，而延津等五郡王皆被难。

明年，贼犯开封，监军主事余爵、监军僉事任栋先后战死。栋，永寿人，由贡生为莱州通判。崇祯四年，李九成等叛，栋佐知府硃万年共守。万年与巡抚谢琏为贼所诱执，栋与同知寇化、掖县知县洪恩炤助大帅杨御蕃力拒。围解，论功进秩，屡迁保定监军僉事。十四年从总督杨文岳南征，鸣皋镇之捷，与有功。寻与总兵虎大威破贼平峪，再破之邓州。明年正月，从解开封围。寻战鄆城，大捷。后从援开封，会左良玉大溃于硃仙镇，贼来追，栋力战，殁于阵。余爵，禹州人。崇祯元年进士。历知抚宁、章丘。迁职方主事，罢归。杨嗣昌出督师，请爵以故官参谋军事。嗣昌入蜀，命与张克俭同守襄阳。城陷，爵脱走，从督师丁启睿于河南，破贼邓州。十五年，开封围急，监左良玉军往援，战败被执，骂贼死。侄敦华亦遇害。栋赠太仆卿，爵太仆少卿。

关永杰，字人孟，巩昌卫人。世官百户。永杰好读书，每遇忠义事，辄书之壁。状貌奇伟，类世人所绘壮缪侯像。崇祯四年会试入都，与侪辈游壮缪祠。有道士前曰：“昨梦神告：‘吾后人当有登第者，后且继我忠义，可语之。’”永杰愕然，颇自喜。已果登第，授开封推官，强植不阿，民畏爱之。忧归，起官绍兴。迁兵部主事，督师杨嗣昌荐其才，请用之军前，乃擢睢陈兵备僉事，驻陈州。陈故贼冲，岁被蹂躏，永杰日夜为儆备。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数十万众来攻，永杰与知州侯君擢、乡官崔泌之、举人王受爵等率士民分堞守。贼遣使说降，斩其

头，悬之城上。贼怒，攻破之，永杰格杀数贼，身中乱刃而死。

君擢，字际明，成安人，起家举人。城围时，身先士卒，运木石击贼，城濠皆满。后被缚，骂不绝口死。泌之，鹿邑人。进士。知雄县，调清苑，多所建竖。旧令黄宗昌为御史，劾周延儒，延儒属保定知府摭宗昌罪。知府以属泌之，泌之曰：“杀人媚人可乎！”知府愧且怒。会泌之迁户部主事，知府谓其侵陷钱粮三万，不听行。御史行部至，泌之直前与知府角。御史以闻，下狱遣戍，久之释还。至是，遭变，用铁杖毙贼数人，自刭死。守备张鹰扬力战被擒，不屈。受爵亦击杀数贼，大骂。并死之。赠永杰光禄卿，君擢右参议，泌之复故官。受爵，宛平知县。

有龚作梅者，年十七，父母俱亡，殡于舍。贼火民居，作梅跪枢前焚死。

张维世，太康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平阳知府，捕治绛州奸猾数十人，迁副使。累官右佥都御史，代陈新甲巡抚宣府，视事甫旬日，坐失防，削籍遣戍，已而释还。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睢州，犯太康。维世佐知县魏令望竭力拒守。城陷，抗节死。

时中州缙绅先后死难者甚众。十三年，登封土寇李际遇因岁饥倡乱，旬日间众数万。前凤阳通判姚若时居鲁庄，被执，诱之降，大骂死。族诸生不显亦死之。若时子诸生城，思报父仇，数请兵讨贼。贼执之于路，亦抗骂死。陕州赵良栋，仕蓬萊教谕，罢归，寓澠池。寇陷澠池，父子挺身骂贼死，子妇与孙亦赴井以殉。陕州之陷，平定知州梁可栋大骂而死，淮安同知万大成投井死。商水陷，临汾知县张质抗贼死。西平陷，怀仁知县杨士英死之，子妇王亦死。睢州陷，太平知府杜时髦不屈死。时髦，字观生，崇祯七年进士。息县陷，贼召前项城教

谕王多福欲官之，坚拒不赴。贼逼之，投缢死。其后以国变死者，有洛阳阮泰，知广灵，解职归。闻京师陷，不食死，妻硃氏从之。睢州杨汝经，崇祯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擢井陘兵备佥事。十七年，甘肃陷，巡抚林日瑞殉难，超拜汝经右佥都御史，代之。行次林县，闻京师陷，将赴南京，至东明，率壮士百余骑还讨林县伪官。遇贼，战败被执。伪官释其缚，屡说之降，不从，毙之狱。

王世琇，字昆良，清苑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归德推官，迁工部主事。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陈州，乘胜犯归德。世琇将行，僚属邀共守，慨然曰：“久官其地，临难而去之，非谊也。”遂与同知颜则孔、经历徐一源、商丘知县梁以樟、教谕夏世英、里居尚书周士朴等誓众坚守。贼攻围七日，总督侯恂家商丘，其子方夏率家众斩关出，伤守者，众遂乱。贼乘之入，世琇、则孔并遇害。则孔女闻之，即自缢。一源分守北城，杀贼多，城陷，巷战，骂贼死。以樟中贼刃，久而复苏，妻张及子女仆从皆死，以樟竟获免。世英持刀骂贼，死于明伦堂，妻石亦自刎。同死者，尚书士朴，工部郎中沈试，主事硃国庆，中书侯忻，广西知府沈仔，威县知县张儒及举人徐作霖、吴伯胤、周士美等六人，官生沈似、侯 矣等三人，贡生侯恒、沈诚、周士贵等八人，国学生侯惊、沈侗等四人，诸生吴伯裔、张渭、刘伯愚等一百十余人。试，商丘人，大学士鲤之孙。作霖、伯胤、伯裔、渭、伯愚，皆郡中名士。则孔，忻州人。一源，海盐人。世英，祥符人。士朴自有传。贼既破归德，寻陷鹿邑，知县纪懋勋死之。陷虞城，署县事主簿孔亮死之。

许永禧，曲沃人。由乡举为上蔡知县，多惠政。性耿介，噤笑无所假。崇祯十五年春，李自成遣数骑抵城下，胁降，永禧即督吏民城守。贼大呼曰：“今日不降，明日屠！”众惧，

永禧叹曰：“贼势披猖，弹丸邑岂能守，吾一死尽职而已！”众皆泣。明日，贼果大至，守者惊溃。永禧具袍笏，北面再拜，据案秉烛端坐。贼入，遂自刭。

时西平、遂平先后皆陷。西平知县高斗垣，繁峙人。崇祯十二年由贡生授官。为人孤鯁，以清慎得名。城陷，被执不屈死。遂平知县刘英，贵州贡生，誓众死守。城陷，骂贼死。

上蔡既陷，有官篆者，以汝宁通判往摄县事。城中民舍尽毁，篆广招流亡，众观望不敢入。会左良玉驻城南，兵士恣淫掠，众始入城依篆。村民遭难来醢，篆即入良玉营，责以大义，夺还之。悍卒挟弓刃相向，篆坦腹当之，不敢害，民获完家室者甚众。是年冬，汝宁陷，贼党贺一龙掠地上蔡。讹传土寇剽掠，篆出御之，陷阵死。篆，胶州人，起家任子。

李贞佐，字无欲，安邑人。少受业同里曹于汴之门，以学行著，后举于乡。崇祯十四年除知郟县。初，李自成焚掠至郟，土寇导之，害前令邵可灼。贞佐至，则练乡兵，括土寇财充饷，时出郊劳耕者，月课土。邑有姊妹二人抗贼死，拜其冢，祀以少牢。民王锡胤有孝行，造庐礼之。士民大悦。明年二月，自成复来寇，贞佐集众死守。汝州吏目顾王家，仁和人，抚贼有功，当迁，汝人乞留以助之。城陷，贞佐走拜其母曰：“儿不忠不孝，陷母至此。”有劝微服遁者，不可，贼执之去，大骂。见贼杀人，辄厉声曰：“驱百姓固守者，我也，妄杀何为！”贼割其舌，支解而死，母乔亦死。友人王昱，相随不去，贼义之。昱收葬贞佐于南郊。岁寒食，乡人倾邑祭奠，广其冢至二亩余。赠河南佾事。王家亦大声叱贼，贼乱刃斫死。子国诱贼发金墟墓间，用巨石击杀之，贼遂尽杀郟人。

郟有陈心学者，授知县，不谒选而归。其友周卜历举乡试，知内黄，以父丧归里。自成陷郟，执两人欲官之，心学不从被

杀。自成谓卜历曰：“为我执知县来，可代汝死。”曰：“戕人以利己，仁者不为。”贼怒，并杀之。

汝所辖四邑并陷。宝丰知县张人龙，遵化人。城陷，不屈死。妻年少，悍奴四人欲乱之。妻饮以酒俾极欢，潜遣婢告丞尉，捕杀奴，乃扶柩旋里。鲁山知县杨呈芳，山海卫人，有惠政。练总詹思鸾与进士宗麟祥等谋不轨，呈芳捕斩之。城陷，死。伊阳知县孔贞璞，曲阜人。贼薄城，以守御坚，解围去。他日有事汝阳，道遇贼，被执，亦不屈死。

宝丰之陷也，举人李得笥短衣杂众中，为所执。贼谋主牛金星者，故举人也，劝贼重用举人，贼所至获举人，即授以官。得笥终不自言，贼莫知其为举人也，役使之，不肯，伺贼寐将刺之，贼觉，被杀。或告贼曰：“此举人也。”贼惧，弃其尸而去。

时中州举人尽节者，南阳张凤翔、王明物，洛阳张民表，永城夏云醇，商城余容善，光州王者瑄，光山胡植，嵩县王翼明，并骂贼死。

鲁世任，字愧尹，垣曲人。性端方，事亲孝。从安邑曹于汴学，又交绛州辛全，学日有闻。天启末举于乡。崇祯十年知郑州，建天中书院，集士子讲肄其中，远近从学者千人。十三年秋，给事中范士髦荐世任及临城诸生乔己百、内丘太原通判乔中和于朝，称为德行醇儒，堪继薛瑄、陈献章之后。乞召试平台，置左右备顾问，不报。十五年，流贼来犯，世任勒民兵御之河干，战败自刭死。士民祀之书院中。

其年正月，贼陷襄城，知县曹思正被杀，训导张信骂贼不屈死，典史赵凤豸拒贼死。复陷西华，知县刘伯骞怀印投井死。明年，汜水陷，知县周腾蛟亦死焉。

伯骞，河间人。由岁贡生得官。贼信急，遣妻奉母归。及

城被困，有劝出降者，立斩之，登陴死守。贼驱其下为十覆，迭攻之，城遂陷，抗节死。

腾蛟，香河举人。邑兵荒，抚字有术，以其间厘定徭役，民甚便之。城孤悬河畔，县人吴邦清等于城南立七砦相犄角，摩天砦最险。土寇李际遇伺腾蛟往河北，急据之，遂攻县城。腾蛟闻，力请于上官，救兵至，始解去。腾蛟念故城难守，迁县治于摩天砦以扼贼冲。未几，贼大至，持十余日，势且不支，砦临河，可渡以免。腾蛟曰：“吾何忍舍众独生！”遂自投于河。贼退，人从河滨获其尸，印悬肘间。

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躏后，贼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县，靡不残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丘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复设官。间有设者，不敢至其地，遥寄治他所。其遗黎仅存者，率结山寨自保，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最大者，洛阳则际遇，汝宁则沈万登，南阳则刘洪起兄弟，各拥众数万，而诸小寨悉归之。或附贼，或受朝命，阴阳观望。独洪起尝官副总兵，颇恭顺。其后诸人自相吞并，中原祸乱于是为极。至十六年四月，帝特下诏蠲五郡赋三年，谕诸人赦其罪，斩伪官者受职，捕贼徒者赏金，复城献俘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为矣。

刘禔，字诚吾，中部人。祖仕，刑部郎中，以谗大礼廷杖。后与定李福达狱，下吏遣戍。穆宗朝起太仆少卿，不就。父尔完，历知商丘、名山，有学行。禔性孝，母歿于名山，四千里扶榇，过剑阁云栈，以肩任之。父少寐，爱听《史记》，禔每夕朗诵，俟父熟寝乃已，崇祯四年，贼陷中部，禔负父走免。十四年由乡举授登封知县。土寇为乱，禔练壮士，且守且战，寇不敢近。十五年，李自成陷其城，禔被缚。自成以同郡故欲降之，禔叱曰：“岂有奕世清白吏肯降贼耶！”自成一之，遣

贼将反覆说，裡执弥厉，乃见杀。赠金事。

陈显元者，由副榜授新安知县。恶衣粝食，徒步咨疾苦。以城堞倾颓，寇至不能守，率士民入保阙门寨。贼檄降，立碎其檄。及来犯，死守月余，力竭而陷。见贼怒骂。贼大杀寨中人，显元叱曰：“守寨者，我也。百姓何辜，宁杀我！”贼怒，遂支解而死。

当是时，河南被贼尤酷，故死事者尤多，其传隶未详者，开封之陷，则同知苏茂均，通判彭士奇，大使徐升、阎生白皆死之。士奇，高要人，由乡举。河南之陷，则先后知府亢孟桧、王廕长，通判白守文，训导张道脉，灵宝知县硃挺，或被执不屈，或陷城自尽。孟桧，临汾人。廕长，吴桥人。并由乡举。南阳之陷，则叶县知县张我翼被害，新野先后知县陈公、丘茂表皆死之。汝宁之陷，武臣则游击硃崇祖，千户刘懋勋、杨绍祖、袁永基同子世廕，百户叶荣廕、张承德、李衍寿、阎忠国，皆力战死。崇祖妻孙、永基母王亦死之。岁贡生林景暘，国学生赵得庚、杨道临等，诸生赵重明、费明栋、杨应祯、李士谔等，皆死之。巡按御史苏京奉诏录上，凡二百四十九人。后因国变，诸籍散佚。盖武职及州县未秩、举贡诸生，所遗者几什之五六。

何燮，字中理，晋江人。举于乡。崇祯中，知亳州。州自八年后，寇贼交横，益以饥馑，民死徙过半。燮尽心拊循，营战守具甚备。未几，山东、河南土寇迭至，燮战卢家庙，生擒贼魁二人，剖其肠示众，抚降者数千人。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河南，居民望风逃窜，城空不能守。贼至，执燮欲降之，骂不屈，断足剖胸而死，悬首市上三日，耳鼻犹动。贼遂纵兵四出，霍丘、灵璧、盱眙皆陷。

霍丘，八年春尝陷，至是再陷。知县左相申率兵巷战，力

屈死之。巡检吴姓者，斗死。灵璧知县唐良锐，全州举人。城陷，抗骂死。盱眙，先被陷，贼至，士民悉走，独主簿胡渊不去。县故无城，渊持戟至龟山寺力斗，殪数人。贼骇欲遁，会马蹶被执，奋骂而死。渊，永年人，起家贡生。

赵兴基，云南太和人。崇祯初，以乡举通判庐州。贺一龙、左金王等五部据英、霍二山，暑入秋出以为常。督师杨嗣昌遣监军佥事杨卓然招之，受侮而返。十四年六月袭陷英山，知县高在飏抗贼死。十二月陷潜山，知县李胤嘉、典史沈所安素苛急，奸民导贼执之，并不屈死。所安子亦死焉。

十五年，张献忠为左良玉所败，走与诸部合，遂以三月攻舒城。逾月城陷，改为得胜州，据之。遣其党分掠旁邑，游骑日抵庐州城下。兴基与知府郑履祥、经历郑元绶、合肥知县潘登贵、指挥同知赵之璞、里居参政程楷分门守。监司蔡如蘅贪戾，民不附，贼谍满城中不能知。五月，提学御史徐之垣以试士至，献忠遣其徒伪为诸生，袭儒冠以入，夜半举砲，城中大扰。之垣、如蘅及履祥、登贵并绝城走。兴基时守水西门，闻变，挺刃下戍楼与斗，斩数人，被创死。元绶、楷共守南薰门，元绶力斗死，楷不屈死。之璞守东门，巷战死。

贼乘势连陷含山、巢县、庐江及无为、六安，又陷太湖。知县杨春芳、典史陈知训、教谕沈鸿起、训导娄懋履并死焉。

庐州城池高深。八年春，贼百方力攻，知府吴太朴坚守不下。后屡犯，终不得志，至是以计得之。履祥、登贵惧罪，委之兴基。总督史可法察其冤以闻，乃治守令罪，而赠兴基河南佥事，楷光禄卿，元绶亦赠恤。

方贼攻舒城，县令适以忧去，里居编修胡守恒与游击孔廷训督民兵共守。会游击纵所部淫掠，士民遂叛降贼。城将陷，悍卒杀守恒。事闻，赠少詹事，谥文节。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忠义六

夏统春 薛闻礼等 陈美 郭裕等 谏吉臣 张国勋等 卢学古 硃士完等 陈万策 李开先 许文岐 李新等 郭以重 岳璧 郭金城 崔文荣 硃士鼎 徐学颜 李毓英等 冯云路 熊鹏明 睿易 道暹 傅可知 蔡道宪 周二南等 张鹏翼 欧阳显宇等 刘熙祚 王孙兰 程良筹 程道寿 黄世清 杨暄 硃一统等 唐时明 薛应玠 唐梦鯤 段复兴 靳圣居等 简仁瑞 何相刘等 司五教 张凤翮 都任 王家录等 祝万龄 王徵等 陈瑛 周凤岐 王徵俊 宋之俊等 丁泰运 尚大伦等

夏统春，字元夫，桐城人。为诸生，慷慨有才志。用保举授黄陂丞，尝摄县事，著廉能声。十五年，贼犯黄陂。统春已迁麻阳知县，未赴，乃督众拒守，凡十五昼夜，贼忽解去。统春度贼必再至，而众已疲甚，休于家。阅五日，贼果突至，城遂陷。统春巷战，力竭被执，欲屈之。统春指贼魁大骂，贼怒，断其右手。复以左手指贼骂，贼又断之。骂不已，乃割其舌，目怒视，眦欲裂，贼又剜其目。犹以头触贼，遂支解之。

有薛闻礼者，武进人。由府吏官黄陂典史。岁歉，民逋漕粟。闻礼奉使过汉口，贷于所知得千金，以代民逋。十六年，张献忠陷黄陂，爱闻礼才，挟与俱去，暮即亡归。会贼所设伪官为士民杀死，闻礼曰“祸大矣”，令士民远避，而已独留以当之。俄贼至，将屠城。闻礼挺身曰：“杀伪官者，我也。”

贼欲活之，誓不止，乃见杀。

当是时，贼延蔓中原，覆名城不可胜数。其以小吏死难，有何宗孔、贾儒秀、张达、郝瑞日诸人。宗孔，紫阳典史。十一年五月，流贼再陷其城，死之。儒秀，商南典史，城陷，抗节死。达，兴山典史。十四年二月，张献忠自蜀来攻，都司徐日耀战歿，达被缚，骂贼不屈死。瑞日，陕西人，为固始巡检。罗山为贼陷，上官令瑞日摄县事。单骑携二童以往，至则止僧寺，将招流移为守御计。未逾月，贼遣伪官至，土寇万朝勋与之合。诱执瑞日，说之降，不从，拘于家。一日，朝勋置酒宴群贼，醉卧，瑞日潜入其室，杀之。将奔凤阳，雨阻，复见縶。贼爱其勇，欲留之，叱曰：“我虽小吏，亦朝廷臣子，肯为贼用耶！”遂被害，二仆亦死。

有殊耀者，固始人。与父允义、兄炳、思成并以勇力闻。八年，贼来犯，耀父子力战却之。明年，贼复至。耀出战，手馘数十人，追之，陷伏中，大骂死。允义曰：“我必报子仇。”炳谓思成曰：“我二人必报弟仇。”三人率众奋击，贼解去，城获全。

陈美，字在中，新建人。崇祯时由乡举知宜城县。兵燹之余，民生凋瘵。及张献忠据谷城，人情益惧，美安辑备至。襄阳陷，贼兵来犯。美偕守备刘相国迎击，贼中伏败去。巡按御史上其功，获叙录。抚治都御史王永祚以六等课所部有司，美居上上。荐于朝，未及擢用。十五年冬，李自成长驱犯襄阳，左良玉先奔，永祚及知府以下俱遁。贼入城，乡官罗平、知州蔡思绳、福州通判宋大勋殉节。贼分兵寇宜城、枣阳、谷城、光化、均州。美守宜城，固拒八昼夜。城陷，抗骂不已，为贼磔死。训导阳城田世福亦死之。

枣阳知县郭裕，清江举人。甫视事，张献忠至。左良玉屯

近邑，裕单骑邀与共御，贼却去。至是，贼将刘福来攻，裕发砲石，击伤多。贼愤，攻益力，城陷。身被数槊，大骂。贼支解之，阖门遇害。

光化知县万敬宗，南昌人，贡生，到官以死自誓。贼薄城，遂自尽。贼义之，引去，城获全。乡官韩应龙，举人，历长芦盐运使，不受伪职，自缢死。谷城知县周建中亦殉节。均州知州胡承熙被热不屈，与其子尔英俱死。承熙有能声，永祚课属吏，亦列上上，迁刑部员外郎，未行，遇难。贼犯郟阳，同知刘璇死之。保康陷，知县万惟坛与妻李氏俱列之。璇，永年人。惟坛，曹县人。俱贡生。

谌吉臣，字仲贞，南昌人。父应华，万历时，以参将援朝鲜，战歿。吉臣由举人为云梦知县。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阳，其党贺一龙陷德安。吉臣急遣孥归，身誓死勿去。明年正月，云梦陷，被执，不食累日。贼临以兵，吉臣乞速死。贼壮之，授以官，不屈。驱上马，曰：“我失守封疆，当死此，更安往。”乃见杀。福王时，赠太仆寺丞。

贼分兵犯旁邑，应城陷，训导张国勋死之。国勋，黄陂人。城将陷，诣文庙抱先师木主大哭，为贼所执，大骂不屈，支解死。妻子十余人皆殉节。

袁启观者，云梦诸生也。贼据城，启观立寨自守。贼执去，出题试之。启观曰：“汝既知文，亦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耶？”贼怒，杀之。

安陆城陷，知县分水濮有容一门十九人皆死。乡民结寨自保，贼将白旺连破数十寨，诸生廖应元守益坚。奸人执送旺，旺问：“汝欲何为？”厉声曰：“欲杀贼耳！”贼怒，射杀之。应山举人刘申锡养死士百人，城陷，谋恢复。兵败，为旺所杀，百人皆战死。沔阳陷，同知马颺死之。

卢学古，夏县人。举人。历承天府同知，摄荆门州事。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寇荆门，学古誓死守。学正黄州张郊芳、训导黄冈程之奇亦盟诸生于大成殿，佐城守。贼环攻四日，无援，城陷。学古骂贼不绝口，剖腹而死。郊芳、之奇亦不屈死。

有硃士完者，潜江举人。乡试揭榜夕，梦墨帟堕其墓门，粉书“乱世忠臣”四字。至是，贼破承天，长驱陷潜江。士完被执，械送襄阳，道由泗港，啮指血书己尽节处，遂自经。贼所过焚毁，士完所题壁独存。

彭大翻者，竟陵之青山人。贼逼承天，大翻出所著《平贼权略》上之当事，不能用。遂自集一旅保乡曲，邀斩贼过当。贼怒，雨夜袭之。大翻太息曰：“吾子孙阵亡已尽，吾何用生为！”赴水死。

贼既陷荆门，遂向荆州。巡抚陈睿谟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润南奔，监司以下皆奔，士民遂开门迎贼。训导撤君锡正衣冠端坐明伦堂。贼至，欲屈之，诟骂而死。君锡，字宾王，绛县人。贼大索缙绅，故相张居正子尚宝丞允修不食死。户部员外郎李友兰不屈死。诸生王维藩率妻硃及二女避难，为贼所掠。维藩令妻女赴井死，遂见杀。诸生王图南被执，抗骂死。

夷陵李云，由乡举知颖川州，州人祠祀之。谢事归。流贼炽，大书“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二语于牖以自警。及城陷，不屈。执至江陵，绝食死。吕调元者，归州千户也。城陷，士民悉归附，调元独率部卒格斗，陷重围中。招之降，大骂，死乱刀下。

陈万策，江陵人。天启中，与同邑李开先先后举于乡，并有时名。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据襄阳，设伪官。其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先为御史，降贼，荐两人贤可用。自成遣使

具书币征之。万策隐龙湾市，贼使至，叹曰：“我为名误，既不能奋身灭贼，尚可惜顶踵耶？”夜自经。贼使至开先家，开元瞋目大骂，头触墙死。福王时，俱命优恤。

许文岐，字我西，仁和人。祖子良，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父联枢，广西左参政。文岐，崇祯七年进士。历南京职方郎中。贼大扰江北，佐尚书范景文治戎备，景文甚倚之。迁黄州知府，射杀贼前锋一只虎，夺大纛而还。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克期就狱，皆如约至，乃请于上官贷之。十三年迁下江防道副使，驻蕲州。贼魁贺一龙、蔺养成等萃蕲、黄间，文岐设备严。贼党张雄飞将南渡，命游击杨富焚其舟，贼乃却。巡抚宋一鹤上其功。副将张一龙善驭兵，文岐重之。尝共宿帐中，军中夜呼噪，文岐曰“此奸人乘夜思遁耳”，坚卧不出。质明，叛兵百余人夺门遁，一龙追获尽斩之，一军肃然。杨富既久镇蕲，一鹤复遣参将毛显文至，不相得，兵民汹汹。文岐会二将，以杯酒释之，始无患。十五年，左良玉溃兵南下大掠。文岐立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时警报日急，人无固志，会擢督粮参政当行，文岐叹曰：“吾为天子守孤城二载矣，分当死封疆，虽危急，奈何弃之。”遣妻奉母归，檄富、显文出屯近郊，为固守计。无何，荆王府将校郝承忠潜通张献忠。明年大举兵来攻，文岐发砲毙贼甚众。夜将半，雪盈尺，贼破西门入，文岐巷战。雪愈甚，砲不得发，遂被执。献忠闻其名，不杀，击之后营。时举人奚鼎铉等数十人同系，文岐密谓曰：“观贼老营多乌合，凡此数万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义，同心协力，贼可歼也。”于是阴相结，期四月起事，以柳圈为信。谋泄，献忠索之，果得柳圈，缚文岐斩之。将死，语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灭贼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死，时文岐陷贼中已七十余日矣。事闻，赠太仆卿。

贼既陷蕲州，遂屠其民。乡官陕西佥事李新举家被执，贼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秦中，尔辈方为厮养，今日肯屈膝厮养耶！”贼怒，新抱父尸就刃。其时属吏死节者，惟麻城教谕定远萧颂圣、蕲水训导施州童天申。

郭以重，黄州人。世为卫指挥。崇祯十六年，城陷，自他所来赴难。其妻欲止之，叱曰：“朝家畀我十三叶金紫，不能易一死哉！吾将先杀汝。”妻乃不敢言。既至，遇贼欲胁之去，坚不从。露刃慑之，乃好谓贼曰：“从汝非难，但抱小儿者，吾妻也，汝为我杀之，吾无累矣。”贼如其言。以重即夺贼刀击斩一贼，群贼拥至，遂赴水死。

先是，蕲州破，指挥岳璧自屋堕地，不死。贼执至城上，欲降之。厉声曰：“我世臣也，城亡与亡，岂降贼！”贼刃之，仆地。气将绝，瞋目曰：“我死为鬼，当灭汝！”时大雪，血流丈余，目眦不合。

同时，郭金城为罗田守将，贼逼城，率所部五百人战，斩级百余，追之英山。贼大集，困三日，突围不得出，被执。胁降不从，见杀。

崔文荣，海宁卫人。世指挥佥事，举武会试，授南安守备。崇祯中，临、蓝盗起，逼桂阳，桂王告急。文荣督所部会剿，却贼四万人。以功，擢武昌参将。十六年四月，张献忠犯汉阳，文荣渡江袭斩六百级。已而城陷，武昌震惧。巡抚宋一鹤既死，承天新任巡抚王聚奎未至，武昌素不宿重兵，城空虚。或议撤江上兵以守，文荣曰：“守城不如守江，团风、煤炭、鸭蛋诸洲，浅不及马腹，纵之飞渡，而坐守孤城，非策也。”当事不从。贼果从团风渡江，陷武昌县。县无人，贼出营樊口，文荣军洪山寺扼之。既，敛兵入城，以他将代守。贼全军由鸭蛋洲毕渡，抵洪山，守将亦退入城。文荣以武胜门当贼冲，偕故相

贺逢圣协守，贼攻之不能下。

监军参政王扬基时已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承天、德安二郡，未闻命，尚驻武昌。见势急，与推官傅上瑞诡言有事汉阳，开门遁去，人情益汹汹。先是，楚王出资募兵，应募者率薪、黄溃卒及贼间谍，至是开文昌、保安二门纳贼。文荣方出斗还，阖城靡不及，跃马大呼，杀三人。贼攒槊刺之，洞胸死。有硃士鼎者，起家武进士，为巡江都司。城陷被执，贼喜其勇敢，欲大用之。戟手大骂，贼断其右手，乃以左手染血洒贼，贼又断之，不死。贼退，令人缚笔于臂，能作楷字。招集旧卒，训练如常。

徐学颜，字君复，永康人。母疾，祷于天，请以身代。夜梦神人授药，旦识其形色，广觅之，得荆沥，疾遂愈。父为中城兵马指挥，忤权要人下吏。学颜三疏讼冤，所司格不上，遍叩诸公卿莫为雪，将置重辟。学颜号泣争于刑部，不能得，至啮臂血溅于庭，乃获释归。推所居大宅让其弟，尚义疏财，族党德之。崇祯三年建东宫，诏举孝友廉洁、博物洽闻可励俗维风者，有司以学颜应，寝不行。十二年以恩贡生授楚府左长史，引义匡辅，王甚敬之。十五年冬，诸司长官及武昌知府、江夏知县并以朝覲行，学颜摄江夏事，缮修守具。楚府新募兵，即令学颜将之。明年五月晦，新军内叛，城陷。学颜格斗，断左臂，大骂不屈，为贼支解，一家二十余人殉之。通判固安李毓英亦举家自缢。

武昌知县邹逢吉被害。同死者，武昌卫经历汪文熙、巡检戴良瑄及僧官一人，俱骂贼不屈，腰斩。贼既陷武昌，分兵陷属邑，于是嘉鱼知县霍山王良鉴、蒲圻知县临川曾栻俱抗节死。事闻，学颜赠佾事，毓英等赠恤有差。

冯云路，字渐卿，黄冈人。好学励行，年三十，即弃诸生，

从贺逢圣讲学，遂寓居武昌，著书数百卷。崇祯三年，巡按御史林鸣球荐其贤，并上所著书，不用。及贼将渡江，云路贻书逢圣曰：“在内，以宁湖为止水。在外，以汉江为汨罗。”宁湖者，云路谈经处也。城既陷，乘桴入宁湖。贼遣使来聘，遥应曰：“我平生只读忠孝书，未尝读降贼书也。”遂投湖死。从游诸生汪延陞亦死焉。

其同邑熊寔，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极书》，颇言未来事。十六年元旦，尽以所撰《性理格言》、《图书悬象》、《大易参》诸书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贻书云路，言“明日当觅我某树下。”及期行树傍，贼追至，跃入荷池以死。

有诸生明睿者，江夏人。城破，贼独不入其门。睿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语家人：“速从我入井，否则速去。”于是妻及二子、二女并诸婢以次投井。睿笑曰：“吾今旷然无累矣。”从容榜诸门，赴井死，时人号为明井。

先是，贼陷黄冈，诸生易道暹者，字曦侯。好学尚气节，居深山中，积书满家。贼氛渐逼，道暹惜所积书，又以己所著书多，不忍弃，逡巡未行。及贼至，子为瑚急奉母走青峰岩，道暹携幼子为珽担事以行。遇贼，给曰：“余书贾也。贼笑曰：汝易曦侯，何给我。”道暹曰：“若既知我，当听我一言，慎毋杀人焚庐舍。”贼曰：“若身不保，尚为他人言耶！”道暹厉色叱贼，贼怒杀之。为珽请代，贼并杀之。未几，为瑚亦被杀。

时黄陂诸生傅可知亦以叱贼死。可知幼丧父，卧柩下三年。六十丧母，啜粥三年。黄陂陷，被执，可知年已逾八十。贼悯其老不杀，俾养马，叱曰：“我为士数十年，肯役于贼耶！”延颈就刃，贼杀之。

蔡道宪，字元白，晋江人。崇祯十年进士。为长沙推官。地多盗，察豪民通盗者，把其罪而任之。盗方劫富家分财，收者已至。召富家还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恶少年闭户谋为盗，启户，捕卒已坐其门，惊逸去。吉王府宗人恣为奸，道宪先治而后启王。王召责之，抗声曰：“今四海鼎沸，寇盗日滋。王不爱民，一旦铤而走险，能独与此曹保富贵乎？”王悟，谢遣之。

十六年五月，张献忠陷武昌，长沙大震。承天巡抚王扬基率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长沙。道宪请还驻岳州，曰：“岳与长沙唇齿也，并力守岳则长沙可保，而衡、永亦无虞。”扬基曰：“岳，非我属也。”道宪曰：“弃北守南，犹不失为楚地。若南北俱弃，所属地安在？”扬基语塞，乃赴岳州。及贼入蒲圻，即遁去。湖广巡抚王聚奎远驻袁州，惮贼不敢进。道宪亦请移岳，聚奎不得已至岳，数日即徙长沙。道宪曰：“贼去岳远，可缮城以守。彼犯岳，犹惮长沙援。若弃岳，长沙安能独全。”聚奎不从。贼果以八月陷岳州，直犯长沙。先是，巡按御史刘熙祚令道宪募兵，得壮丁五千训练之，皆可用。至是亲将之，与总兵官尹先民等扼罗塘河。聚奎闻贼逼，大惧，撤兵还城。道宪曰：“去长沙六十里有险，可栅以守，毋使贼逾此。”又不从。

时知府堵胤锡入覲未返，通判周二南摄攸县事，城中文武无几。贼薄城，士民尽窜。聚奎诡出战，遽率所部遁。道宪独拒守，贼绕城呼曰：“军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宪命守卒射之毙。越三日，先民出战，败还。贼夺门入，先民降。道宪被执，贼啖以官，嚼齿大骂。释其缚，延之上坐，骂如故。贼曰：“汝不降，将尽杀百姓。”道宪大哭曰：“愿速杀我，毋害我民。”贼知终不可夺，磔之，其心血直溅贼面。

健卒林国俊等九人随不去，贼亦令说道宪降。国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贼曰：“尔主不降，尔辈亦不得活。”国俊曰：“我辈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贼并杀之，四卒奋然曰：“愿瘞主尸而死。”贼许之，乃解衣裹道宪骸，瘞之南郊醴陵坡，遂自刎。道宪死时年二十九，赠太仆少卿，谥忠烈。

二南，字汝为，云南人。由选贡为长沙通判，尽职业，与道宪深相得。擢岳州知府，士民固留，乃以新秩还长沙，后亦死。

邑中举人冯一第走湘乡，将乞师他所，贼系其母与兄招之。一第归就缚，贼将斩之，一老僧伏地哭请免。贼乃去其两手置营中，一夕死，母兄获免。贼陷东安，举人唐德明仰药死。犯耒阳，诸生谢如珂拒战死。

张鹏翼，西充人。崇祯中，由选贡生授衡阳知县。十六年八月，张献忠逼衡州，巡抚王聚奎、李乾德及监司以下皆遁，士民尽奔窜。鹏翼独守空城，贼至即陷。胁使降，戟髯诟詈，贼缚而投诸江，妻子赴水死。

贼之趋岳州也，巴陵教谕桂阳欧阳显宇时摄县事，死焉。其趋临湘也，知县莆田林不息抗骂不屈，断其两手杀之。湘阴陷，知县大埔杨开率家属十七人投水死。其丞赖万耀摄醴陵县事，城破亦死之。长沙府照磨莫可及，宜兴人，摄宁乡县事，殉城死。二子若鼎、若钰号恸奔赴，遇害。衡州既陷，属县衡山亦失守，知县富顺董我前、教谕分宜彭允中，皆尽节。府教授永明蒋道亨摄武陵县事，抱印骂贼，见杀。其他文武将吏，非降则逃。长沙史可镜，官给事中，丁艰归，降贼，贼用为湖广巡抚。及贼弃湖广入四川，李乾德复还长沙，执可镜，加榜掠，械送南都伏法。

乾德者，亦鹏翼同邑人。崇祯四年进士。十六年历右金都御史抚治郟阳，未赴，改湖南。时武昌已陷，乾德守岳州。献忠攻急，乾德弃城走长沙，岳州遂陷。转徙衡、永，贼至，辄先避，长沙、衡、永皆随陷。献忠入四川，乃还长沙，以失地，谪赴督师王应熊军前自效。永明王立，擢兵部侍郎，巡抚川南。乾德入蜀，其乡邑已陷，父亦被难，乃说诸将袁韬攻佛图关，复重庆。韬及武大定久驻重庆，食尽。乾德说嘉定守将杨展与大定结为兄弟，资之食。已而恶展，构韬杀之，据嘉定，蜀人咸不直乾德。会刘文秀自云南至，擒韬，陷嘉定，乾德乃驱家人及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

刘熙祚，字仲缙，武进人。父纯仁，泉州推官。熙祚举天启四年乡试。崇祯中，为兴宁知县。奸民啖断肠草，胁人财物。熙祚令赎罪者必以草，以是致死者勿问，草以渐少，弊亦止，课最，征授御史。十五年冬巡按湖南。李自成陷荆、襄诸郡，张献忠又破蕲、黄，临江欲渡。熙祚以明年二月抵岳州，檄诸将分防江浒，偏沅、郟阳二抚联络形势。会贼马守应据澧州，窥常德，土寇甘明扬等助之。熙祚驰至常德，击斩明扬。五月还长沙。

及武昌、岳州相继陷，急令总兵尹先民、副将何一德督万人守罗塘河，扼要害。而巡抚王聚奎乃撤守长沙，贼遂长驱至。聚奎率溃将孔全彬、黄朝宣、张先璧等走湘潭，长沙不能守。惠王避地至长沙，与吉王谋出奔，熙祚奉以奔衡州。衡州，桂王封地也，聚奎兵至，大焚劫，王及吉、惠二王皆登舟避乱。熙祚单骑赴永州为城守计。未几，聚奎复走祁阳，衡州遂陷。永士民闻之，空城逃。三王至永州，聚奎继至，越日全彬等亦至，劫库金去。熙祚乃遣部将护三王走广西，而已返永州拒守。贼骑追执之，献忠踞桂王宫，叱令跪，不屈。贼群殴之，自殿

城曳至端礼门，肤尽裂。使降将尹先民说之，终不变，见杀。事闻，赠太常少卿，谥忠毅。弟永祚，字叔远，由选贡生屡迁兴化同知，擒贼曾旺。后以副使知兴化府事。大清兵入城，仰药死。弟绵祚，字季延。崇祯四年进士。为吉安永丰知县。邻境九莲山，界闽、粤，贼窟其中，绵祚请会剿。贼怒，率众攻。绵祚出击，三战三捷。贼益大至，绵祚伏兵黄牛峒，大破之。积劳得疾，请告归卒。兄弟三人并死王事。

王聚奎既失永州，后伺贼退，潜还武昌，为代者何腾蛟所劾，夤缘免。

王孙兰，字晚仲，无锡人。崇祯四年进士。累迁成都知府。蜀宗人虐民，民相聚，将焚内江王第。孙兰抚谕之，乃解。父扰，服阙，起官绍兴，修荒政。迁广东副使，分巡南雄、韶州二府。连州瑶贼为乱，驰剿，三战皆捷。十六年，张献忠大乱湖南，湖南之郴州宜章与韶接壤。孙兰乞援督府，不应，最后以七百人至，一宿复调去。及贼陷衡州，肆屠戮。韶所辖乐昌、乳源、仁化，逋窜一空。连州守将先据城叛，韶士民闻之，空城逃，而贼所设伪官传檄将至。孙兰仰天叹曰：“失封疆当死，贼陷城又当死，吾盍先死乎！”遂自缢。既死，贼竟不至，朝廷悯其忠，予赠恤。

程良筹，字持卿，孝感人，工部尚书注子也。天启五年进士。时注为太常少卿，不附魏忠贤。御史王士英劾其为赵南星、李三才私党，忠贤遂矫旨并良筹除名，永不叙录。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有也。崇祯元年起官，历文选员外郎，掌选事。麻城李长庚为尚书，以同乡故，甚倚之。正郎久缺不推补，同列多忌，朝论亦少之。长庚用推举失当削籍，良筹亦下吏遣戍，久乃释归。

十六年，李自成犯承天，孝感亦陷。良筹以白云山险峻，

与同邑参政夏时亨筑垒聚守。贼使说降，良筹毁其书。贼怒，设长围攻之，相持四十余日，解去。时汉阳、武昌亦为张献忠所陷，四面皆贼，独白云孤处其间，贼颇患之。已，武昌为官军所复，良筹号召远近诸寨，犄角进兵。其冬，遂复孝感、云梦。十二月，进薄德安，兵败，退保白莲寨。寨中人素通贼，为内应，良筹遂被执。说降，不屈，羁之密室。明年正月，左良玉遣将攻德安。贼惧，拥良筹令止外兵，不从。贼弃城去，逼良筹偕行，又不从，逐被杀。赠太常少卿。程道寿者，良筹里人也，尝为来安知县。贼陷孝感，置掌旅守之。道寿结里中壮士，击杀掌旅。贼复至，杖之，系狱，令为书招良筹。道寿曰：“我不能助白云灭汝，肯助汝耶？”遂见杀。

黄世清，字澄海，滕县人。父中色，吏部员外郎。世清登崇祯七年进士，除户部主事，榷浒墅关，有清操。历员外郎，屡迁右参议，分守商、雒，驻商州。城屡遭兵，四野萧然，民皆入保城中。而客兵所过淫掠，民苦兵甚于贼。世清下令兵不得阑入城。未几，关中兵经其地，有二卒挝门，榜以徇。督抚发兵，诫毋犯黄参议令。李自成躏荆、襄，远近震动。世清一子方幼，属友人养人，誓身殉。十六年十月，自成败孙传庭军，长驱入关，遣右营十万人从南阳犯商州。世清凭城守，有奸民投贼，至城下说降，世清佯与语，发砲毙之，悬其首城上曰：“怀二心者视此！”士民皆效死，砲矢尽，继以石，石尽，妇人掘街砌继之。城陷，世清坐堂上，麾其仆殊化凤去，化凤愿同死。贼牵世清下，化凤叱曰：“奴才不得无礼！”贼批其颊，化凤声色愈厉。执至贼帅袁宗第营，世清植立，贼欲屈之，化凤曰：“吾主堂堂宪司，肯拜贼耶！”贼先杀之，授世清以防御札。骂不受，与一家十三人皆遇害。赠光禄卿。

杨暄，高平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渭南知县。岁大凶，

毕力拯救，民稍获安。十六年冬，李自成入潼关，兵备佥事杨王休降。教授许嗣复分守上南门，城破，持挺斗，讐贼死，妻女被掠皆自杀。贼遂抵渭南。暄已擢兵部主事，未行，与训导蔡其城同守。会举人王命诰开门迎贼，暄被缚，索印不与，诟骂死。其城亦死之。

贼遂陷西安，咸阳知县赵跻昌被害。属邑望风降。蒲城知县硃一统独谋拒守，曰：“吾家七世衣冠，安可臣贼。”或言他州县甲榜者皆已纳款，一统曰：“此事宁论资格耶。”以体肥，令家人扩井口以待。会衙兵叛，夺印趣迎降。一统瞋目叱曰：“吾一日未死，印不可得！”日暮，左右尽散，从容赴井死。县丞沁源姚启崇亦死焉。一统，平定人，起家乙榜。

有硃迥灃者，沈府宗室也，由宗贡生为白水知县。明习吏事，下不敢欺。贼潜入城，犹手弓射贼，与学官魏岁史、刘进并被难。

唐时明，字尔极，固始人。举于乡。崇祯中，为长垣教谕。子路墓祀田为豪家夺，时明复其故。由国子学正屡迁凤翔知府。十六年十月闻李自成入潼关，亟治战守备。俄溃兵大掠，西入无固志。及自成据西安，分兵来寇，典史董尚质开门迎贼，时明被执。伪相牛金星曰：“吾主求贤若渴，君至西京，不次擢用。”时明叱曰：“我天朝命吏，肯臣贼耶！”金星令尚质说降，厉声责之。贼令缚赴西安，时明托妻子于友人，至兴平，乘间自缢。凤翔既陷，属城叛降。陇州同知薛应玠，武进人。时摄州事，勒兵守城。城陷，讐贼死。宝鸡知县唐梦鯤，番禺举人。历知仙居、天台、富川、分水四县。在富川，有抚瑶功。坐累，谪池州经历，摄贵池县事。左良玉拥兵下，乡民奔入城，守者拒，梦鯤令悉纳之。及改宝鸡，贼已过潼关，星驰抵任。贼逼县，知不可守，自经死。

段复兴，字仲方，阳谷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右参议，分守庆阳。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据西安，传檄谕降。复兴裂其檄，集众守。逾月，贼薄城，围数匝，发砲石杀贼满濠。久之，势不支。拜辞其母，聚妻妾子女于楼，置薪其上，复乘城督战。城陷，趋归火其楼，母亦赴火死。乃持铁鞭走北门，击杀数贼，遂自刎。士民葬之西河坪，立祠祀之。同时死难者，庆阳推官靳圣居、安化知县袁继登。圣居，字淑孔，长垣人。崇祯元年进士，历知济源、莱阳二县。屡谪复起，莅庆阳时，已授刑部主事，未行，遇贼，佐复兴死守。城破被执，骂不绝口死。继登，南畿人。起家选贡，莅任未浹岁即遭变，见贼求速死，贼杀之。

其陷宁州也，知州董琬死之。宗室硃新鏢者，以贡生授中部知县。自成使人持檄招降，新鏢碎之。叹曰：“城小无兵，空令士民受祸，计惟自靖耳。”令妻妾子女尽缢，乃投缯死。

简仁瑞，字季麟，荣县人。由举人历安西官同知，迁平凉知府。十六年冬，贼入关，诸王及监司以下官谋遁走。仁瑞谒韩王曰：“长安有重兵，讹言不足信。殿下轻弃三百年宗社，欲何之？纵贼压境，延、宁、甘、凉诸军足相援，必不能支，同死社稷，亦不辱二祖列宗。”王不从。是夕，其护卫卒噪，挟王及诸郡王、宗室斩关出奔，胁仁瑞行。仁瑞曰：“吾平凉守也，吾去，谁与守？”众遂去。仁瑞乃撤四关居民入城，以土石塞门为死守计。未几，贼檄至，乃召所活死囚数辈，谓之曰：“吾昔尝生汝，汝亦有以报我乎？”皆对曰：“唯命。”即托以幼子，令卫出。明日，贼抵城下，士民数人草降书，乞金名署印。仁瑞怒叱责之，正衣冠，自经堂上。平凉既陷，属城悉降。华亭教谕邹姓者，援曾子居武城义，欲避去。训导何相刘止之曰：“吾辈委质为臣，安可以宾师自待？”乃率诸生

共守，乃城陷，与教谕皆殉难。

司五教，字敬先，内黄人。笃学有志行。崇祯时，以岁贡为内丘训导。十一年，邑被兵，佐长吏拒守有功。迁城固知县，剿山寇灭之。十六年冬，贼据关中，郡县风靡，五教激士民固守。有诸生谋内应，捕斩之，竿其首城上。无何，伪帅田见秀拥兵至，五教且战且守。贼悉兵攻四日而城陷，既见执，厉声骂贼。贼去其冠带，辄自取冠之，骂益厉，乃被磔。

乡官张凤翮，字健冲。天启五年进士。崇祯中官御史，极论四川巡抚王维章贪劣，而请召还给事中章正宸，不纳。出按云南，还朝，言：“陛下议均输再征一年，民力已竭，讨贼诸臣泄泄沓沓，徒糜数百万金钱。”帝纳其言，敕兵部飞骑勒熊文灿进兵，而张献忠已叛矣。十五年迁浙江右参政，未任而罢。贼陷城，胁之仕，不屈死。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屡迁四川右参政。天启五年大计，左迁江西佥事，复屡迁陕西左布政使。崇祯五年又谪山东右参政。再迁山西按察使。任性刚严，多忤物，数谪徙，终不变。月朔，同僚朝晋王，任据《会典》争，不赴。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劾提学佥事袁继咸，任数慰问继咸，赈其行。孙振怒，复中以大计，贬秩归。后复起，历右布政使兼副使，饬榆林兵备。

十六年九月，巡抚崔源之罢去，代者张凤翼未至，总兵官王定从孙传庭出关，大败奔还，远近震恐。李自成遂据西安，遣其将李过以精卒数万徇三边，延安、绥德相继陷。定惧，诡言讨河套寇，率所部遁去，榆林益空虚。任急集军民，慷慨流涕，谕以大义，与督饷员外郎王家录、副将惠显等议城守。城中多废将，任以尤世威知兵，推为主帅，率诸将王世钦等数十人誓死守。贼遣使招降，任斩以徇。贼大众麇至，十一月望，

城被围，至二十七日，城陷，任犹巷战，力不支，被执。欲降之，大骂不屈，遂见杀。世威等皆死，详见世威传中。

家录，黄冈人，举于乡。时已擢关南兵备佥事，未行，与任协守。围急，男子皆乘城，家录令妇人运水灌城，水厚数寸，贼不能攻。攻城陷，家录自刭死。

一时同死者，里居户部主事张云鹄，知州彭卿、柳芳，湖广监纪赵彬，皆不屈死。指挥崔重观自焚死，傅佑与妻杜氏自缢死。中军刘光祐骂贼死。材官李耀，善射，矢尽，自刎死。同营李光裕趣家人死，亦自刎死；张天叙焚其积贮，自缢死。指挥黄廷政与弟千户廷用、百户廷弼奋力杀贼，同死。千户贺世魁偕妻柳氏自缢死。参将马鸣节聚妻子室中，自焚死。里居战死则山海副总兵杨明、定边副总兵张发、孤山副总兵王永祚、西安参将李应孝。在官死事则游击傅德、潘国臣、李国奇、晏维新、陈二典、刘芳馨、文侯国，都司郭遇吉，中军杨正鞞、柳永年、马应举，旗鼓文经国，守备尤勉、惠渐、贺大雷、杨以伟，指挥李文焜、文灿。而副将常怀、李登龙，游击孙贵、尤养鯤，守备白慎衡、李宗叙，亦以守乡土遭难。诸生则陈义昌、沈浚、沈演、白拱极、白含章骂贼死，张连元、连捷、李可柱、胡一奎、李廕祥自经死。一城之中，妇女死义者数千人，井中尸满，贼遂屠其城。

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饷又最乏，士常不宿饱。乃慕义殉忠，志不少挫，无一屈身贼庭，其忠烈又为天下最。事闻，天子嗟悼，将大行褒恤，国亡不果。

祝万龄，咸宁人。父世乔。有至行，以父远游不归，年十五即独身访求，濒死，历数千里，卒得之。后由选贡通判南康，以清慎著。万龄师乡人冯从吾，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官保定知府。天启六年，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万龄愤。逆党李鲁

生遂劾万龄倡讹言，谓天变、地震、物怪、人妖，悉由毁书院所致，非圣诬天实甚。万龄遂落职。崇祯初，用荐起黄州知府，集诸生定惠书院，迪以正学。居三年，迁河南副使，监军磁州。辉县之北与山西陵川之南，有村曰水峪，回贼窃据数十年，大为民患。万龄与山西监司王肇生合兵击，六战焚其巢三百余，贼遂平。录功，加右参政。流贼自山西入河北，掠新乡。万龄邀击之，贼走陵川。已，复大至，坐失事，削籍归。汤开远讼其冤，不纳。久之，廷臣交荐，未及用，而西安陷。万龄深衣大带，趣至关中书院，哭拜先圣，投缢死。佾事泾阳王徵、太常寺卿耀州宋师襄、怀庆通判咸宁窦光仪、仪封知县长安徐方敬、芮城知县咸宁徐芳声、举人宗室硃谊巉及席增光皆里居，城破，并抗节死。

陈瑛，漳浦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慈谿知县。崇祯十年为袁州推官，拒楚贼有功。屡迁右参议，分守湖南，讨平八排贼。十六年，张献忠陷长沙，围参政周凤岐于澧州。瑛督兵往救，军败，被执。欲降之，不屈，断手割肝而死。凤岐，永康人。万历末年进士。历工部郎中，掌节慎库，忤奄人，落职归。崇祯初，起故宫，进四川副使。苗人争界，为立碑画疆以定之。改右参政，分守澧州。贼来犯，援军败没，城遂陷。贼帅亲解其缚，说以降，怒骂而死。

王徵俊，字梦卜，阳城人。天启五年进士。授韩城知县。崇祯初，流贼来犯，御却之。坐大计，谪归德照磨。巡按御史李日宣荐于朝，给事中吕黄钟请用天下必不可少之人，亦及徵俊，乃量移滕县知县。累官右参政，分守宁前，以忧归。十七年二月，贼陷阳城，被执不屈，系之狱。士民争颂其德，贼乃释之。抵家北面再拜，投缢卒。

其时士大夫居家尽节者，灵石宋之俊、翼城史可观、阳曲

硃慎鏐。之俊举进士，历官登莱监军副使，忤巡按谢三宾，互讦于朝，落职归。三宾亦贬秩。及遇变，之俊受刑死。妻乔詈贼撞阶死。女敛尸毕，拔簪刺喉死。可观，太常少卿学迂子。官中书舍人，加鸿胪少卿。城陷，自缢死。慎鏐，晋府宗室，摄灵丘郡王府事。贼陷太原，冠带祀家庙，驱家人入庙中，焚之，己亦投火死。

丁泰运，字孟尚，泽州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除武陟知县，调河内，著廉直声。十七年二月，贼将刘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苏京托言塞太行道，先遁去，与陕西巡抚李化熙同抵宁郭驿。俄兵变，化熙被伤走。兵执京，披以妇人服，令插花行，稍违，辄拏之以为笑乐。叛将陈永福引贼至，京即迎降。贼遂逼怀庆，监司以下皆窜。泰运独守南城，力不支，被执。贼拥见方亮，使跪不屈，烧铁锁炙之，亦不从，乃遇害。

贼既陷怀庆，寻陷彰德。安阳人尚大伦，字崇雅。由进士历官刑部郎中。有国学生白梦谦以救黄道周系狱，大伦议宽之，忤尚书意，遂罢归。城陷，抗节死。参将榆林王荣乃其子师易，皆死之。又有王樾徵，由乡举历官蒲州知州，忤豪宗，谢事归。为贼所执，传诣李自成，道愤恨不食死。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忠义七

何复 邵宗元等 张罗俊 弟罗彦等 金毓峒 韩东明等 汤文琼 范箴听等 许琰 曹肃等 王乔栋 张继孟 陈其赤等 刘士斗 沈云祚等 王励精 刘三策等 尹伸庄 祖诰等 高其勋 王士杰等 张耀 吴子骥 曾异撰等 米寿图 耿廷策 马乾 席上珍 孔师程等 徐道兴 罗国瓛等 刘廷标 王运开 王运闳

何复，字见元，平度人。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复，崇祯七年进士。知高县，有却贼功。忤上官，被劾谪戍。后廷臣多论荐，起英山知县，累迁工部主事，进员外郎。十七年二月擢保定知府。宗元，由恩贡生历保定同知，有治行。

李自成陷山西，遣伪副将军刘方亮由固关东犯，畿辅震动。及真定游击谢嘉福杀巡抚徐标反，遣使迎贼，人情益汹汹。宗元时摄府事，亟集通判王宗周，推官许曰可，清苑知县硃永康，后卫指挥刘忠嗣及乡官张罗彦、尹洗等，议城守。复闻，兼程驰入城，宗元授以印。复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与戮力可也。”乃谒文庙，与诸生讲《见危致命章》，词气激烈。讲毕，登城分守。

都城陷之次日，贼使投书诱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贼大至，络绎三百里。有数十骑服妇人衣，言：“所过百余城，皆开门远迎，不降即屠。且京师已破，汝为谁守？”城上人闻之，

发竖眦裂。贼环攻累日，宗元等守甚坚，贼稍稍引却。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率残卒数百，辇饷银十余辆，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许。建泰举敕印示之，宗元等曰：“荷天子厚恩，御门赐剑，酌酒饯别。今不仗钺西征，乃叩关避贼耶？”建泰怒，厉声叱呼，且举尚方剑胁之。或请启门，宗元曰：“脱贼诈为之，若何？”众以御史金毓峒尝监建泰军，识建泰，推出视之，信，乃纳之。建泰入，贼攻益厉。建泰倡言曰：“势不支矣，姑与议降。”书牒，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厉声曰：“我为朝廷守土，义不降，欲降者任为之。”大哭，引刀将自刎，左右急止之，皆雨泣。罗彦前曰：“邪说勿听，速击贼。”复自起礮西洋巨砲，火发，被燎几死。贼攻无遗力，雉堞尽倾。俄贼火箭中城西北楼，复遂焚死。南郭门又焚，守者多散。南城守将王登洲缒城出降，贼蜂拥而上。建泰中军副将郭中杰等为内应，城遂陷。宗元及中官方正化不屈死。建泰率曰可、永康出降。忠嗣分守东城，城将陷，召女弟适杨千户者归，与妻毛、子妇王同处一室，俱以弓弦缢杀之，复登城拒守。城破被执，怒詈，夺贼刀杀二贼。贼麇至，剜目劓鼻支解死。

一时武臣死事者，守备则张大同与子之坦力战死。指挥则文运昌、刘洪恩、戴世爵、刘元靖、吕九章、吕一照、李一广，中军则杨儒秀，镇抚则管民治，千户则杨仁政、李尚忠、纪动、赵世贵、刘本源、侯继先、张守道，百户则刘朝卿、刘悦、田守正、王好善、强忠武、王尔祉，把总则郝国忠、申锡，皆殉城死。

有吕应蛟者，保定右卫人，历官密云副总兵，谢事归。贼至，总监正化知其能，延与共守，昼夜戮力。城破，短兵斗杀十余贼而死。

张罗俊，字元美，清苑人。父纯臣，由武进士历官署参将、

神机营左副将。生六子：罗俊、罗彦、罗士、罗善、罗喆、罗辅。

罗俊娶瞽女，终身不置妾。罗彦，字仲美，举崇祯二年进士。累迁吏部文选郎中。杨嗣昌数借封疆事引用匪人，罗彦多驳正。帝疑吏部行私，厂卒常充庭，曹郎多罹谴者，罗彦独无所染。秩满，迁光禄少卿，被诬落职归。罗俊以十六年秋举进士，罗辅亦以是年举武进士。而罗彦少从父塞上，习兵事。初官行人，奉使旋里，乡郡三被兵，佐当事守御，三著功。给事中时敏奉使过其地，夜半欲入城，罗彦不许。敏劾其擅司锁钥，罗彦疏辩，帝不问。

十七年二月，贼逼京师，众议守御。罗彦兄弟与同知邵宗元等歃血盟，誓死守。总兵官马岱谒罗彦曰：“贼分两道，一出固关，一趋河间。吾当出屯蠡县扼其冲，先杀妻子而后往，其城守悉属公。”罗彦曰：“诺。”诘旦，岱果杀妻孥十一人，率师去。罗彦等纠乡兵二千分陴守。罗俊守东城，罗彦西北，罗辅为游兵。公廩不足，出私财佐之。贼遣骑呼降，罗俊顾其下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后卫指挥刘忠嗣挺剑曰：“有不从张氏兄弟死守者，齿此剑。”怒目，发上指。闻者咸愤厉，守益坚，贼为引却。

已，闻京师变，众皆哭，北向拜，又罗拜相盟誓。而贼攻益急，城中多异议。罗彦谓宗元曰：“小民无知，非鼓以大义，气不壮。”乃下令人缀崇祯钱一枚于项，以示戴主意。贼谓罗彦主谋，呼其名大诟，且射书说降，罗彦不顾。贼死伤多，攻愈力。李建泰亲军为内应，城遂陷。罗俊犹持刀砍贼，刀脱，两手抱贼啮其耳，血淋漓口吻间。贼至益众，大呼“我进士张罗俊也”，遂遇害。罗彦见贼入，急还家，大书官阶、姓名于壁，投缢死；子晋与罗俊子伸并赴井死。

罗善，字舜卿，为诸生，佐两兄守城。城将陷，两兄戒勿死，罗善曰：“有死节之臣，不可无死节之士。”妻高携三女投井死，罗善亦投他井死。罗辅多力善射，昼夜乘城，射必杀贼。城破，与罗俊夺围走，罗俊不可，罗辅连射杀数人，矢尽，持短兵杀数人乃死。

张氏兄弟六人，罗士早卒，其妻高守节十七年，至是自经死。惟罗喆从水门走免，其妻王亦缢死。罗俊伯母李骂贼死。罗彦妻赵、二妾宋、钱及晋妻师，当围急时，并坐井傍以待。贼入，皆先罗彦投井死，独赵不沈，家人出之。罗辅妻白在母家，闻变欲死，侍者止之，给以汲井，推幼女先入，已从之。罗俊再从子震妻徐，巽妻刘，亦投井死，一门死者凡二十三人。

金毓峒，字稚鹤，保定卫人。父铨，户部员外郎。毓峒举崇祯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十四年面陈漕务，称旨，授御史。疏论兵部尚书陈新甲庸才误国，户部尚书李待问积病妨贤。又请涣发德音，自十五年始，蠲除繁苛，与海内更新。因言复社一案，其人尽缝掖，不可以一夫私怨开祸端。帝多采纳。明年出按陕西。孙传庭治兵关中，吏民苦征缮，日夜望出关，天子亦屡诏督趣。毓峒独谓将骄卒悍，未可轻战，抗疏争。帝不纳，师果败。

十六年冬，期满得代，甫出境，而贼入关。复还至朝邑，核上将吏功罪而后行。明年三月召对，命监李建泰军。驰赴山西，抵保定，贼骑已逼，遂偕邵宗元等共守。毓峒分守西城，散家赀千余金犒士，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京师变闻，贼射书说降，众颇懈。毓峒厉声曰：“正当为君父复仇，敢异议者斩！”悬银牌，令击贼者自取。众争奋，毙贼多。城陷，一贼挽毓峒往谒其帅，且骂且行，遇井。推贼仆地，自堕井死。妻闻，即自经。其从子振孙有勇力，以武举佐守城。贼至，众皆散，

独立城上，大呼曰：“我金振孙，前日杀数贼魁者，我也。”群贼支解之。振孙兄肖孙、子妇陈与侍儿桂春，亦投井死。肖孙匿毓峒二子，为贼掳掠无完肤，终不言，二孤获免。

同时守城殉难者，邠州知州韩东明、武进士陈国政赴井死。平凉通判张维纲，举人张尔翬、孙从范，不屈死。举人高经负母避难，遇贼求释母，母获释而经被执，乘间赴水死。贡生郭鸣世寝疾，闻城陷，整衣端坐。贼至，持棒奋击而死。诸生王之珽，先城陷一日，置酒会家人，饮达旦。城破，偕妻齐及三子、二女入井死。诸生韩枫、何一中、杜日芳、王法等二十九人，布衣刘宗向、田仰名、刘自重等二十人，或自经，或溺，或受刃，皆不屈死。妇人尽节者一百十五人。他若都给事中尹洗、举人刘会昌、贡生王联芳，以城陷次日为贼收获，亦不屈死。贼揭其首于竿，书曰：“据城抗节，恶官逆子。”见者饮泣。

汤文琼，字兆鳌，石埭人。授徒京师，见国事日非，数献策阙下，不报。京师陷，慨然语其友曰：“吾虽布衣，独非大明臣子耶？安忍见贼弑君篡国。”乃书其衣衿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投缳而卒。福王时，给事中熊汝霖上疏曰：“北都之变，臣传询南来者，确知魏藻德为报名入朝之首，梁兆阳、杨观光、何瑞徵为从逆献谋之首，其他皆稽首贼庭，乞怜恐后。而文琼以闾阎匹夫，乃能抗志捐生，争光日月。贼闻其衣带中语，以责陈演，即斩演于市。文琼布衣死节，贼犹重之，不亟表章，何以慰忠魂，励臣节。”乃赠中书舍人，祀旌忠祠。

时都城以布衣尽节者，又有范箴听、杨铉、李梦禧、张世禧辈。福王建国，丧乱益甚，且见闻不详，未尽表章。

箴听，端方有义行。高攀龙讲学都下，受业其门。魏国公

徐允禎延为馆宾，数进规谏。允禎或倨见他客，箴听至，辄敛容。贼入，置一棺，偃卧其上，绝食七日死。铉，善写真。京师陷，携二子赴井死。梦禧，负志节，与妻杜、二子、二女、一婢俱缢死。世禧，儒士也，亦与二子懋赏、懋官俱缢死。

又有周姓者，悲愤槌胸，呕血数升而死。而柏乡人郝奇遇，居京师，闻变，谓妻曰：“我欲死难，汝能之乎？”妻曰：“能。”遂先死。奇遇瘞毕，服药死。

许琰，字玉仲，吴县人。幼有至性，尝刲臂疗父疾。为诸生，磊落不羁。闻京师陷，帝殉社稷，大恸，誓欲举义兵讨贼。走告里荐绅，皆不应。端午日过友人，出酒饮之，琰掷杯大诟曰：“今何日，我辈读圣贤书，尚纵酒如平日耶！”拂衣径去。已，聚哭明伦堂，琰衰杖擗踊，号泣尽哀。御史谒文庙，犹吉服。琰率诸生责以大义，御中惶悚谢罪去。及南都颁监国诏，而哀诏犹未颁。琰益愤恸，趋古庙自经，为人所解，乃步至胥门，投于河。潞王舟至，拯之出，询其故，嗟叹良久。识琰者掖以归，家人旦夕守，不得死，遂绝粒。寻闻哀诏至，即庭中稽首号恸，并不复言，以六月三日卒。乡人私谥曰潜忠先生。南中赠《五经》博士，祀旌忠祠。

是时诸生殉义者，京师则曹肃、蔺卫卿、周说、李汝翼，大同则李若葵，金坛则王明灏，丹阳则王介休，鸡泽则殷渊，肥乡则宋汤齐、郭珩、王拱辰。

肃，曾祖子登，仕为甘肃巡抚。贼入，肃与祖母姜、母张、嫂李及弟持敏、妹持顺、弟妇邓并自缢。卫卿止一幼女，托其友，亦自缢，说被执，骂贼不屈死。汝翼，布政使本纬子。亦骂贼，被磔死。若蔡与亲属九人皆自缢，题曰一门完节。明灏闻变，日夕恸哭，家人解慰之。托故走二十里外，投水死。介休，不食七日死。

渊，字仲弘。父大白，官监军副使，为杨嗣昌所杀。渊负奇气。从父兵间，善技击，尝欲报父仇。及贼破鸡泽，谋起兵恢复。俄闻京师陷，即同诸生黄祐等悲号发丧，约山中壮士，诛贼所置官。伪令秦植踉跄走，乃入城，行哭临礼，义声大震。为奸人所乘，被杀，远近悼之。汤齐、珩、拱辰亦起兵讨贼，为贼将张汝行所害。

王乔栋，雄县人。举进士，授朝邑知县。县人王之寀为魏忠贤党所恶，坐以赃，下乔栋严征。乔栋不忍，封印于库而去。巡抚怒，将劾之。士民拥署号呼，乃止。崇祯初，起顺天教授，累迁湖广参政。楚中大乱，诸道监司多不至，乔栋兼综数篆。乙酉夏，李自成据武昌，乔栋时驻兴国州。城为贼陷，自经城楼上。

张继孟，字伯功，扶风人。万历末年进士。知潍县。天启三年擢南京御史，未出都，奏筹边六事，末言己被抑南台，由钱神世界，公道无权，宜严禁馈遗。帝令实指，继孟以风闻对，诏诘责之。左都御史赵南星言：“今天下进士重而举贡轻，京官重而外官轻，在北之科道重而南都轻。乞因继孟言，思偏重之弊。敕下吏部极力挽回，于用人不为无补。”于是忌者咸指目继孟为东林。寻以不建魏忠贤祠，斥为邪党，削夺归。

崇祯二年起故官，上言：

近见冢臣王永光“人言踵至”一疏，语语谬戾。其曰“惠世扬等借题当议”。夫云借者，无其事而借名也。世扬与杨涟、左光斗同事同心，但未同死耳。今杨、左业有定议，世扬方昭揭于天下后世，奈何以借名之，谬一。

又曰“高捷、史褫发奸已验，特用宜先。”夫捷、褫之纠刘鸿训也，为杨维垣等报仇耳。鸿训辅政，止此一事快人意。其后获罪以纳贿，非以捷、褫劾也。今指护奸者为发奸，谬二。

又曰“诸臣所拥戴者，钱谦益、李腾芳、孙慎行。”夫谦益本末，陛下近亦洞然。至腾芳、慎行，天下共推服。会推之时，永光身主其议。乃指公论为拥戴，谬三。

又曰“欲诸臣疏一面网，息天下朋党之局。”信斯言也，则部议漏张文熙等数十人，是为疏网，而陛下严核议罪，反开朋党之局乎？谬四。

且永光先为御史李应升所纠，今又为御史马孟正、徐尚勋等所论。而推轂永光者先为崔呈秀、徐大化，今则霍维华、杨维垣、张文熙，其贤不肖可知矣。

后又劾南京兵部尚书胡应台贪污。帝并不纳。永光深疾之，出为广西知府。土酋普名声久乱未靖，继孟设计鸩之，一方遂安。稍迁浙江盐运使，忤视盐内官崔璘，左迁保宁知府。寻进副使，分巡川西。

十七年八月，张献忠寇成都，与陈其赤、张孔教、郑安民、方尧相等佐巡抚龙文光协守，城陷被执。献忠僭帝号，欲用诸人备百官。继孟等不为屈，乃被杀，妻贾从之。

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兵备副使，辖成都。城陷，投百花潭死，家人同死者四十余人。孔教，字鲁生，会稽人。举于乡。历四川佥事，不屈死。子以衡，奉母孔南甯，匿不使知。逾年母诣以衡书室，见副使周梦尹请孔教恤典疏，陨绝，骂以衡曰：“父死二载，我尚偷生，使我无颜见汝父地下！”遂取刀断喉死。安民，浙江贡生，历蜀府左长史。贼围成都，分守南城，城陷，不屈死。尧相，字绍虞，黄冈人。官成都同知，监纪军事，兵食不足，泣请于蜀王，王不允，自投于池，以救免。次日城陷，被杀于万里桥下。总兵刘佳胤亦尽节。

刘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崇祯四年进士。知太仓州，有

政声。忤上官，中许典，谪江西按察司知事，擢成都推官。十六年，御史刘之勃荐为建昌兵备佥事。明年八月，贼将入境，之勃促之行。士斗曰：“安危生死与公共，复何往。”城陷被执，见之勃与张献忠语，大呼曰：“此贼也，公不可少屈！”献忠怒，命掙以上，士斗又返顾之勃，语如前，遂阖门被杀。

同时沈云祚，字子凌，太仓人。崇祯十三年进士。知华阳县。有奸民为摇、黄贼耳目，设策捕戮之。贼破夔门，成都大震，云祚走谒蜀王，陈守御策，不听。闻内江王至涪贤，往说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货财山积，不及今募士杀贼，疆场沦丧，谁为王守？”至涪言于王，不听。贼迫成都，王始出财佐军，已无及。城陷，献忠欲用之，幽之大慈寺而遣其党馈食，以刃胁降，不屈，遂遇害。

王励精，蒲城人。崇祯中，由选贡生授广西府通判，仁恕善折狱。岁凶，毁银带易粟，减价粜。富人闻之，争出粟，价遂平。迁崇庆知州，多善政。十七年，张献忠陷成都，州人惊窜。励精朝服北面拜，又西向拜父母，从容操笔书文信国成仁取义四语于壁，登楼缚利刃柱间，而置火药楼下，危坐以俟。俄闻贼骑渡江，即命举火，火发，触刃贯胸而死。贼叹其忠，敛葬之。其墨迹久逾新，涂之不灭。后二十余年，州人建祠奉祀，祀甫毕，壁即颓，远近叹异。

先是，十三年贼犯仁寿，知县鄱阳刘三策拒守，城陷不屈死，赠尚宝司丞。及是再陷，知县顾绳貽遇害。贼陷郫县，主簿山阴赵嘉炜守都江堰，贼诱降，不从，投江死。陷绵竹，典史卜大经与其仆俱缢死，乡官户部郎中刁化神亦死之。他若荣县知县汉阳秦民汤、蒲田知县江夏硃蕴罗、兴文知县汉川艾吾鼎、南部知县郑梦眉、中江教谕摄剑州事单之宾，皆殉难。梦眉夫妇并缢。蕴罗、吾鼎阖家被难。宗室硃奉牟尹，由进士历

御史，劾督师丁启睿诸疏，为时所称。时里居，并及于难。

尹伸，字子求，宜宾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承天推官。屡迁南京兵部郎中、西安知府、陕西提学副使、苏松兵备参政。公廉强直，不事媵阿，三任皆投劾去。天启时，起故官，分守贵州威清道。贵阳围解，巡抚王三善将深入，伸颇赞之，监军西征。三善败歿，伸突围归，坐夺官，戴罪办贼。四年，贼围普安，伸赴援，贼解去，遂移驻其地。贼复来攻，率参将范邦雄破走之，逐北至三岔河。总督蔡复一上其功，免戴罪，贬一秩视事。崇祯五年历河南右布政使，以失御流贼，罢归。伸所至与长吏迁，然待人有始终，笃分义，工诗善书，日课楷书五百字，寒暑不辍。张献忠陷叙州，匿山中，搜得之，骂不肯行。贼重其名，不杀。至并研，骂益厉，遂攒杀之。福王时，起太常卿，伸已先死。

蜀中士大夫在籍死难者，成都则云南按察使庄祖诰，广元则户科给事中吴宇英，资县则工部主事蔡如蕙，郫县则举人江腾龙。而安岳进士王起峨、渠县礼部员外郎李含乙，皆举义兵讨贼，不克死。

高其勋，字懋功。初袭千户，后举武乡试，为黔国公标下中军。吾必奎反，擢参将，守御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来攻。固守月余，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

时有陈正者，世为大理卫指挥，未嗣职。沙贼陷城，督众巷战，手馘数贼而死。

王承宪者，袭祖职为楚雄卫指挥，擢游击，为副使杨畏知前锋。定洲来攻，凡守御备悉，畏知深倚之。贼去复至，承宪偕士官那龠等出城冲击，贼皆披靡，俄为流矢所中死。弟承璜力战死，一军尽歿。

贼进围大理时，太和县丞王士杰佐上官毕力捍御，城陷，

死城上。同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见锦、经历杨明盛及子一甲、司狱魏崇治。而故永昌府同知萧时显，解任，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经。

士人同死者，举人则高拱极投池死，杨士俊同母妻妹自焚死。诸生则尹梦旗、梦符、冯大成倡义助守，骂贼死，杨宪偕妻女、子妇、侄女、孙女、弟妇一门自焚死。杨{孙心}既死复苏，妻竟死。人称太和节义为独盛云。

单国祚者，会稽人，为通海典史。城陷，握印坐堂上，骂贼被杀，印犹在握。县人葬之诸葛山下。

张耀，字融我，三原人。万历中，举于乡。知闻喜县，慈惠抚民，民为立祠。崇祯中，历官贵州布政使。张献忠死，其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率众奔贵州。耀急言于巡抚，请发兵民守御，巡抚以众寡不敌难之。俄贼众奄至，耀率家众乘城拒击。城陷被执，贼帅与耀皆秦人，说之曰：“公若降，当用为相。

“耀怒詈不屈，贼执其妾媵述之曰：“降则免一家死。”耀詈益甚，贼杀之，并其家属十三人。时乡官吴子骐、刘瑄、杨元瀛等率乡兵败贼，贼来益众，战败被执，俱不屈死。

子骐，字九逵，贵阳人。万历中，举于乡，知兴宁县。天启时，安邦彦围贵阳，子骐以母在城内，仓皇弃官归。崇祯十年，蛮贼阿乌谜叛，陷大方城，逐守将。总督硃燮元属子骐诣六广，走书召诸目，晓以利害，果乞降。燮元上其功，优旨奖赏。瑄户部主事，元瀛府同知，并起家乡举。同时谭先哲，平坝卫人，子骐同年生也。官户部郎中。贼陷其城，与里人石声和皆阖家殉难。声和，天启中，举于乡，官宁前兵备参议。

有顾人龙者，定番州人，尝出仕，解职家居。流贼来犯，率士民拒守，杀贼甚众。城破，大骂而死。可望寇安平，佾事临川曾益集众拒守，城陷死之。

曾异撰，荣昌人。举于乡，知永宁州。可望既陷贵州，将长驱入云南。异撰与其客江津进士程玉成、贡生龚茂勋谋曰：“州据盘江天险，控扼滇、黔，弃之不守，事不可为矣。”遂集众登陴守，城陷，自焚死。

米寿图，宛平人。崇祯中，由举人知新乡县。土寇来犯，督吏民破走之，斩首千二百余级。以治行征授南京御史。十五年四月极论监军张若骐罪，言：“若骐本不谙军旅，谄附杨嗣昌，遂由刑曹调职方。督臣洪承畴孤军远出，若骐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躡光禄卿，冒功罔上，恃乡人谢升为内援。升奸险小人，非与若骐骈斩，何以慰九庙之灵。”会廷臣多纠若骐，遂论死，升亦除名。初，嗣昌倡练兵之议，扰民特甚。寿图疏陈十害，又言：“往时督抚多用京卿，今封疆不靖，遇卿贰则争先，推督抚则引避，宜严加甄别，内外兼补。”因劾偏沅巡抚陈睿谟、广西巡抚林贻贪黩。帝纳其言。十七年五月，福王立，马士英荐用阮大铖，寿图论劾。七月，出按四川。时川地已为张献忠所据，命吏部简堪任监司守令者从寿图西行。至则与督师王应熊、总督樊一蘅等联络诸将，号召远近，渐复川南郡县。唐王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大清顺治四年，献忠遗党孙可望等陷贵阳，寿图出奔沅州。十一月，沅州亦陷，寿图死之。

耿廷纂，临安河西人。天启四年举于乡。崇祯中，知耀州，有能声。十五年夏，疏陈时政，言：“将多不若将良，兵多不若兵练，饷多不若饷核。”又言：“诸臣恩怨当忘，廉耻当励。小怨必报，何不大用于断头饮血之元凶；私恩必酬，何不广用于鹄面鸠形之赤子。”优旨褒纳。擢山西佥事，改监宣府军。十七年，京师陷，走南都。十一月以张献忠乱四川，命加太仆少卿赴云南监沙定洲军，由建昌入川讨贼。明年三月，四川巡

抚马乾罢，即拜廷篆右佥都御史代之。未赴，而定洲作乱，蜀地亦尽失，遂止不行。后李定国掠临安，过河西，廷篆闻之赴水死。妻杨被执，亦不屈死。

马乾者，昆明人。举崇祯六年乡试，为四川广安知州。夔州告警，巡抚邵捷春檄乾摄府事。张献忠攻围二十余日，固守不下。督师杨嗣昌兵至，围始解。擢川东兵备佥事。成都陷，巡抚龙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摄巡抚事。贼陷重庆，留其将刘廷举戍守。乾击走之，复其城。督师王应熊劾乾淫掠，夺职提讯。会蜀地大乱，诏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传檄远近，协力讨贼。廷举既败去，贼遣刘文秀等以数万众来攻，乾固守。曾英等援兵至，贼败还。及献忠死，其党孙可望等南奔，大清兵追至重庆，乾战败而死。

席上珍，姚安人。崇祯中，举于乡。磊落尚节义，闻孙可望、李定国等入云南，与姚州知州何思、大姚举人金世鼎据姚安城拒守。可望遣张虎攻陷之，世鼎自杀，上珍、思被执至昆明。可望呵之，上珍厉声曰：“我大明忠臣，肯为若屈耶！”可望怒，命引出斩之，大骂不绝，遂磔于市。思亦不屈死。

有孔师程者，昆明人，以从事得官。至是纠合晋宁、呈贡诸州县，起兵拒贼。定国率众奄至，师程遁，晋宁知州石阡冷阳春、呈贡知县嘉兴夏祖训并死之。晋宁举人段伯美，诸生余继善、耿希哲助阳春城守，亦殉难。贼陷富民，贡生李开芳妻及二子俱赴井死。开芳走至松花坝自经，其友王朝贺掩埋讫，亦自经。在籍知县陈昌裔不受伪职，为贼杖死。楚雄举人杜天祯，初佐杨畏知拒沙贼，频有功。后畏知督兵击可望败绩，天祯闻之即自尽。临安之陷，进士廖履亨赴水死。

徐道兴，睢州人。崇祯末，官云南都司经历，署师宗州事，廉洁爱民。孙可望等入云南，破曲靖。巡按罗国瓛方按部其地，

与知府焦润生被执。可望欲降之，国瓛不屈，携至昆明，自焚死。润生亦不屈死。道兴见贼逼，集士民谕之曰：“力薄兵寡，不能抗贼，吾死分也。若等可速去。”民请偕行，道兴厉声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将安之！”众雨泣辞去。舍中止一仆，出俸金二锭授之曰：“一以赐汝，一买棺敛我。”仆大哭，请从死。道兴曰：“尔死，谁收吾骨？”仆叩头号泣乃去。及贼入署，令出迎其将。道兴大骂，掷酒杯击之，骂不绝口，遂被杀。

国瓛，嘉定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润生，修撰竑子。同时张朝纲，广通人，由贡生授浑源州同知，解职归。可望等兵至，与共妻冯并缢死，子诸生耀葬亲讫，亦缢死。

刘廷标，字霞起，上杭人。王运开，字子朗，夹江人。廷标由贡生历永昌府通判。运开举于乡，授永昌推官。沙定洲之乱，黔国公沐天波走永昌。及孙可望等入云南，驰檄谕天波降。时运开摄监司事，廷标摄府事，方发兵守澜沧，而天波将遣子纳款，谕两人以印往。两人坚不予，各遣家人走腾越。永昌士民闻贼所至屠戮，号泣请运开纳款纾祸，运开不可，慰遣之。又诣廷标，廷标亦不可，众大哭。廷标取毒酒将饮，乃散去。两人相谓曰：“众情如此，吾辈惟一死自靖耳。”是夕，运开先自经。廷标闻之曰：“我老当先死，王乃先我。”遂沐浴，赋诗三章，亦自经。两家子弟自腾越来奔丧，厝毕复返。可望等重两人死节，求其后，或以运开弟运闳对，即聘之。行至潞江，谓其仆曰：“吾兄弟可异趣耶！吾死，若收吾骨与兄合葬。”遂跃入江死。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孝义

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壁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旌劝之典，賁于闾阎，下逮委巷。布衣之氓、匹夫匹妇、儿童稚弱之微贱，行修于闺闼之中，而名显于朝廷之上。观其至性所激，感天地，动神明，水不能濡，火不能爇，猛兽不能害，山川不能阻，名留天壤，行卓古今，足以扶树道教，敦厉末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以维持。是以君子尚之，王政先焉。至或刑政失平，复仇泄忿，或遭时不造，荒盗流离，誓九死以不回，冒白刃而弗顾。时则有司之辜，民牧之咎，为民上者，当为之惻然动念。故史氏志忠孝义烈之行，如恐弗及，非徒以发侧陋之幽光，亦以覘世变，昭法戒焉。

明太祖诏举孝弟力田之士，又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孝廉士至京师。百官闻父母丧，不待报，得去官。割股卧冰，伤生有禁。其后遇国家覃恩海内，辄以诏书从事。有司上礼部请旌者，岁不乏人，多者十数。激劝之道，綦云备矣。实录所载，莫可殫述，今采其尤者辑为传。余援《唐书》例，牘其姓氏如左。

其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庐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者，洪武时，则有丽水祝昆，上元徐真童、李某女，龙江卫丁歪头，怀宁曹镛、镛妻王氏，徐州王僧儿，广德姚观

寿，广武卫陈礼关，桃源张注，江浦张二女胜奴，上海沈德，溧阳史以仁，丹徒唐川，邳州李英，北平东安王重，遵化张拾，保定顾仲礼，乐亭杜仁义妻韩氏，昌平刘驴儿，保定新城王兴，祁阳郝安童，山东宁海姜瑜，汶上侯昱，孟县李德，巩县给事中魏敏，登封王中，舞阳周炳，临桂李文选。而钧州张宗鲁以瞽子有孝行，十七年被旌。

永乐间，则有大兴王万僧奴，东光回满住，金吾右卫何黑厮，金吾后卫包三，武功中卫蒋小保、周阿狗，锦州卫赵兴祖，旗手卫周末保，大宁前卫滑中，保安卫徐宗贤，羽林前卫孙志，汉府左护卫千户许信男斌，江宁浦阿住、沈得安、严分保，上元冯添孙、邵佛定，上海沈氏妙兰，仪真韩福缘，江阴卫徐佛保，府军卫浦良儿，府军后卫王保儿、潘丑儿，水军右卫黄阿回，广武卫百户刘玉，苏州卫张阿童，广洋卫郑小奴，大河卫硃阿金，兴武卫张彦昇，龙江提举司匠张贵、胡佛保、聂广，永新左兴儿，济阳张思名，泰安张翼，肥城赵让，安邑张普圆，永宁王仕能，阳武刘大，灵宝贺貳，钧州袁节，肤施陈七儿，凤翔梁准。

洪熙间，则有江阴越铉。

宣德间，则有庆都边靖，南乐康祥、杨鐸，内黄崔克昇，江宁张继宗，定远王綱，舒城钱敏，徐州卫张文友，归德卫任贵，浮梁洪信文，堂邑赵岩，汶上马威，翼城刘原真，太康顺孙陈智，钧州杨鼐，延安卫指挥王永、安岳、李遇中。

正统间，则有大兴刘怀义，元城谷真，邢台刘镛，献县崔鉴，通州左卫总旗孙雄，昌黎侯昱，新乐孙礼，定兴魏整，交河田峻，柏乡张本，归德杨敬，井陘毕鸾，永年杨忠，永清右卫穆弘，武驤左卫成贵，江宁顾暘，舒城吏部主事胡纪、御史王绍，庐江张政，武进胡长宁，徐州金嵩、王豫，桐城檀郁，

归德卫吕仲和，麻城赵说，聊城裴俊，陵县虎贲左卫经历张让，费县葛子成，乐安孙整，冠县陈勉，临清贾贵，郟城郭秉，东平张琛，德州张泰，平阴王福缘，猗氏王约，高平王起孝、太仆丞王璲，介休杨智，兴县郭安，朔州卫吴顺，杞县高朗，太康轩茂良，郑州邢恭，祥符李斌，凤翔石玫，肤施刘友得、张信，邠州郭元，延安卫薛广，兰州吴仕坤。

景泰间，则有成安张宪，威县傅海，邳州岑义，凤阳李忠，徐州硃环，宿州郭兴、李宽，泗州卫蔡兴，龙泉顾佛僧，龙游常州通判徐珙，武昌卫吴绶，靖州卫方观，郟城李逵，朝城王礼，聊城硃举，洛阳昌黎训导阎禹锡。

天顺间，则有宛平龚然胜，迁安蒋盛，永清贾懋，任丘黄文，唐县寇林、大宁指挥张英，平山卫房镇，忠义卫总旗钟通，潼关卫杨顺通、顺素，蒙城汪泉，六合胡琛，合肥高兴、张俊，和州获嘉知县薛良，上元龙景华，杭州姚文、姚得，平湖夔州知府沈琮，金华宗祉，德州尹纶，东昌许通，临汾续凤，絳州陈玺，鄱陵解礼、顺孙张缙，上蔡硃俭，同州侯智，醴泉张璉，西安前卫张轸，延安卫指挥柏英，太和杨宁，金齿卫徐讷。

成化间，则有神机营指挥方荣，大医院生安阳郭本，顺天举人万盛，顺天东安昌乐训导周尚文，武清柳芳，玉田李茂，无极李皓，开州任勉、陈璋、佾事侯英及弟侃、副使甘泽，赞皇刘哲，平山光禄署丞李杰，莘县李志及子忱，邢台井澍，丰润马敬，柏乡高明，定州奚文真、王达，平乡张翱、史谏、史谊，永平秦良、硃辉，武平卫成纲、杨升，隆庆左卫卫瑾，宣府左卫何文，潼关卫千户蓝瑄，辽东定辽左卫刘定、东宁卫序班刘鼎，江宁福建参议卢雍，徐州吴友直、路车、张栋，山阳杨旻、顺孙王鋹，滁州黄正，长洲硃灏，无锡秦永孚、仲孚，合肥沈諲，六安黄用贤，沭阳支俭，休宁吴仲成，怀宁吴本清，

沛县蔡清，归德卫沈忠，杭州右卫金洪，黄岩项茂，富阳何讷，浙江西安锦衣百户郑得，丽水叶伯广，海宁董谦，浙江建德蔡廷茶，奉化陆洪，余干桃源训导张宪，永丰吕盛，晋江史惠，平谿汪浩，江夏傅实、周玺，监利刘祥，湘阴邵敏，东昌张锐，莘县孔昭、赵全，恩县王弘，汶上张酈，堂邑王欢，阳谷钱道，单县徐洲，聊城王安、孙良，历城湖广布政使王允，曹州黄表、张伦，临清刘端，寿阳吴宗，潞州张伦，大同杨茂、杨瑞、焦鉴，浑源庆都县丞王诚，高平李振民，平阳卫指挥僉事杨辅，安东中屯卫王经，许州何清，汜水张俊，信阳王纲、袁洪，汲县张琛，封丘陈瑛，光州太平通判刘进，罗山王宾，卫辉徐宁，邾县刘济，西平尹冕，新乡王兴，确山刘政，长葛蒙阴训导罗贵，阳武举人萧盛，弘农卫刁润，泾阳赵谧、骆森、赵遂，同州张鼎，洋县武全，甘州左卫毛纲，华阴周禄，保安李端，合州陈伯刚，临桂刘本，姚州土官高紫、潼赐。

弘治间，则有大兴钱福，宛平序班夏琮，青县张俸，南和张彪，曲周赵象贤，长垣王霖，开州甘润、马宗范，蓟州孟振，迁安韩廷玉，元氏王懋，深州王宁，天津卫郑海，武平卫王矩，广宁右卫李周，霍丘徐汝楫，海州定边卫经历徐谧，邳州丁友，怀远徐本忠、刘澄，宣城吴宗周，颍上王翊，凤阳卫张全，凤阳张钦、王澄，嘉定县沈辅、沈瑄，昆山徐协祥，丰县周潭，徐州权宇、杨辅，绩谿许钦，英山段弘仁，六安张时厚，萧县唐鸾、南杰，钱塘硃昌，仁和陈璋、璋妻钱氏，余姚黄济之，桐庐王瑁，江西乐安谢绅，南昌左卫黄璉，安福刘珍，丰城余寿，湖广宁乡同知刘端，湘阴甘准，祁阳张机，闽县高惟一，龙谿王彝，济南序班谷珍，莘县白溥，邹平辛恕，堂邑李尚质，益都冀琮，文登致仕县丞刘鉴，临清王祐，宁海州卜怀，陵川徐河、徐瑛，平遥赵澄，泽州宋甫、裴春、举人李用，兴县白

好古，解州李锦，阳曲薛敬，检次赵复性，屯留卫李清，仪封谢钦，祥符陈铠、周府仪宾史经，西平张文佐，河南唐县李扩，登封王祺，嵩县杜端，裕州刘宗周，阌乡薛璋，洛阳护卫军余章瀚，钧州阵希全，新郑张遂，郟县黄锦，咸宁举人杨时敷，泾阳熊玻、张宪，陇西李琦，甘州后卫徐行，博罗何宇新，云南芮城李锦及子泽、泽子柄，太和杨谪仙，靖安陈伯瑄及子恩。

正德间，则有高邑湘潭驿丞董玠，藁城刘强，定州赵鹏，吴桥段兴，直隶新城李瑟，沙河王得时，青阳李希仁，永康归德训导应刚，进贤赵氏郡珍，宜春易直，善化陈大用，湘阴苏纯，侯官黄文会，邵武谢思，长山许嗣聪，聊城梁瑾，曲阜孔承夏，日照张旻，临汾李大经及子承芳，新郑王科，蒲城雷瑜，嵩明陈大韶。

嘉靖以后，国史不详载，姓名所可考者，嘉靖间，则有直隶赵进、黄流、张节，冀州王国臣，六安顺孙李九畴，望江顺孙龙涌，太湖吕腆，沛县杨冕，颖上王敷政，华亭徐亿，浙江龚县、王晁、孙堪、楼阶、丘叙、吴燧，江西余冠雄、曾柏，福建吴毓嘉、孙炳、丘子能，莆田举人方重杰，山东宫守礼、王选，河南冯金玉、刘一魁，信阳赵谟，孝妇韩氏、安氏，杞县边云鹤，陕西黄骥、张琛、李实，环县赵璋，新会容璠，四川李应麒，嘉定州举人王表，禄丰唐文炳、文蔚，蒙化举人范运吉、黄岩。又有旌表天下孝子鲍灿、陆爻、徐亿等，俱轶其乡里。

隆庆间，则有大兴李彪，静海周一念、周斐，迁安杨腾，松江举人冯行可，新乡张登元，兴业何世锦，崇善何理。

万历间，则有直隶韩锡，深州林基，井陘张民望，清丰侯灿，河间吴应奎，平山举人邢云衢，邳州张缜，直隶华亭杨应祈、高承顺，太湖顾槐，盱眙蒋胪，六安何金，遂安毛存元，

江西余钥、徐信，都昌曹珊，万安刘静，新建樊傲、舒泰，会昌欧于复，鄱阳李岐，奉新周勃，南昌曹必和，湖广贾应进，光化蔡玉、蔡佩，黄冈唐治，浦城徐彪，泉州训导王熿及熿子文升，晋江韦起宗，山东马致远，冠县申一琴、一攀，岳阳王应科，河南侯鹤龄，归德贾洙，密县陈邦宠，舞阳杨愈光，汜水王谦，浙川刘待徵，陕西刘燧，泾阳韩汝复，宁州周大贤，成都后卫杨茂勋，井研曾海，大姚金鲤，蒙化范润，四川孝女解氏。又有马锦、张浩、杜惠、孝女杨氏等，不详邑里。

天启间，则有安州邵桂，枣强先自正，晋州张兰，高邑孙乔，上海张秉介，高淳葛至学，旌德江景宗，山阳张致中，歙县吴荣让、孝童女胡之宪、玉娥，慈谿冯象临，吉水郭元达，宜春钟名扬，峡江黄国宾，临川傅合，万载彭梦瑞，南康杨可幸，万安罗应赏，江西乐安曹希和，安福孝妇王三重妻谢氏，孝感施文星，福建李跃龙，瓯宁陈荣，晋江丘应宾，浦城吴昂，禹城给事中杨士衡，泰安范希贤，曹县王治宁，曲阜孔弘传，德州纪绍尧，闻喜张学孔，陈州郭一肖，虞城吕桂芳，浙川何大缙，华州孙绳祖，梁山李资孝，又有王锡光不详邑里。

崇祯间，则有应天王之卿，故城李华先，仁和沈尚志，江西王之范，福建吴宗烜，山东硃文龙，忻州赵裕心，稷山举人史宗禹，淳化高起凤，云南赵文宿。又有王宅中、任万库、武世捷、孔维章、浦某、褚咸、孙良辅等，不详邑里。皆以孝行旌其门。

其同居敦睦者，则有洪武时龙游夏文昭，四世同居。成化间，霸州秦贵，建德何永敬，蒲圻李 ，句容戴睿，饶阳耿宽，俱七世同居，石首王宗义五世同爨，宿迁张宾八世同爨，安东苏勒，潞城韩锦、李昇，永州唐汝贤，丰城刘志清，俱六世同居。弘治间，密云李琚，合肥郑元，陵川徐梁，安东硃勇，五

世同居，庆都黄钟，定边卫韩鹏，俱六世同居，孝感程昂七世同居，泰州王玉八世同爨。正德间，山阳丁震五世同居。嘉靖间，石伟十一世同居，遂安毛彦恭六世同居。万历间，萧梅七世同居，滁州卢守一，长治仇大，六世同居，先后得节烈贞女二十三人，太平杨乙六累世同居。天启间，南城吴焕八世同居。皆旌曰义门。

其输财助官振济者，则有正统间千户胡文郁，训术李昺，训科刘文胜，吉安胡有初、谢子宽，浮梁范孔孙，榆次于敏，邳州巩得海、岑仲晖、高兴、叶旺、高宗泰，沭阳葛祯，清河王仲英，山阳鲍越，怀远廖冠平、张简，石州张雷，淮安梁辟、李成、俞胜、徐成，潞州李廷玉，罗山王必通，溧阳陆旺，余干舒彦祥，温州李伦、邹有真，四安何仕能、王清。景泰间，江阴陈安常。天顺间，潮阳郭吾，太原栗仲仁，代州李斌。弘治中，归善吴宗益、宗义及宗义子璋。隆庆间，永宁王洁、胥瓚。万历间，少卿吴炯，浙江董钦等，临清张氏，江西胡士琇、丁果、娄世洁、黎金球，山西孙光勋、高自修，亳州李文明，顺义杨惟孝。天启间南城吴焕。崇祯间席本桢等。皆旌为义门，或赐玺书褒劳。

孝义一

郑濂王澄徐允让石永寿钱瑛曾鼎姚玘丘鐸李茂崔敏刘镐顾琇周琬虞宗济等伍洪刘文焕硃煦危贞昉刘谨李德成沈德四谢定住包实夫苏奎章权谨赵绅向化陆尚质鞠祥

郑濂，字仲德，浦江人。其家累世同居，几三百年。七世祖绮载《宋史·孝义传》。六传至文嗣，旌为义门，载《元史·孝友传》。弟文融，字太和，部使者余阙表为东浙第一家。郑氏家法，代以一人主家政。文融卒，嗣子钦继之，尝刺血疗本生父疾。钦卒，弟钜继。钜卒，弟铭当主家政，以兄子渭宗子也，

相让久之，始受事。铭受业于吴莱。铭卒，弟铉继。父丧，恸哭三日，发须尽白。元末兵起，大将数入其境，相戒无犯义门。枢密判官阿鲁灰军夺民财，铉以利害折之，引去。明兵临婺州，铉挈家避，右丞李文忠为扃钥其家，而遣兵护之归。至正中卒，渭继。渭卒，弟濂继。

濂受知于太祖，昆弟由是显。濂以赋长诣京师，太祖问治家长久之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言。”帝称善，赐之果，濂拜赐怀归，剖分家人。帝闻嘉叹，欲官之，以老辞。时富室多以罪倾宗，而郑氏数千指独完。会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命举所知。湜举同郡王应等五人，皆授参议。湜，字仲持，居官有政声。南靖民为乱，诬误者数百家，湜言于诸将，尽释免。居一岁，入覲，卒于京。

十九年，濂坐事当逮，从弟洧曰：“吾家称义门，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诣吏自诬服，斩于市。洧，字仲宗，受业于宋濂，有学行，乡人哀之，私谥贞义处士。

濂卒，弟洪继。二十六年，东宫缺官，命廷臣举孝弟敦行者，众以郑氏对。太祖曰：“其里王氏亦仿郑氏家法。”乃徵两家子弟年三十上者，悉赴京，擢濂弟济与王懃为春坊左、右庶子。后又徵濂弟沂，自白衣擢礼部尚书，年余，致仕。永乐元年入朝，留为故官。未几，复谢去。濂从子干官御史，棠官检讨。他得官者复数人，郑氏愈显。济、棠皆学于宋濂，有文行。

初，洪尝仕元为浙江行省宣使，主家政数年。建文帝表其门，洪朝谢，御书“孝义家”三字赐之。燕兵既入，有告建文

帝匿其家者，遣人索之。洪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于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成化十年，有司奏郑永朝世敦行义，复旌以孝义之门。

自文融至洪，皆以笃行著。文融著《家范》三卷，凡五十八则，子钦增七十则，从子铉又增九十二则，至濂弟涛与从弟泳、澳、湜，白于兄濂、源，共相损益，定为一百六十八则，刊行焉。

王澄，字德辉，亦浦江人。岁俭，出粟贷人，不取其息。有鬻产者，必增直以足之。慕义门郑氏风，将终，集子孙诲之曰：“汝曹能合食同居如郑氏，吾死目瞑矣。”子孙咸拜受教。澄生三子子觉、子麟、子伟，克承父志。子觉生应，即为郑湜所举擢参议者。子伟生勲，即与郑济并擢庶子者。义门王氏之名，遂埒郑氏。

又有王焘者，蕲水人，七世同居，一家二百余口，人无间言。洪武九年十一月，诏旌为孝义之门。

徐允让，浙江山阴人。元末，贼起，奉父安走避山谷间。遇贼，欲斫安颈。允让大呼曰：“宁杀我，勿杀我父！”贼遂舍安杀允让。将辱其妻潘，潘给曰：“吾夫已死，从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则无憾也。”贼许之，潘聚薪焚夫，投烈焰中死。贼惊叹去，安获全。洪武十六年，夫妇并旌。

同时石永寿者，新昌人。负老父避贼，贼执其父将杀之，号泣请代，贼杀永寿而去。

钱瑛，字可大，吉水人。生八月而孤，年十三能应秋试。及长，值元季乱，奉祖本和及母避难，历五六年。遇贼，缚本和，瑛奔救，并缚之。本和哀告赏其孙，瑛泣请代不已，贼怜而两释之。时瑛母亦被执，瑛妻张从伏莽中窥见，即趋出，谓

贼曰：“姑老矣，请缚我。”贼从之，既就缚，掷袖中奚与姑，诀曰：“妇无用此矣。”且行且睨姑，稍远即骂贼不肯行。贼持之急，骂益厉，贼怒，攒刃刺杀之。是定，有司知瑛贤，凡三荐，并以亲老辞。子遂志成进士，官山东佥事。

同时曾鼎，字元友，泰和人。祖怀可、父思立，并有学行。元末，鼎奉母避贼。母被执，鼎跪而泣请代。贼怒，将杀母，鼎号呼以身翼蔽，伤顶肩及足，控母不舍。贼魁继至，悯之，携其母子入营疗治，获愈。行省闻其贤，辟为濂谿书院山长。洪武三年，知县郝思让辟教设学。鼎好学能诗，兼工八分及邵子数学。

姚玘，松江人。元至正中，苗帅杨完者兵入境。玘奉母避于野，阻河不可渡。母泣曰：“兵至，吾誓不受辱。”遂沉于水。玘急投水救之，负母而出。已，数遇盗，中矢，玘佯死伏尸间以免，以奉母过湖、淮。后母疾思食鱼，暮夜无从得，家养一乌，忽飞去攫鱼以归。洪武初，行省闻其贤，辟之，以亲老不就。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元末，父为湖广儒学提举。值兵乱，鐸奉父母播迁，卖药供甘旨。母卒，哀恸几绝。葬鸣凤山，结庐墓侧，朝夕上食如生时。当寒夜月黑，悲风萧瑟，鐸辄绕墓号曰：“儿在斯！儿在斯！”山深多虎，闻鐸哭声避去。时称真孝子。鐸初避寇庆元，从祖父母居故乡者八年，贫不能自存，鐸悉迎养之。有姑年十八，夫亡守节，鐸养之终身。

后有李茂者，澄城诸生也。母患恶疮。茂日吮脓血，夜则叩天祈代。及卒，结庐墓旁，朝夕悲泣。天大雨，惧冲其墓，伏墓而哭，雨止乃已。父卒，庐墓如之。成化二生旌。二子表、森，森为国子生。茂卒，兄弟同庐于墓。弘治五年旌。表子俊亦国子生，表卒，俊方弱冠，庐墓终丧。母卒，亦如初。正德

四年旌。

崔敏，字好学，襄陵人。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为绵竹尹，父子隔绝者三十年。敏依母兄以居。元季寇乱，母及兄俱相失。乱定，入陕寻母不得。由陕入川，抵绵竹，求父冢，无知者。复还陕，访诸亲故，始知父殡所在，乃启攒负骸归。时称崔孝子。

同时刘镐，江西龙泉人。父允中，洪武五年举人，官凭祥巡检，卒于任。镐以道远家贫，不能返柩，居常悲泣。父友怜之，言于广西监司，聘为临桂训导。寻假公事赴凭祥，莫知葬处。镐昼夜环哭，一苍头故从其父，已转入交址。忽暮至，若有凭之者，因得冢所在。刺血验之良是，乃负归葬。

有顾琇者，字季粟，吴县人。洪武初，父充军凤翔，母随行，留琇守丘墓。越六年，母歿。琇奔赴，负母骨行数千里，寢则悬之屋梁，涉则戴之于顶。父释归卒。水浆不入口五日，不胜丧而死。

周琬，江宁人。洪武时，父为滁州牧，坐罪论死。琬年十六，叩阍请代。帝疑受人教，命斩之，琬颜色不变。帝异之，命宥父死，谪戍边。琬复请曰：“戍与斩，均死尔。父死，子安用生为，顾就死以赎父戍。”帝复怒，命缚赴市曹，琬色甚喜。帝察其诚，即赦之，亲题御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

同时子代父死者，更有虞宗济、胡刚、陈圭。宗济，字思训，常熟人。父兄并有罪，吏将逮治。宗济谓兄曰：“事涉徭役，国法严，往必死。父老矣，兄冢嗣，且未有后，我幸产儿，可代死。”乃挺身诣吏，白父兄无所预。吏疑而讯之，悉自引伏。洪武四年竟斩于市，年二十二。刚，浙江新昌人。洪武初，父谪役泗上，以逃亡当死，敕驸马都尉梅殷监刑。刚时方走省，

立河上俟渡。闻之，即解衣泅水而往，哀号泣代。殷悯之，奏闻，诏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圭，黄岩人。父为仇人所讐当死，圭诣阙上章曰：“臣为子不能谏父，致陷不义，罪当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谓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覲官至，播告之，以风励天下。”刑部尚书开济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开侥幸路。”乃听圭代，而戍其父云南。

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言：“太平府民有殴孕妇至死者，罪当绞，其子请代。”章下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妇系二人之命，冤曷由申；犯人当二死之条，律何可贷。与其存犯法之父，孰若全无罪之儿。”诏从其议。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洪武四年进士。授绩谿主簿，擢上元知县。丁外艰，服除，以母老不复仕。推资产与诸弟，而已独隐居养母。有异母弟得罪逃，使者捕弗获，执其母，洪哭诉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吾自当之。”洪曰：“安有子在而累母者。”遂行，竟死于市。

时有刘文焕者，广济人。与兄文辉运粮愆期，当死。兄以长坐，文焕诣吏请代，叩头流血。所司上其状，命宥之，则兄已死矣。太祖特书“义民”二字奖之。

时京师有兄坐法，两弟各自缚请代。太祖遣使问故，同词对曰：“臣少失父，非兄无以至今日。兄当死，弟安敢爱其生。”帝阳许之，而戒行刑者曰：“有难色者杀之，否则奏闻。”两人皆引颈就刃，帝大嗟异，欲并其兄赏之。左都御史詹徽持不可，卒杀其兄。

殊煦，仙居人。父季用，为福州知府。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积岁官吏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季用居官仅五月，亦被

逮，病不能堪，谓煦曰：“吾办一死耳，汝第收吾骨归葬。”煦惶惧不敢顷刻离。时诉枉令严，诉而戍极边者三人，抵极刑者四人矣。煦奋曰：“诉不诉，等死耳，万一父缘诉获免，即戮死无恨。”即具状叩阙。太祖悯其意，赦季用，复其官。

有危贞昉者，字孟阳，临海诸生。父孝先，洪武四年进士。官陵川县丞，坐法输作江浦。贞昉诣阙上疏曰：“臣父絀吏议输作，筋力向衰，不任劳苦，而大母年逾九十，恐染霜露之疾，貽臣父终天之恨。臣犬马齿方壮，愿代父作劳，俾父获归养，死且不朽。”诏从之。贞昉力作不胜劳，阅七月病卒。

刘谨，浙江山阴人。洪武中，父坐法戍云南。谨方六岁，问家人“云南何在？”家人以西南指之，辄朝夕向之拜。年十四，矍然曰：“云南虽万里，天下岂有无父之子哉！”奋身而往，阅六月抵其地，遇父于逆旅，相持号恸。俄父患疯痺，谨告官乞以身代。法令戍边者必年十六以上，嫡长男始许代。时谨未成丁，伯兄先死，乃归家携兄子往。兄子亦弱未能自立，复归悉鬻其产畀兄子，始获奉其父还，孝养终身。

李德成，泲水人。幼丧父。元末，年十二，随母避寇至河滨。寇骑迫，母投河死。德成长，娶妇王氏。抔土为父母像，与妻朝夕事之。方严冬，大雪，水坚至河底。德成梦母曰：“我处水下，寒不得出。”觉而大恸，旦与妻徒跣行三百里，抵河滨。卧水七日，水果融数十丈，恍惚若见其母，而他处坚冻如故。久之，乃归。洪武十九年举孝廉，屡擢尚宝丞。二十七年旌为孝子。建文中，燕兵逼济南。德成往谕令还兵，燕兵不退。德成归，以辱命下吏，已而释之。永乐初复官，屡迁陕西布政使。

沈德四，直隶华亭人。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己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汤进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寻授太常赞礼郎。

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儿亦以割肝愈母疾，与德四同旌。

至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肋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服长子三年。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仗之百，遣戍海南。因命议旌表例。

礼臣议曰：“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医药吁祷，迫切之情，人子所得为也。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冰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制曰：“可。

永乐间，江阴卫卒徐佛保等复以割股被旌。而掖县张信、金吾右卫总旗张法保援李德成故事，俱擢尚宝丞。迨英、景以还，即割股者亦格于例，不以闻，而所旌，大率皆庐墓者矣。

谢定住，大同广昌人。年十二，家失牛。母抱幼子追逐，定住随母后。虎跃出噬其母，定住奋前击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复追啮母颈，定住再击之，虎复去。行数武，虎还啮母足。定住复取石击，虎乃舍去，母子三人并全。永乐十二年，帝召见嘉奖，赐米十石、钞二百锭，旌其门。

先是，洪武中，有包实夫者，进贤人。授徒数十里外，途遇虎，衔衣入林中，释而蹲。实夫拜请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养何？”虎即舍去。后人名其地为拜虎冈。其后，嘉靖中，筠连诸生苏奎章，从父入山，猝遇虎。奎章仓皇泣告，愿舍父食己，虎曳尾徐去。后为岷府教授。

权谨，字仲常，徐州人。十岁丧父，即哀毁，奉母至孝。

永乐四年荐授乐安知县，迁光禄署丞，以省侍归。母年九十终，庐墓三年，致泉涌免驯之异。有司以闻，仁宗命驰驿赴阙，出其事状，令侍臣朗诵大廷，以示百僚，即拜文华殿大学士。谨辞，帝曰：“朕擢卿以风天下为子者，他非卿责也。”寻扈从皇太子监国南京。宣宗嗣位，以疾乞归，改通政司右参议，赐白金文绮致仕。子伦，举永乐中乡试。养亲二十年，亲终不仕。伦子宇，父母卒，皆庐墓。成化十二年亦获旌。

赵绅，字以行，诸暨人。父秩，永乐中为高邮州学正，考满赴京，至武城县堕水。绅奋身下救，河流湍悍，俱不能出。明日尸浮水上，绅两手抱父臂不释。宣德五年旌其门。

有向化者，静海卫人。父上为卫指挥，堕海死。化号泣求尸不得，亦投于海。忽父尸浮出，衣服尽脱。天方晴霁，雷雨骤作。既息，化首顶父衣，浮至一处。众异而收葬之。

陆尚质者，山阴人。父渡江遇风，飘舟将入海。尚质自崖见之，即跃入涛中，欲挽舟近岸。父舟获济，而尚质竟溺死。里人呼其处为陆郎渡。

魏祥，字景德，永平人。永乐中，父亮为金山卫百户。祥年十四，被倭掠。国王知为中国人，召侍左右，改名元贵，遂仕其国，有妻子，然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屡讽王入贡。宣德中，与使臣偕来，上疏言：“臣夙遭俘掠，抱衅痛心，流离困顿，艰苦万状。今获生还中国，夫岂由人。伏乞赐归侍养，不胜至愿。”天子方怀柔远人，不从其请，但许给驿暂归，仍还本国。祥抵家，独其母在，不能识，曰：“果吾儿，则耳阴有赤痣。”验之信，抱持痛哭。未几别去，至日本，启以帝意。国王允之，仍令入贡。祥乃复申前请，诏许袭职归养。母子相失二十年，又有华夷之限，竟得遂其初志，闻者异之。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孝义二

王俊 刘准 杨敬 石鼐 任镗 史五常 周敖 郑荣瑄 叶文荣
 傅欉 杨成章 谢用 何竟 王原 黄玺 归钺 族子绣 何麟 孙清
 宋显章 李豫 刘宪 罗璋等 容师偃 刘静 温钺 俞孜 张震
 孙文 崔鉴 唐俨 丘绪 张钧 张承相等 王在复 王抃等 夏子孝
 阿寄 赵重华 谢广 王世名 李文咏 王应元等 孔金 子良
 杨通照 弟通杰 浦邵等 张清雅 白精忠等

王俊，城武人。父为顺天府知事。母卒于官舍，俊扶柩还葬，刈草莱为茆舍，寝处茆侧。野火延岫将及，俊叩首恸哭，火及茆树而止。正统三年被旌。

刘准者，唐山诸生。父丧，庐墓。冬月野火将及冢树，准悲号告天，火遂息。正统六年旌表。

杨敬者，归德人。父歿于阵，为木主招魂以葬。每读书至战阵之事，辄陨涕不止。母歿，柩在堂。邻家失火，烈焰甚迫，敬抚柩哀号，风止火灭。正统十三年旌表。

石鼐，浑源诸生。父歿，庐墓。墓初成，天大雨，山水骤涨。鼐仰天号哭，水将及墓，忽分两道去，墓获全。弘治五年旌表。

任镗，夏邑人。嫡母卒，庐于墓。黄河冲溢，将啮茆域。镗伏地号哭，河即南徙。嘉靖二十五年旌表。

史五常，内黄人。父萱，官广东佥事。卒，葬南海和光寺

侧。五常方七岁，母携以归。比长，奉母至孝，常恨父不得归葬。母语之曰：“尔父杉木椽内，置大钱十，尔谨志之。”母歿，庐墓致毁，既终丧，往迎父椽。时相去已五十年，寺没于水久矣。五常泣祷，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发地，果得父椽，内置钱如母言，乃扶归，与母合葬，复庐墓侧。正统六年旌表。

周敖，河州卫军家子也。正统末，闻英宗北狩，大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诸生路方读书别墅，闻父死，恸哭奔归，以头触庭槐亦死。乡人异之，闻于州。知州躬临其丧，赙麦四十斛、白金一斤。路妻方氏，厉志守节，抚子堂成立，后为知县。

郑讷，石康人。父赐，举人，兄讷，进士。天顺中，母为瑶贼所掠。讷年十六，挺身入贼垒，给之曰：“吾欲丐吾母，岂惜金，第金皆母所瘞，愿代母归取之。”贼遂拘讷而释母，然其家实无金也，讷遂被杀。廉州知府张岳建祠祀之。

荣瑄，琼州人。三岁而孤，与兄琇并以孝闻。天顺四年，土贼据琼城，瑄兄弟扶母走避。遇贼，琇谓瑄曰：“我以死卫母，汝急去。”瑄从之，琇与母遂陷贼中。官军至，琇被执。主将将杀琇，瑄趋至，叩头流血，泣请曰：“兄以母故陷贼，母老家贫，恃兄为命，愿杀瑄存兄养母。”主将不察，竟杀瑄。

后有叶文荣，海宁人。弟杀人论死，母日悲泣不食。文荣谓母曰：“儿年已长，有子，请代弟死。”遂诣官服杀人罪，弟得释，而文荣坐死。

傅楫，字定济，泉州南安人。祖凯，父浚，并进士。为部郎。楫年十六举乡试，二十成进士。弘治中，授行人，出行襄府。半道闻母病，请入京省视再往竣事。礼部尚书刘春曰：“无害于若，而可教孝。”奏许之。浚后迁山东盐运司同知。娶继妻，私其二奴。浚闻将治之，遂暴卒。楫心疑未发，奴遽亡去。久之，侦一奴逃德化县，佣巨姓家。楫微行往伺奴出，袖

铁椎击杀之，而其一不可迹矣。櫟不欲见继母，葬父毕，号恸曰：“父仇尚在，何以为人！”乃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间，蓬首垢面，饥寒风雨，不知就避。亲戚故人率目之为狂，櫟终不自明也。子焘卒，不哭。或诘之，则垂涕曰：“我不能为子，敢为父乎！”继母卒，乃归。盖自废自罚者三十五年，又十五年而卒。

杨成章，道州人。父泰，为浙江长亭巡检。妻何氏无出，纳丁氏女为妾，生成章。甫四岁，泰卒。何将扶柩归，丁氏父予之子，而夺其母。母乃剪银钱与何别，约各藏其半，俟成章长授之。越六年，何临歿，授成章半钱，告之故。成章呜咽受命。既冠，娶妇月余，即执半钱之浙中寻母。母先已适东阳郭氏，生子曰珉，而成章不知也。遍访之，无所遇而还。弘治十一年，东阳典史李绍裔以事宿珉家。珉母知为道州人，遣珉问成章存否，知成章已为诸生，乃令珉执半钱觅其兄。会有会稽人官训导者，尝设教东阳，为珉师，与成章述珉母忆子状。成章亦往寻母，遇珉于江西舟次。兄弟悲且喜，各出半钱合之，益信，遂俱至东阳，母子始相聚。自是成章三往迎母不遂，弃月廩，赴东阳侍养。及母卒，庐墓三载始返。至嘉靖十年，成章以岁贡入都，珉亦以事至，乃述成章寻亲事，上之吏部，请进一官。部臣言：“成章孝行，两地已勘实，登之朝覲宪纲，珉言非谬。昔硃寿昌弃官寻母，宋神宗诏令就官。今所司知而不能荐，臣等又拘例而不请旌，真有愧于古谊。请量授成章国子学录，赐珉花红羊酒。”制曰：“可。”

谢用，字希中，祁门人。父永贞。生母马氏方妊，永贞客外，嫡母汪氏妒而嫁之，遂生用。永贞还，大恨，抱用归，寄乳邻媪。汪氏收而自鞠之，逾年亦生子，均爱无厚薄。用既冠，始知所生。密访之，则又改适，不知其所矣。用遍觅几一载。

一夕宿休宁农家，有寡姬出问曰：“若为谁？”用告以姓名，及寻母之故。曰：“若母为谁？”曰：“马氏。”曰：“若非永贞之子乎？”曰：“然。”媪遂抱用曰：“我即汝母也。”于是母子相持而哭，时弘治十五年四月也。用归告父，并其同母弟迎归，居别室。孝养二母，曲尽其诚。后汪感悔，令迎马同居，讫无间言。永贞卒，用居丧以孝闻。邻人失火，延数十家，将至用舍，风反火息。用时为诸生，督学御史廉其孝，列之德行优等，月廩之。

何竟，字邦植，萧山人。父舜宾，为御史，谪戍广西庆远卫，遇赦还。好持吏短长。有邹鲁者，当涂人。亦以御史谪官，稍迁萧山知县，贪暴狡悍。舜宾求鲁阴事讦之，两人互相猜。县中湘湖为富人私据，舜宾发其事于官，奏核之。富人因奏舜宾以戍卒潜逃，擅自冠带。章并下所司核治。鲁隐其文牒，诡言舜宾遇赦无验，宜行原卫查核。上官不可，驳之。会舜宾门人训导童显章为鲁所陷论死，下府覆验，道经舜宾家，入与谋。鲁闻之，大诟曰：“舜宾乃敢窜重囚。”发卒围其门，辄捕舜宾，径解庆远。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余干，宿昌国寺，夜以湿衣闭其口，压杀之。鲁复捕舜宾妻子。竟与母逃常熟，匿父友王鼎家。一已而鲁迁山西佥事，将行。竟乃潜归与族人谋，召亲党数十人饮之酒，为舜宾称冤。中坐，竟出叩首哭以请，皆踊跃愿效命。乃各持器伏道旁，伺鲁过，竟袖铁捶奋击，驹从骇散。仆其舆，裸之，杖齐下，矐两目，须发尽拔。竟拔佩刀砍其左股，必欲杀之，为众所止。乃与鲁连锁赴按察司，而预令族父泽走阙下诉冤。佥事萧翀故党鲁，严刑讯竟。竟大言曰：“必欲杀我，我非畏死者。顾人孰无父母，且我已讼于朝，非公辈所得擅杀。”噬臂肉掷案上，含血嚙翀面，一堂皆惊。

会竟疏已上，遣刑部郎中李时、给事中李举，会巡按御史

邓璋杂治。诸人持两端，拟鲁故屏人衣食至死，竞部民殴本属知县笃疾，律俱绞，余所逮数百人，拟罪有差。竞母硃氏复挝登闻鼓诉冤，鲁亦使人驰诉，乃命大理寺正曹廉会巡按御史陈铨覆治。廉曰：“尔等何殴县官？”竞曰：“竞知父仇，不知县官，但恨未杀之耳。”廉以致死无据，遣县令揭棺验之。验者报伤，而解役任宽慷慨首实，且出舜宾临命所付血书。于是众皆辞伏，改拟鲁斩，竞徒三年。法司议竞遣戍，且曰：“鲁已成笃疾，竞为父报仇，律意有在，均俟上裁。”帝从其议，戍竞福宁卫，时弘治十四年二月也。后武宗登极肆赦，鲁免死，竞赦归，又九年卒。竞自父歿至死，凡十六年，服衰终其身。

王原，文安人。正德中，父珣以家贫役重逃去。原稍长，问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悲恻。乃设肆于邑治之衢，治酒食舍诸行旅。遇远方客至，则告以父姓名、年貌，冀得父踪迹。久之无所得。既娶妇月余，跪告母曰：“儿将寻父。”母泣曰：汝父去二十余载，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氓耳，流落何所，谁知名者？无为父子相继作羁鬼，使我无依。”原痛哭曰：“幸有妇陪母，母无以儿为念，儿不得父不归也。”号泣辞母去，遍历山东南北，去来者数年。

一日，渡海至田横岛，假寐神祠中，梦至一寺，当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惊觉。原告之梦，请占之。老父曰：若何为者？”曰：“寻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脍也。求诸南方，父子其会乎？”原喜，谢去，而南俞洛、漳，至辉县带山，有寺曰梦觉，原心动。天雨雪，寒甚，卧寺门外。及曙，一僧启门出，骇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寻父而来。”曰：“识之乎？”曰：“不识也。”引入禅堂，怜而予之粥。珣方执爨灶下，僧素知为文安人，谓之曰：“若同里有少年来寻父者，若倘识其人。”珣

出见原，皆不相识，问其父姓名，则王珣也。珣亦呼原乳名。相抱持恸哭，寺僧莫不感动。珣曰：“归告汝母，我无颜复归故乡矣。”原曰：“父不归，儿有死耳。”牵衣哭不止。寺僧力劝之，父子相持归，夫妻子母复聚。后原子孙多仕宦者。

黄玺，字廷玺，余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归。玺出求之，经行万里，不得踪迹。最后至衡州，祷南岳庙，梦神人授以“缠绵盗贼际，狼狽江汉行”二句。一书生告之曰：“此杜甫《舂陵行》诗也，舂陵今道州，曷往寻之。”玺从其言，既至，无所过。一日入厕，置伞道旁。伯震适过之曰：此吾乡之伞也。“循其柄而观，见有“余姚黄廷玺记”六字。方疑骇，玺出问讯，则其兄也，遂奉以归。

归钺，字汝威，嘉定县人。早丧母。父娶继妻，有子，钺遂失爱。父偶挞钺，继母辄索大杖与之，曰：“毋伤乃翁力也。”家贫，食不足，每炊将熟，即譏譏数钺过，父怒而逐之，其母子得饱食。钺饥困，匍匐道中。比归，父母相与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贼耳。”辄复杖之，屡濒于死。及父卒，母益摈不纳，因贩盐市中，时私其弟，问母饮食，致甘鲜焉。正德三年，大饥，母不能自活。钺涕泣奉迎，母内自惭不欲往，然以无所资，迄从之。钺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饥色。弟寻卒，钺养母终其身，嘉靖中卒。族子绣，亦贩盐，与二弟纹、纬友爱。纬数犯法，绣辄罄赀护之，终无愠色。绣妻殊，制衣必三袭，曰：“二叔无室，岂可使郎君独暖耶？”里人称为归氏二孝子。

何麟，沁水人，为布政司吏。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门闭，不得入。怒而还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启门者，巡抚以下皆大惧。麟曰：“朝廷未知主名。请厚贿中官，麟与俱往。即圣怒不测，麟一身独当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

晋阳，司城门者实臣麟一人，他官无预也。臣不能启门迎驾，罪当万死。但陛下轻宗庙社稷而事巡游，且易服微行，无清道警蹕之诏，白龙鱼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汉光武夜猎，至上东门，守臣郅恠拒弗纳，光武以恠能守法而赏之。今小臣欲守郅恠之节，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诛。臣恐天下后世以为臣之不幸不若郅恠，陛下宽仁之量亦远逊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释还，余不问。巡抚以下郊迎，礼敬之。

孙清，睢阳诸生也。幼孤，事母孝。母歿未葬，流贼入其境，居民尽逃，清独守柩不去。贼两经其门，皆不入，里人多赖以全。正德九年四月，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贵奏闻，并言：“清同邑徐仪女雪梅、严清女锐儿皆不受贼污，愤骂见杀。沭阳诸生沈麟以知府刘祥、县丞程俭为贼所执，挺身诣贼，开陈利害，愿以身代。贼义之，二人获释。凡此义烈，有关风化，宜如制旌表。”章下礼官。先是，八年二月，山东巡按御史张璿奏，贼所过州县，有子救父，妇卫夫，罹贼兵刃者，凡百十九人，皆宜旌表。时傅珪代费宏为礼部，言：“所奏人多费广。宜准山西近例，于所在旌善亭侧，建二石碑，分书男妇姓名、邑里及其孝义、贞烈大略，以示旌扬，有司量给殓殮费。厥后地方有奏，悉以此令从事。”帝可之。至是，良贵奏下，刘春代珪为礼部，竟不请旌，但用珪前议，并给银建坊之令亦不复行，而旌善之意微矣。

当是时，濮州诸生宋显章、浙川诸生李豫，皆以孝行著闻，流贼过其门不敢犯，里人亦多赖以全。而显章之死也，其妻辛氏自缢以殉。知州李缙为建孝节坊，并祠祀。嘉靖七年，豫独被旌。

刘宪，灵石诸生也。父先亡。母年七十余，两目俱瞽，宪奉事惟谨。正德六年，流贼入城，宪负母避之城外。贼追至，

欲杀母，宪哀告曰：“宁杀我，毋害我母。”贼乃释之，行至岭后，宪竟为他贼所杀。贼纵火焚民居，独宪宅随焚随灭。同时罗璋，遂宁诸生。大盗乱蜀中，母为贼所获，璋手挺长枪，连毙三贼，贼舍母去。后贼追至，璋力捍贼，久之力疲，竟被执。贼愤甚，剜心剖肝，裂其尸。并正德中旌表。有李壮丁者，安定县人。嘉靖中，北寇入犯，从父母奔避山谷。遇贼缚母去，壮丁取石奋击，母得脱。前行复遇五贼，一贼缚其母，母大呼曰：“儿速去，毋顾我！”壮丁愤，手提铁器击仆贼，母得逃，而壮丁竟为贼所杀。正德中，贼掠巨鹿，执赵智、赵慧之母，将杀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愿杀我。”慧亦至，泣曰：“兄年长，愿留养母而杀我。”智方与争死，而母复请曰：“吾老当死，乞留二子。”群贼笑曰：“皆好人也。”并释之。

容师偃，香山人。父患瘫痪，扶持不离侧。正德十二年，寇掠其乡，师偃负父而逃。追者急，父麾使遁，泣曰：“父子相为命，去将安之。”俄被执，贼灼其父，师偃号泣请代。贼从之，父得释，而师偃焚死。后有刘静者，万安诸生。嘉靖间，流贼陷其县，负母出奔。遇贼，将杀母，静以身翼蔽求代死。贼怒，攒刃杀之，犹抱母不解，尸阅七日不变。万历元年旌表。又有温钺者，大同人。父景清有胆力。嘉靖三年，镇兵叛，杀巡抚张文锦。其后，巡抚蔡天佑令景清密捕首恶，戮数人，其党恨之。十二年复叛，杀总兵李瑾，因遍索昔年为军府效命者。景清深匿不出，遂执钺及其母王氏以去，令言景清所在。钺曰：“尔欲杀我父，而使我言其处，是我杀父也。如仇不可解，则杀我舒愤足矣。”贼不听，逼母使言，母大骂不辍。贼怒，支解以休钺。钺大哭且骂，并被杀。事平，母子并获旌。

俞孜，字景修，浙江山阴人。为诸生，敦行谊。嘉靖初，父华充里役，解流人徐鐸至口外。鐸毒杀华，亡走。孜扶柩归，

誓必报仇，纵迹数十郡不可得。后闻已还乡，匿其甥杨氏家。乃结力士十数人，佯为卖鱼，往来侦伺，且谒知府南大吉乞助。大吉义之，遣数健卒与俱，夜半骤率卒入杨氏家，呼鐸出见，缚送于官，置诸法。孜自是不复应举，养继母以终。

有张震者，余姚农家子也。生周岁，父为人所陷将死，啮震指语曰：“某，吾仇也，汝勿忘。”震长而指疮不愈，母告以故，震誓必报。其友谓曰：“汝力弱，吾为汝杀之。”未几，仇乘马出，友以田器击之，即死。震喜，走告父墓。已而事发，有司伤其志，减死论戍，遇赦归。孙文，亦余姚人也。幼时，父为族人时行箠死。长欲报之，而力不敌，乃伪与和好，共武断乡曲。时行坦然不复疑。一日，值时行于田间，即以田器击杀之。坐戍，未几，遇赦获释。

崔鉴，京师人。父嗜酒狎娼，召与居。娼恃宠，时时陵鉴母，父又被酒，数侮辱之。一日，娼恶言詈母，母复之，娼遂击败母面。母不胜愤，入室伏床而泣，将自尽。鉴时年十三，自学舍归，问之，母告以故。鉴曰：“母无死。”即走至学舍，挟刃还。娼适扫地，且扫且詈。鉴拔刃刺其左胁，立毙，乃匿刃牖下，亡走数里，忽自念曰：“父不知我杀娼，必累我母。”急趋归，父果诉于官，将絜其母矣。鉴至，告捕者曰：“此我所为，非母也。”众见其幼，不信。鉴曰：“汝等不信，请问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众乃释母，絜鉴置狱。事闻，下刑部讞。尚书闻渊等议，鉴志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难拘常律。帝亦贷其罪。

唐俨，全州诸生也。父廕，郴州知州，归老得危疾。俨年十二，潜割臂肉进之，疾良已。及父歿，哀毁如成人。其后游学于外，嫡母寝疾。俨妻邓氏年十八，奋曰：“吾妇人，安知汤药。昔夫子以臂肉疗吾舅，吾独不能疗吾姑哉？”于是割肋

肉以进，姑疾亦愈。俨闻母疾，驰归，则无恙久矣，拜其妻曰：此吾分也，当急召我，何自苦如此！”妻曰：“子事父，妇事姑，一也。方危急时，召子何及。且事必待子，安用妇为。”俨益叹异。嫡母歿二十年，而生母歿，俨庐墓三年。嘉靖四年贡至京，有司奏旌其门。

丘绪，字继先，鄞县诸生也。生母黄，为嫡余所逐，适江东包氏。未几转适他所，遂不复相闻。绪年十五，父歿，事余至孝。余疾，谨奉汤药，不解衣带者数月。余重感其孝，病革，与诀曰：“我即死，汝无忘若母。”时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梦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鰲寺前。”觉而识之。次日，与一人憩于途，诘之，则包氏故养马廐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卫矣。”绪姊婿谒选在京，遗书嘱访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于邸门者，其声类鄞人，叩之，即周平也，言黄已适台州李副使子。绪得报，即之台，而李已歿，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绪彷徨掩泣于道，有伤之者，导谒老媒妁王四，曰已再适仙居吴义官。吴，仙居巨族也。绪至，历矚数十家，无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吴秉朗家，语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闻所留者异乡人也，恚而咻之。生告以绪意。叔母者，黄故主母也，颇忆前事，然不详所往。呼旧苍头问之，云金鰲寺前，去岁经之，棺已殡寺旁矣。绪以其言与梦合，信之，行且泣，牛触之坠于沟，则舆夫马长之门也。骇而出，问所从来。绪以情告。长曰：“吾前舆一妇至缙云苍岭下，殆是也。”舆绪至其处。绪遍物色，无所遇，俚伥行委巷中。一媪立门外，探之，知为鄞人，告以所从来。媪亦转询丘氏耗，则绪母也。抱持而哭，闾里皆感动。寺旁棺者，盖其妣氏云。所适陈翁，贫而无子，且多负。绪还取金偿之，并迎翁以归，备极孝养。嘉靖十四年，知县赵民顺入覲，疏闻于朝，

获旌表。

张钧，石州人。父赦，国子生。以二亲早亡，矢志不仕，隐居城北村。钧，正德末举于乡。以亲老亦不仕，读书养亲，远近皆称其孝。嘉靖二十年，俺答犯石州。钧虑父遭难，自城中驰一骑号泣赴救。寇射中其肩，裹疮疾驰，至则父已被杀。钧陨绝，尽舐父血，水浆不入口三日，不胜悲痛而卒。越二年，有司上其状，获旌。是时杀掠甚惨，石州为亲死者十一人，而张丞相、于博、张永安尤著。丞相少孤，及长为诸生，养母二十余年，以孝闻。寇至，负母出逃，为所得，叩头号泣，乞免其母。寇怒，并杀之，抱母首死。博二岁而孤，奉母尽孝。寇抵城下，博方读书城中。母居村舍，亟下城号泣求母。母已被执，遇诸途，博取石奋击寇。寇就剖其心，母得逸去，年止十有八。永安，石州吏也。父为寇所逐，永安持挺追击之，伤二贼，趣父逸去，而身自后卫之，被数十创死。与钧同被旌。有温继宗者，沁州诸生。父卒，不能葬，日守柩哀泣。嘉靖二十一年，寇入犯，或劝出城避难，以父殡不肯去。寇至，与叔父渊等力御，击伤一贼，中矢死柩旁，渊等皆死。亦与钧同被旌。

王在复，太仓人。年二十一，从父读书城外。倭寇入犯，父子亟奔入城。父体肥不能速行，中道遇贼，遂相失。在复走二里许，展转寻父。闻父被执，急趋贼所，叩头求免。贼不听，拔刃拟其父，在复以身蔽之，痛哭哀求。贼怒，并杀之，两首坠地，而手犹抱父不释。时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也。当是时，倭乱东南，孝子以卫父母见杀者甚众，其得旌于朝者，在复及黄岩王菟、慈谿向叙、无锡蔡元锐、丹徒殷士望。菟随父显避贼。显被执，将杀之。菟亟趋前请代，贼遂杀菟而释显。叙为慈谿诸生。倭入寇，以县无城，掖母出避。遇贼，踣叙而斫其母，叙急起抱母颈，大呼曰：“宁杀我，毋杀我母！”贼如其言，

母获全。俱嘉靖三十五年旌表。元锐，无锡人，与弟元鐸并孝友。倭犯无锡，入元锐家，兄弟急扶父升屋避匿。而元锐为贼执，令言父所在，坚不从，遂见杀。元鐸不知兄死，明日持重货往赎，并见杀。嘉靖三十八年旌表。士望，丹徒人，事亲孝。倭犯京口，父被掠，士望请代死。贼笑而试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贼两释之。嘉靖四十三年旌表。其他未及旌表者，又有陈经孚、龚可正、伍民宪。经孚，平阳人。倭至，负母出逃，遇贼索母珥环，欲杀之。经孚以身翼蔽，贼怒，挥刃截耳及肩而死，手犹抱母颈不解。可正，嘉定诸生。负祖母避贼，天雨泥泞，猝遇贼。贼恶见妇人，欲杀其祖母，叱可正去。可正跪泣请代，贼不从。可正以身覆祖母，贼并杀之。民宪，晋江人。扶父避难，遇贼，长跪哀告曰：“勿惊我父，他物任取之。”贼不听，竟杀其父。民宪愤，挺身杀二贼，伤数贼。贼至益多，断民宪右手。卧草中，犹一手执戈，呼其父三日而绝。

夏子孝，字以忠，桐城人。六岁失母，哀哭如成人。九岁父得危疾，祷天地，刲股六寸许，调羹以进，父食之顿愈。翌日，子孝痛创，父诘其故，始知之。里老以闻于官，知府胡麟先梦王祥来谒，诘旦而县牒至，诧曰：“孺子其祥后身耶？”召见，易其旧名“恩”曰“子孝”。督学御史胡植即令入学为诸生，月廪之。麟复属贡士赵简授之经。嘉靖末，父卒，庐墓，独居荒山，身无完衣，形容槁瘁。后历事王畿、罗汝芳、史桂芳、耿定向，获闻圣贤之学。定向为督学御史，将疏闻于朝，固辞曰：“不肖不忍以亡亲贾名。”乃止。将死，命其子曰：“葬我父墓侧。”

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析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阿寄，时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老仆何益。”寄叹曰：“主谓我不若牛马耶！”

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尽脱簪珥，得白金十二两，异寄。寄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致矣。”历二十年，积资巨万，为寡妇嫁三女，婚二子，赀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二子，输粟为太学生。自是，寡妇财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谓寡妇曰：“老奴牛马之报尽矣。”出枕中二籍，则家钜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可世守也。”既歿，或疑其有私，窃启其篋，无一金蓄。所遗一姬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

赵重华，云南太和人。七岁时，父廷瑞游江湖间，久不返。重华长，谒郡守请路引，榜其背曰：“万里寻亲。”别书父年貌、邑里数千纸，所历都会州县遍张之。西祷武当山，经太子岩，岩阴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赵廷瑞朝山至此。”重华读之，恸曰：“吾父果过此，今吾之来月日正同，可卜相逢矣。”遂书其后曰：“万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赵廷瑞之子重华，寻父至此。”久之竟无所遇。过丹阳，盗攫其资，所遗独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问其故，笑曰：“汝父客无锡南禅寺中。”语讫忽不见。重华急趋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与恸哭。留数日，乃还云南。

是时，有谢广者，祁门人。父求仙不返，广娶妇七日即别母求父，遇于开封逆旅中。父乘间复脱去。广跋涉四方者垂二十年，终不得父，闻者哀之。

王世名，字时望，武义人。父良，与族子俊同居争屋，为俊殴死。世名年十七，恐残父尸，不忍就理，乃佯听其输田议和。凡田所入，辄易价封识。俊有所馈，亦佯受之。而潜绘父像悬密室，绘己像于旁，带刀侍，朝夕泣拜，且购一刃，铭“报仇”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阕，为诸生。及生子数月，谓母妻曰：“吾已有后，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归，世名挺

刃迎击之，立毙。出号于众，入白母，即取前封识者诣吏请死。时万历九年二月，去父死六年矣。知县陈某曰：“此孝子也，不可置狱。”别馆之，而上其事于府。府檄金华知县汪大受来讯。世名请死，大受曰：“检尸有伤，尔可无死。”曰：“吾惟不忍残父尸，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归辞母乃就死。”许之。归，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遗也。以父之遗为父死，虽离母，得从父矣，何憾。”顷之，大受至，县人奔走直世名者以千计。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将开视之。世名大恸，以头触阶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观者咸为陨涕，乃令舁柩去，将白上官免检尸，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无君，何以生为。”遂不食而死。妻俞氏，抚孤三载，自缢以殉，旌其门曰孝烈。

李文咏，昆山诸生。父大经，沂水知县。万历二十七年，父寝室被火。文咏突入，将父抱出，而榱栋尽覆，父子俱焚死。火息，入视，尸犹覆其父，父存全体，文咏但余一股。

王应元，武隆人。力农养父。父醉卧，家失火。应元自外趋烈焰中，竟不能出，抱父死。

唐治，黄冈人。父柩在堂，邻居火，治尽出资财募人舁柩，人各自顾，无应者。或挽之出，泣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后堂岿然独存，柩亦无恙，而治竟熏灼伏柩死。万历中旌表。

许恩，蕲水人。夜半邻家失火，恩惊出，遍寻母不得，复突入，遂与母俱焚。

冯象临，慈谿诸生。家被火，遍觅父母，烟焰弥空，迷失庭户。象临大呼，初得母，即从火中负出。再入负父，并挟一弟以出，半体已焦烂。闻妹尚留卧内，母号呼，将自入，亟止之，触烈焰携妹出，竟灼烂而死。事闻，赐旌。

后有龚作梅者，陈州人。年十七，父母俱亡，殡于舍。闯贼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

孔金，山阳人。父早亡，母谢氏，遗腹三月而生金。母为大贾杜言逼娶，投河死。金长，屡讼于官，不胜。言行贿欲毙金，金乃乞食走阙下，击登闻鼓诉冤，不得达。还墓所，昼夜号泣。里人刘清等陈其事于府，知府张守约异之，召闾族媒氏质实，坐言大辟。未几守约卒，言夤缘免。金复号诉不已，被箠无完肤。已而抚按理旧牒，仍坐言大辟，迄死狱中。金子良亦有孝行，父病，刲股为羹以进，旋愈。比卒，庐墓哀毁。万历四十三年，父子并得旌。

杨通照、通杰，铜仁人。母周氏有疾，兄弟争拜祷，求以身代。阅三年，不入内室。万历三十六年，群苗流劫，至其家，母被执去。二人追斗数十里，被伤不顾。至鬼空溪，见贼縶母，大骂，声震山谷，横击万众中，为贼所磔死。通照年二十五，通杰年二十二。泰昌元年，巡抚李耘、巡按史永安上其事，旌曰双孝之门。

时无锡民浦邵，贼缚其父虞，将杀之。邵以首迎刃而死，父得免。宁化民林上元，贼掠其继母李氏出城，上元从城上持枪一跃而下，直奔贼垒，刺死二人。贼避其锋，立出李氏，因引去，城赖以全。皆万历四十三年旌。

崇祯七年，流贼陷竹谿，执知县余霄将杀之。子诸生伯麟请代，乃免。

张清雅，潜山人。家贫，力学养亲。崇祯十年，张献忠来犯。清雅以父年老卧病，守之不去。无何，父卒。敛甫毕，贼入其家，疑棺内藏金银，欲剖视之。清雅据棺哀泣，贼断其手，仆地。幼子超艺年十六，号哭求代。贼复砍之，父子俱死，而棺得不剖。仆云满，具两棺敛之，亦不食死。

时有白精忠者，颍州人。五岁而孤，母袁氏抚之。家贫，母食糠核，而以精者哺儿。精忠知之，每餐必先啖其恶者。天启中，举于乡。崇祯八年，流贼陷颍州，家人劝逃匿。精忠以母年老，不忍独去，遂遇害。

州有檀之槐者，护母柩下去。与贼格斗，杀数人，被磔死。

又有李心唯，素敦孝行。贼至，泣守母丧。贼掠其室，将缚之，不出，被杀。子果，见父死，厉声骂贼，贼又杀之。

有余承德者，无为人。崇祯十五年，流贼突至，掖其祖母刘氏、母魏氏及妻杨氏、妹玉女出避。祖母、母行迟，为盗所获，欲刃之。承德号呼救护，并遇害。杨氏见之，急投河死。贼将犯玉女，玉女大骂，坚不从，寸磔而死。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隐逸

韩愈言：“《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而《蛊》之上九曰‘高尚其事’，由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浹，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瑰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由是观之，世道升降之端，系所遭逢，岂非其时为之哉。凡征聘所及，文学行谊可称者，已散见诸传。兹取贞节超迈者数人，作《隐逸传》。

张介福 倪瓚 徐舫 杨恒 陈洄 杨引 吴海 刘闵 杨黼 孙一元
沈周 陈继儒

张介福，字子祺，自怀庆徙吴中。少受学于许衡。二亲早终，遂无仕进意。家贫，冬不能具夹襦，或遗以紵絮，不受，纤介必以礼。张士诚入吴，有卒犯其家，危坐不为起。刀斫面，仆地，醒复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为异物，走去。介福恐发其先墓，往庐焉。士诚闻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问，答曰：“无乐乱，无贪天祸，无忘国家。”馈之，力辞。已，病革，谓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无污于时，庶几

哉。”遂卒。

倪瓚，字元镇，无锡人也。家雄于赀，工诗，善书画。四方名士日至其门。所居有阁曰清閼，幽迥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居士。时与客觞咏其中。为人有洁癖，盥濯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求缣素者踵至，瓚亦时应之。至正初，海内无事，忽散其赀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兵兴，富家悉被祸，而瓚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独不罹患。张士诚累欲钩致之，逃渔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币乞画，瓚又斥去。士信恚，他日从宾客游湖上，闻异香出葭苇间，疑为瓚也，物色渔舟中，果得之。扶几毙，终无一言。及吴平，瓚年老矣，黄冠野服，混迹编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徐舫，字方舟，桐庐人。幼轻侠，好击剑、走马、蹴鞠。既而悔之，习科举业。已，复弃去，学为歌诗。睦故多诗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元秀，号睦州诗派，舫悉取步聚之。既乃游四方，交其名士，诗益工。行省参政苏天爵将荐之，舫笑曰：“吾诗人耳，可羁以章绂哉。”竟避去。筑室江皋，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翛然若与世隔，因自号沧江散人。宋濂、刘基、叶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桐江，忽有人黄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且语侵之。基望见，急延入舟中。琛、溢竞欢谑，各取冠服服之，欲载上黟川，其人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识，以问。基曰：“此徐方舟也。”濂因起共欢笑，酌酒而别。舫诗有《瑶林》、《沧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于家。

杨恒，字本初，诸暨人。外族方氏建义塾，馆四方游学士，恒幼往受诸经，辄领其旨要。文峻洁，有声郡邑间。浦江郑氏

延为师，阅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棕冠，披羊裘，带经耕烟雨间，啸歌自乐，因自号白鹿生。太祖既下浙东，命栾凤知州事。凤请为州学师，恒固让不起。凤乃命州中子弟即家问道。政有缺失，辄贻书咨访。后唐鐸知绍兴，欲辟起之，复固辞。宋濂之为学士也，拟荐为国子师，闻不受州郡辟命，乃已。恒性醇笃，与人语，出肺肝相示。事稍乖名义，辄峻言指斥。家无儋石，而临财甚介，乡人奉为楷法焉。

时有陈洄者，义乌人。幼治经，长通百家言。初欲以功名显，既而隐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复与尘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号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适。宋濂俱为之传。

杨引，吉水人。好学能诗文，为宋濂、陶安所称。驸马都尉陆贤从受学，入朝，举止端雅。太祖喜，问谁教者，贤以引对，立召见，赐食。他日，贤以褻服见，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复以纂修征，亦不就。其教学者，先操履而后文艺。尝揭《论语乡党》篇示人曰：“吾教自有养生术，安事偃仰吐纳为。”乃节饮食，时动息，迄老视听不衰。既歿，安福刘球称其学探道原，文范后世，去就出处，卓然有陶潜、徐穉之风。

吴海，字朝宗，闽县人。元季以学行称。值四方盗起，绝意仕进。洪武初，守臣欲荐诸朝，力辞免。既而徵诣史局，复力辞。尝言：“杨、墨、释、老，圣道之贼，管、商、申、韩，治道之贼，稗官野乘，正史之贼，支词艳说，文章之贼。上之人，宜敕通经大臣，会诸儒定其品目，颁之天下，民间非此不得辄藏，坊市不得辄粥。如是数年，学者生长不涉异闻，其于养德育才，岂曰小补。”因著书一编曰《书祸》，以发明之。与永福王翰善。翰尝仕元，海数劝之死，翰果自裁。海教养其

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虚怀乐善，有规过者，欣然立改，因颜其斋曰闻过。为文严整典雅，一归诸理，后学咸宗仰之。有《闻过斋集》行世。

刘闵，字子贤，莆田人。生而纯悫。早孤，绝意科举，求古圣贤褫躬训家之法，率而行之。祖母及父丧未举，断酒肉，远室家。训邻邑，朔望归，则号哭殡所，如是三年。妇失爱于母，出之，独居奉养，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则整衣竟夕跪榻前。祭享奠献，一循古礼，乡人莫不钦重。副使罗璟立社学，构养亲堂，延闵为师。提学佾事周孟中捐俸助养。知府王弼每祭庙社，必延致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自消。”置田二十余亩贍之，并受不辞。及母歿，即送田还官，庐墓三年。弟妇求分产，闵阖户自挝，妇感悟乃已。

弘治中，佾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见皇太子年逾幼学，习处宫中，罕接外傅，豫教之道似为未备。今讲读侍从诸臣固已简用，然百司众职，山林隐逸，不谓无人。以臣所知，则礼部侍郎谢鐸、太仆少卿储懔、光禄少卿杨廉，可备讲员。其资序未合，德行可取者二人，则致仕副使曹时中、布衣刘闵是也。闵，臣县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无二粥，身无完衣，处之晏如。监司刘大夏、徐贯等恒敬礼之。臣谓可礼致时中为宫僚，闵以布衣入侍，必能涵育薰陶，裨益睿质。”时不能用。其后，巡按御史宗彝、饶塘欲援诏例举闵经明行修，闵力辞。知府陈效请遂其志，荣以学职。正德元年，遥授儒学训导。

杨黼，云南太和人。好学，读《五经》皆百遍。工篆籀，好释典。或劝其应举，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树，缚板树上，题曰桂楼。偃仰其中，歌诗自得。躬耕数亩供甘饍，但求亲悦，不顾余也。注《孝经》数万言，证群书，根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砚乾，将下楼取水，砚池忽满，

自是为常，时人咸异之。父母歿，为佣营葬毕，入鸡足，栖罗汉壁石窟山十余年，寿至八十。子逊迎归，一日沐浴，令子孙拜，曰：“明日吾行矣。”果卒。

孙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许人，问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尝栖太白之巅，故号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轨诛，故变姓名避难也。一元姿性绝人，善为诗，风仪秀朗，踪迹奇谲，乌巾白帽，携铁笛鹤瓢，遍游中原，东逾齐、鲁，南涉江、淮，历荆抵吴越，所至赋诗，谈神仙，论当世事，往往倾其座人。铅山费宏罢相，访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昼寝，就卧内与语。送之及门，了不酬答。宏出语人曰：“吾一生未尝见此。”时刘麟以知府罢归，龙霓以佾事谢政，并客湖州，与郡人故御史陵昆善，而长兴吴琬隐居好客，三人者并主于其家。琬因招一元入社，称“苕溪五隐”。一元买田溪上，将老焉。举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妹张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琬等葬之道场山。

沈周，字启南，长洲人。祖澄，永乐间举人材，不就。所居曰西庄，日置酒款宾，人拟之顾仲瑛。伯父贞吉，父恒吉，并抗隐。构有竹居，兄弟读书其中。工诗善画，臧获亦解文墨。邑人陈孟贤者，陈五经继之子也。周少从之游，得其指授。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面试《凤凰台赋》，援笔立就，恭大嗟异。及长，书无所不览。文摹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并为世所爱重。尤工于画，评者谓为明世第一。

郡守欲荐周贤良，周筮《易》，得《遁》之九五，遂决意隐遁。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鼎彝充牣错列，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风流文彩，照映一时。奉亲至孝。父歿，或劝之仕，对曰：“若不知母氏以我为命耶？奈何离膝下。”居恒厌入城

市，于郭外置行窝，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迹惟恐不深，先后巡抚王恕、彭礼咸礼敬之，欲留幕下，并以母老辞。

有郡守征画工绘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摄。或劝周谒贵游以免，周曰：“往役，义也，谒贵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还。已而守入覲，铨曹问曰：“沈先生无恙乎？”守不知所对，漫应曰：“无恙。”见内阁，李东阳曰：“沈先生有牒乎？”守益愕，复漫应曰：“有而未至。”守出，仓皇谒侍郎吴宽，问“沈先生何人？”宽备言其状。询左右，乃画壁生也。比还，谒周舍，再拜引咎，索饭，饭之而去。周以母故，终身不远游。母年九十九而终，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陈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余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詮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征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屢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其昌为筑来仲楼招之至。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弼故事。屢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卒年八十二，自为遗令，纤悉毕具。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方伎

左氏载医和、缓、梓慎、裨灶、史苏之属，甚详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张其事以神之。论者谓之浮夸，似矣。而《史记》传扁鹊、仓公，日者，龟策，至黄石、赤松、仓海君之流，近于神仙荒忽，亦备录不遗。范蔚宗乃以方术名传。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诂曰小道可观已乎！

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子，要非妄诞取宠者所可几。张中、袁珙，占验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医与天文皆世业专官，亦本《周官》遗意。攻其术者，要必博极于古人之书，而会通其理，沈思独诣，参以考验，不为私智自用，乃足以名当世而为后学宗。今录其最异者，作《方伎传》。真人张氏，道家者流，而世蒙恩泽，其事迹关当代典故，撮其大略附于篇。

滑寿 葛乾孙 吕复 倪维德 周汉卿 王履 周颠 张中 张三丰
袁珙 子忠彻 戴思恭 盛寅 皇甫仲和 仝寅 吴杰 许绅 王纶
凌云 李玉 李时珍 缪希雍 周述学 张正常 刘渊然等

滑寿，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仪真，后又徙余姚。幼警敏好学，能诗。京口王居中，名医也。寿从之学，授《素问》、《难经》。既卒業，请于师曰：“《素问》详矣，多错简。愚

将分藏象、经度等为十类，类抄而读之。《难经》又本《素问》、《灵枢》，其间荣卫藏府与夫经络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误亦多。愚将本其义旨，注而读之可乎？”居中跃然称善。自是寿学日进。寿又参会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而会通之，所治疾无不中。既学针法于东平高洞阳，尝言：“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惟督任二经，则苞乎腹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乃取《内经骨空》诸论及《灵枢篇》所述经脉，著《十四经发挥》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读伤寒论抄》、《诊家枢要》、《痔痿篇》又采诸书《本草》为《医韵》，皆有功于世。晚自号撝宁生。江、浙间无不知撝宁生者。年七十余，容色如童孺，行步蹻捷，饮酒无算。天台硃右摭其治疾神效者数十事，为作传，故其著述益有称于世。

葛乾孙，字可久，长洲人。父应雷，以医名。时北方刘守真、张洁古之学未行于南。有李姓者，中州名医，官吴下，与应雷谈论，大骇叹，因授以张、刘书。自是江南有二家学。乾孙体貌魁硕，好击刺战阵法。后折节读书，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屡试不偶，乃传父业。然不肯为人治疾，或施之，辄著奇效，名与金华硃丹溪埒。富家女病四支痿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罔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奩、流苏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吕复，字元膺，鄞人。少孤贫，从师受经。后以母病求医，遇名医衢人郑礼之，遂谨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脉药论诸书，试辄有验。乃尽购古今医书，晓夜研究，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于《内经》、《素问》、《灵枢》、《本草》、《难经》、

《伤寒论》、《脉经》、《脉诀》、《病原论》、《太始天元玉册公诰》、《六微旨》、《五常政》、《玄珠密语》、《中藏经》、《圣济经》等书，皆有辩论。前代名医如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至张子和、李东垣诸家，皆有评鹭。所著有《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诸书甚众。浦江戴良采其治效最著者数十事，为医案。历举仙居、临海教谕，台州教授，皆不就。

倪维德，字仲贤，吴县人。祖、父皆以医显。维德幼嗜学，已乃业医，以《内经》为宗。病大观以来，医者率用裴宗元、陈师文《和剂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书读之，出而治疾，无不立效。周万户子，八岁昏眊，不识饥饱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诊之曰：“此慢脾风也。脾藏智，脾慢则智短。”以疏风助脾剂投之，即愈。顾显卿右耳下生瘰，大与首同，痛不可忍。诊之曰：“此手足少阳经受邪也。”饮之药，逾月愈。刘子正妻病气厥，或哭或笑，人以为祟。诊之曰：“两手脉俱沉，胃脘必有所积，积则痛。”问之果然，以生熟水导之，吐痰涎数升愈。盛架阁妻左右肩臂奇痒，延及头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则暂止。诊之曰：“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此滋味过盛所致也。”投以剂，旋愈。林仲实以劳得热疾，热随日出入为进退，暄盛则增剧，夜凉及雨则否，如是者二年。诊之曰：“此七情内伤，阳气不升，阴火渐炽。故温则进，凉则退。”投以东垣内伤之剂，亦立愈。他所疗治，多类此。常言：“刘、张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调护中气主补，盖随时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执一说。常患眼科杂出方论，无全书，著《元机启微》，又校订《东垣试效方》，并刊行于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周汉卿，松阳人。医兼内外科，针尤神。乡人蒋仲良，左

目为马所蹉，睛突出如桃。他医谓系络已损不可治。汉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复故。华州陈明远瞽十年。汉卿视之，曰：“可针也。”为翻睛刮翳，焮然辨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奋掷乞死。汉卿纳药于鼻，俄喷赤虫寸许，口眼悉具，痛旋止。马氏妇有娠，十四月不产，尪且黑。汉卿曰：“此中蛊，非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鱼，病良已。永康人腹疾，佝偻行。汉卿解衣视之，气冲起腹间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砉然鸣，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长山徐姬痲疾，手足颤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汉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痊。钱塘王氏女生瘰癧，环头及腑，凡十九窍。窍破白沈出，将死矣。汉卿为剔窍母深二寸，其余烙以火，数日结痲愈。山阴杨翁项有疣如瓜大，醉仆阶下，溃血不能止。疣溃者必死。汉卿以药糝其穴，血即止。义乌陈氏子腹有块，扪之如罌。汉卿曰：“此肠痛也。”用大针灼而刺之，入三寸许，脓随针进出有声，愈。诸暨黄生背曲，须杖行。他医皆以风治之，汉卿曰：“血涩也。”刺两足昆仑穴，顷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履，字安道，昆山人。学医于金华硃彦修，尽得其术。尝谓张仲景《伤寒论》为诸家祖，后人不能出其范围。且《素问》云“伤寒为病热”，言常不言变，至仲景始分寒热，然义犹未尽。乃备常与变，作《伤寒立法考》。又谓《阳明篇》无目痛，《少阴篇》言胸背满不言痛，《太阴篇》无嗑乾，《厥阴篇》无囊缩，必有脱筒。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者二百三十八条，复增益之，仍为三百九十七法。极论内外伤经旨异同，并《中风》、《中暑辨》，名曰《溯洄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一百卷，医家宗之。履工诗文，兼善绘事。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

自滑寿以下五人，皆生于元，至明初始卒。

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及长，有异状，数谒长官，曰“告太平”。时天下宁谧，人莫测也。后南昌为陈友谅所据，颠避去。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泊还金陵，颠亦随至。一日，驾出，颠来谒。问“何为”，曰“告太平”。自是屡以告。太祖厌之，命覆以巨缸，积薪煅之。薪尽启视，则无恙，顶上出微汗而已。太祖异之，命寄食蒋山僧寺。已而僧来诉，颠与沙弥争饭，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视颠，颠无饥色。乃赐盛饌，食已闭空室中，绝其粒一月，比往视，如故。诸将士争进酒饌，茹而吐之，太祖与共食则不吐。太祖将征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视天，正容曰：“天上无他座。”太祖携之行，舟次安庆，无风，遣使问之，曰：“行则有风。”遂命牵舟进，须臾风大作，直抵小孤。太祖虑其妄言惑军心，使人守之。至马当，见江豚戏水，叹曰：“水怪见，损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恶之，投诸江。师次湖口，颠复来，且乞食。太祖与之食，食已，即整衣作远行状，遂辞去。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

张中，字景华，临川人。少应进士举不第，遂放情山水。遇异人，授数学，谈祸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邓愈荐召至，赐坐。问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对曰：“未也。旦夕此地当流血，庐舍毁且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未几，指挥康泰反，如其言。寻又言国中大臣有变，宜豫防。至秋，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伏甲北门为乱，事觉伏诛。陈友谅围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召问之。曰：“五十日当大胜，亥子之日获其渠帅。”帝命从行，舟次孤山，无

风不能进。乃以洞玄法祭之，风大作，遂达鄱阳。大战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敌舟围之数重，众忧之。曰：“无忧，亥时当自出。”已而果然。连战大胜，友谅中流矢死，降其众五万。自启行至受降，适五十日。始南昌被围，帝问“何日当解”，曰“七月丙戌”。报至，乃乙酉，盖术官算历，是月差一日，实在丙戌也。其占验奇中，多若此。为人狷介寡合。与之言，稍涉伦理，辄乱以他语，类佯狂玩世者。尝好戴铁冠，人称为铁冠子云。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邈邈。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尽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觅之，不得。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殓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乃游四川，见蜀献王。复入武当，历襄、汉，踪迹益奇幻。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濙偕内侍硃祥赉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镛，宋季举进士。元兵至，不屈，举家十七人皆死。父士元，翰林检阅官。珙生有异禀，好

学能诗。尝游海外洛伽山，遇异僧别古崖，授以相人术。先仰视皎日，目尽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悬五色缕窗外，映月别其色，皆无讹，然后相人。其法以夜中燃两炬视人形状气色，而参以所生年月，百无一谬。

珙在元时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数十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由闽海道见珙。珙曰：“公神气严肃，举动风生，大贵验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气，到官一百十四日当夺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后世，愿自勉。”普署台事于越，果为张士诚逼取印绶，抗节死。见江西宪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黄紫再见，千日内有二美除。但冷笑无情，非忠节相也。”徐于一年后拜兵部侍郎，擢尚书。又二年降于明，为吏部侍郎。尝相陶凯曰：“君五岳朝揖而气色未开，五星分明而光泽未见，宜藏器待时。不十年以文进，为异代臣，官二品，其在荆、扬间乎！”凯后为礼部尚书、湖广行省参政。其精类如此。洪武中，遇姚广孝于嵩山寺，谓之曰：“公，刘秉忠之侑也，幸自爱。”后广孝荐于燕王，召至北平。王杂卫士类己者九人，操弓矢，饮肆中。珙一见即前跪曰：“殿下何轻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宫中，谛视曰：“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已见藩邸诸校卒，皆许以公侯将帅。王虑语泄，遣之还。及即位，召拜太常寺丞，赐冠服、鞍马、文绮、宝钞及居第。帝将建东宫，而意有所属，故久不决。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珙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为人孝友端厚，待族党有恩。所居鄞城西，绕舍种柳，自号柳庄居士，有《柳庄集》。永乐

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赐祭葬，赠太常少卿。

子忠彻，字静思。幼传父术。从父谒燕王，王宴北平诸文武，使忠彻相之。谓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气浮，布政使张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挥谢贵拥肿蚤肥而气短，都督耿璫颧骨插鬓，色如飞火，佾都御史景清身短声雄，于法皆当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决。及为帝，即召授鸿胪寺序班，赐赉甚厚。迁尚宝寺丞，已，改中书舍人，扈驾北巡。驾旋，仁宗监国，为谗言所中，帝怒，榜午门，凡东宫所处分事，悉不行。太子忧惧成疾，帝命蹇义、金忠偕忠彻视之。还奏，东宫面色青蓝，惊忧象也，收午门榜可愈。帝从之，太子疾果已。帝尝屏左右，密问武臣硃福、硃能、张辅、李远、柳升、陈懋、薛禄，文臣姚广孝、夏原吉、蹇义及金忠、吕震、方宾、吴中、李庆等祸福，后皆验。九载秩满，复为尚宝司丞，进少卿。

礼部郎周讷自福建还，言闽人祀南唐徐知谔、知诲，其神最灵。帝命往迎其像及庙祝以来，遂建灵济宫于都城，祀之。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入侍，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忠彻叩首哭，内侍二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内侍杖之，且曰：“忠彻哭我，我遂死耶？”忠彻惶惧，趋伏阶下，良久始解。帝识忠彻于藩邸，故待之异于外臣。忠彻亦以帝遇己厚，敢进谏言，尝谏外国取宝之非，武臣宜许行服，衍圣公诰宜改赐玉轴，闻之韪之。

宣德初，睹帝容色曰：“七日内，宗室当有谋叛者。”汉王果反。尝坐事下吏罚赎。正统中，复坐事下吏休致。二十余年卒，年八十有三。

忠彻相术不殊其父，世所传轶事甚多，不具载。其相王文，

谓“面无人色，法曰沥血头”。相于谦，谓“目常上视，法曰望刀眼”。后果如其言。然性阴险，不如其父，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齟齬之。颇好读书，所著有《人相大成》及《凤池吟稿》、《符台外集》，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云。

戴思恭，字原礼，浦江人，以字行。受学于义乌硃震亨。震亨师金华许谦，得硃子之传，又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震亨医学大行，时称为丹溪先生。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洪武中，征为御医，所疗治立效，太祖爱重之。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见他医所用药良是，念何以不效，乃问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蝗也。晋王疾，思恭疗之愈。已，复发，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诸医。思恭从容进曰：“臣前奉命视王疾，启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复作不可疗也。’今果然矣。”诸医由是免死。思恭时已老，风雨辄免朝。太祖不豫，少间，出御右顺门，治诸医侍疾无状者，独慰思恭曰：“汝仁义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孙嗣位，罪诸医，独擢思恭太医院使。永乐初，以年老乞归。三年夏，复征入，免其拜，特召乃进见。其年冬，复乞骸骨，遣官护送，赍金币，逾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证治要诀》、《证治类元》、《类证用药》诸书，皆囊括丹谿之旨。又订正丹谿《金匱钩玄》三卷，附以己意。人谓无愧其师云。

盛寅，字启东，吴江人。受业于郡人王宾。初，宾与金华戴原礼游，冀得其医术。原礼笑曰：“吾固无所吝，君独不能少屈乎？”宾谢曰：“吾老矣，不能复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礼出，窃发其书以去，遂得其传。将死，无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医大有名。永乐初，

为医学正科。坐累，输作天寿山。列侯监工者，见而奇之，令主书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鸟于江南，主寅舍，病胀，寅愈之。适遇诸途，惊曰：“盛先生固无恙耶！予所事太监，正苦胀，盍与我视之。”既视，投以药立愈。会成祖较射西苑，太监往侍。成祖遥望见，愕然曰：“谓汝死矣，安得生？”太监具以告，因盛称寅，即召入便殿，令诊脉。寅奏，上脉有风湿病，帝大然之，进药果效，遂授御医。一日，雪霁，召见。帝语白沟河战胜状，气以甚厉。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怪，起而视雪。寅复吟唐人诗“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句，闻者咋舌。他日，与同官对弈御药房。帝猝至，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帝命终之，且坐以观，寅三胜。帝喜，命赋诗，立就。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阕。帝晚年犹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劝毋行。不纳，果有榆木川之变。

仁宗在东宫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众医以妊身贺。寅独谓不然，出言病状。妃遥闻之曰：“医言甚当，有此人何不令早视我。”及疏方，乃破血剂。东宫怒，不用。数日病益甚，命寅再视，疏方如前。妃令进药，而东宫虑堕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当寅之被系也，阖门惶怖曰：“是殆磔死。”既三日，红仗前导还邸舍，赏赐甚厚。

寅与袁忠彻素为东宫所恶，既愈妃疾，而怒犹未解，惧甚。忠彻晓相术，知仁宗寿不永，密告寅，寅犹畏祸。及仁宗嗣位，求出为南京太医院。宣宗立，召还。正统六年卒。两京太医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药论，子孙传其业。

初，寅晨直御医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疗寅，莫能应。一草泽医人应之，一服而愈。帝问状，其人曰：“寅空心入药房，猝中药毒。能和解诸药者，甘草也。”帝问寅，果空腹入，乃厚赐草泽医人。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学。永乐中，成祖北征，仲和与袁忠彻扈从。师至漠北，不见寇，将引还，命仲和占之，言：“今日未申间，寇当从东南来。王师始却，终必胜。”忠彻对如之。比日中不至，复问，二人对如初。帝命械二人，不验，将诛死。顷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时初得安南神砲，寇一骑直前，即以砲击之，一骑复前，再击之，寇不动。帝登高望之曰：“东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将谭广等进击，诸将奋斫马足，寇少退。俄疾风扬沙，两军不相见，寇始引去。帝欲即夜班师，二人曰：“明日寇必降，请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术，授仲和钦天监正。

英宗将北征，仲和时已老，学士曹鼐问曰：“驾可止乎？胡、王两尚书已率百官谏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诸星已动矣。”曰：“然则奈何？”曰：“盍先治内。”曰：“命亲王监国矣。”曰：“不如立储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曰：“恐终不免立。”及车驾北狩，景帝遂即位。寇之薄都城也，城中人皆哭。仲和曰：“勿忧，云向南，大将气至，寇退矣。”明日，杨洪等入援，寇果退。一日出朝，有卫士请占。仲和辞，卫士怒。仲和笑曰：“汝室中妻妾正相斗，可速返。”返则方斗不解。或问：“何由知？”曰：“彼问时，适见两鹊斗屋上，是以知之。”其占事率类此。

全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岁而瞽，乃从师学京房术，占祸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携之行塞上。石亨为参将，颇信之，每事咨焉。英宗北狩，遣使问还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为初之应，初潜四跃，明年岁在午，其干庚。午，跃候也。庚良，更新也。龙岁一跃，秋潜秋跃，明年仲秋驾必复。但繇勿用，应在渊，还而复，必失位。然象龙也，数九也。四近五，跃近飞。龙在丑，丑曰赤奋若，复在午。午色赤，午

奋于丑，若，顺也，天顺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岁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帝其复辟乎？”已而悉验。

石亨入督京营，挟自随。及也先逼都城，城中人恟惧，或请筮之，寅曰：“彼骄我盛，战必胜。”寇果败去。明年，也先请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诈。寅言于亨曰：“彼顺天仗义，我中国反失奉迎礼，宁不貽笑外蕃。”亨乃与于谦决计，上皇果还。景泰三年，指挥卢忠告变，事连南宫。帝杀中官阮浪，犹穷治不已，外议汹汹。忠一日屏人请筮，寅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赎。”忠惧而佯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诛。英宗复辟，将官寅，寅固辞。命赐金钱金卮诸物。其父官指挥佥事，将赴徐州。英宗虑寅偕行，乃授锦衣百户，留京师。寅见石亨势盛，每因筮戒之，亨不能用，卒及于祸。寅以筮游公卿贵人间，莫不信重之，然无一语及私。年几九十乃卒。

吴杰，武进人。弘治中，以善医征至京师，试礼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药房，次入太医院，下者遣还。杰言于尚书曰：“诸医被征，待次都下十余载，一旦遣还，诚流落可悯。杰愿辞御药房，与诸人同入院。”尚书义而许之。正德中，武宗得疾，杰一药而愈，即擢御医。一日，帝射猎还，惫甚，感血疾。服杰药愈，进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辄进一官，积至太医院使，前后赐彪虎衣、绣春刀及银币甚厚。帝每行幸，必以杰扈行。帝欲南巡，杰谏曰：“圣躬未安，不宜远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驾还，渔于清江浦，溺而得疾。至临清，急遣使召杰，比至，疾已深，遂扈归通州。时江彬握兵居左右，虑帝晏驾已得祸，力请幸宣府。杰忧之，语近侍曰：“疾亟矣，仅可还大内。倘至宣府有不讳，吾辈宁有死所乎！”近侍惧，百方劝帝，始还京师。甫还而帝崩，彬伏诛，中外晏然，杰有

力焉。未几致仕。子希周，进士，户科给事中；希曾，举人。

又有许绅者，京师人。嘉靖初，供奉御药房，受知于世宗，累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赉甚厚。未几，绅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已而果卒，赐谥恭僖，官其一子，恤典有加。明世，医者官最显，止绅一人。

其士大夫以医名者，有王纶、王肯堂。纶，字汝言，慈谿人，举进士。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精于医，所在治疾，无不立效。有《本草集要》、《名医杂著》行于世。肯堂所著《证治准绳》，为医家所宗，行履详父《樵传》。

凌云，字汉章，归安人。为诸生，弃去。北游泰山，古庙前遇病人，气垂绝，云嗟叹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针其左股，立苏，曰：“此人毒气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云针术，治疾无不效。

里人病嗽，绝食五日，众投以补剂，益甚。云曰：“此寒湿积也，穴在顶，针之必晕绝，逾时始苏。”命四人分牵其发，使勿倾侧，乃针，果晕绝。家人皆哭，云言笑自如。顷之，气渐苏，复加补，始出针，呕积痰斗许，病即除。有男子病后舌吐。云兄亦知医，谓云曰：“此病后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肾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阴虚。其穴在右股太阳，是当以阳攻阴。”云曰：“然。”如其穴针之，舌吐如故。云曰：“此知泻而不知补也。”补数剂，舌渐复故。

淮阳王病风三载，请于朝，召四方名医，治不效。云投以针，不三日，行步如故。金华富家归，少寡，得狂疾，至裸形

野立。云视曰：“是谓丧心。吾针其心，心正必知耻。蔽之帐中，慰以好言释其愧，可不发。”乃令二人坚持，用凉水喷面，针之果愈。吴江妇临产，胎不下者三日，呼号求死。云针刺其心，针出，儿应手下。主人喜，问故。曰：“此抱心生也。手针痛则舒。”取儿掌视之，有针痕。

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之，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年七十七，卒于家。子孙传其术，海内称针法者，曰归安凌氏。

有李玉者，官六安卫千户，善针灸。或病头痛不可忍，虽震雷不闻。玉诊之曰：“此虫啖脑也。”合杀虫诸药为末，吹鼻中，虫悉从眼耳口鼻出，即愈。有跛人扶双杖至，玉针之，立去其仗。两京号“神针李玉”。兼善方剂。或病痿，玉察诸医之方，与治法合而不效，疑之。忽悟曰：“药有新陈，则效有迟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剂能愈。”乃熬药二锅倾缸内，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药浇之，逾时汗大出，立愈。

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时珍病之。乃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详其出产、形色，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谿知县。

又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繆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而希雍常谓《本草》出于神农，硃氏譬之《五经》，其后又复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惜硃墨错互。乃沈研剖析，以本经为经，别录为纬，著《本草单方》一书，行于世。

周述学，字继志，山阴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邃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其讹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自历以外，图书、皇极、律吕、山经、水志、分野、舆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风角、鸟占、兵符、阵法、卦影、禄命、建除、葬术、五运六气、海道针经，莫不各有成书，凡一千余卷，统名曰《神道大编》。嘉靖中，锦衣陆炳访士于经历沈炼，炼举述学。炳礼聘至京，服其英伟，荐之兵部尚书赵锦。锦就访边事，述学曰：“今岁主有边兵，应在乾艮。艮为辽东，乾则宣、大二镇，京师可无虞也。”已而果然。锦将荐诸朝，会仇鸾闻其名欲致之，述学识其必败，乃还里。总督胡宗宪征倭，招至幕中，亦不能荐，以布衣终。

张正常，字仲纪，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也。世居贵谿龙虎山。元时赐号天师。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谒，已而两入朝。洪武元年入贺即位。太祖曰：“天有师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设寮佐，曰赞教，曰掌书。定为制。

长子宇初嗣。建文时，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宇初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相诋讦。永乐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渊然进号大真人，宇清入朝恳礼部尚书胡濙为之请，亦加号崇谦守静。

再传至曾孙元吉，年幼，敕其祖母护持，而赠其父留纲为真人，封母高氏为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给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濬复为请，许之。寻欲得大真人号，濬为请，又许之。天顺七年再乞给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礼部尚书姚夔持不可，诏许度百五十人。

宪宗立，元吉复乞加母封，改太元君为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许，乃止。初，元吉已赐号冲虚守素昭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母慈惠静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号体玄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法妙应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事闻，宪宗怒，械元吉至京，会百官廷讯，论死。于是刑部尚书陆瑜等请停袭，去真人号，不许。命仍旧制，择其族人授之，有妄称天师，印行符篆者，罪不贷。时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系二年，竟以夤缘免死，杖百，发肃州军，寻释为庶人。

族人元庆嗣，弘治中卒。子彦嗣，嘉靖二年进号大真人。彦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余人乘传诣云南、四川采取遗经、古器进上方，且以蟒衣玉带遗镇守中贵，为云南巡抚欧阳重所劾，不问。十六年祷雪内庭有验，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易金印，敕称卿不名。彦入朝所经，邮传供应或后期，常山知县吴襄等至下按臣治。

传子永绪，嘉靖未卒，无子。吏部主事郭谏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请夺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议，巡抚任士凭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号，改授上清观提点，秩五品，给铜印，以其宗人国祥为之。万历五年，冯保用事，复国祥故封，仍予金印。国祥传至应京。崇祯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应京有所祈祷。既至，命赐宴。礼臣言：“天顺中制，真人不与宴，但赐筵席。今应

京奉有优旨，请仿宴法王佛子例，宴于灵济宫，以内官主席。

“从之。明年三月，应京请加三官神封号，中外一体尊奉。礼官力驳其谬，事得寝。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篆，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

刘渊然者，赣县人。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社闻其名，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永乐中，从至北京。仁宗立，赐号长春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宣德初，进大真人。七年乞归朝天宫，御制山水图歌赐之。卒年八十二，阅七日入殓，端坐如生。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其徒有邵以正者，云南人，早得法于渊然。渊然请老，荐之，召为道箓司左玄义。正统中，迁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景泰时，赐号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顺三年，将行庆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与。”其送筵席与之，遂为制。

又有沈道宁者，亦有道术。仁宗初，命为混元纯一冲虚湛寂清静无为承宣布泽助国佐民广大至道高士，阶正三品，赐以法服。

时有浮屠智光者，亦赐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赐以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遂通番国诸经，多所译解。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与渊然辈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杂进，恩宠滥加，所由与先朝异矣。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外戚

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而高、文二后贤明，抑远外氏。太祖访得高后亲族，将授以官。后谢曰：“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且援前世外戚骄佚致祸为辞。帝善后言，赐金帛而已。定国之封，文皇后谓非己志，临终犹劝帝，毋骄畜外家。诒谋既远，宗社奠安，而椒房贵戚亦藉以保福庆逮子孙，所全不已多乎。惟英宗时，会昌侯孙继宗以夺门功，参议国是。自兹以下，其贤者类多谨身奉法，谦谦有儒者风。而一二怙恩负乘之徒，所好不过田宅、狗马、音乐，所狎不过俳優、伎妾，非有军国之权，宾客朋党之势。而在廷诸臣好为危言激论，汰如寿宁兄弟，庸駮如郑国泰，已逐影寻声，抨击不遗余力。故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然而惠安、新乐，举宗殉国，呜呼卓矣！成祖后家，详《中山王传》，余采其行事可纪者，作《外戚传》。

陈公 马公 吕本 马全 张麒 子昶升等 胡荣 孙忠 子继宗 吴安 钱贵 汪泉 杭昱 周能 子寿彧 王镇 子源等 万贵 邵喜 张恋 夏儒 陈万言 方锐 陈景行 李伟 王伟 郑承宪 王昇 刘文炳 弟文耀等 张国纪 周奎

陈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扬王，媪为王夫人，立祠太庙东。明年有言王墓在盱眙者，中都守臣按之信。

帝乃命中书省即墓次立庙，设祠祭署，奉祀一人，守墓户二百一十家，世世复。帝自制《扬王行实》，谕翰林学士宋濂文其碑，略曰：

王姓陈氏，世维扬人，不知其讳。当宋季，名隶尺籍伍符中，从大将张世杰扈从祥兴。至元己卯春，世杰与元兵战，师大溃，士卒多溺死。王幸脱死达岸，与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遗粮以疗饥。已而绝粮，同行者闻山有死马，将其烹食之。王疲极昼睡，梦一白衣人来曰：“汝慎勿食马肉，今夜有舟来共载也。”王未之深信，俄又梦如初。至夜将半，梦中仿佛闻橹声，有衣紫衣者以杖触王腩曰：“舟至矣。”王惊寤，身已在舟上，见旧所事统领官。

时统领已降于元将，元将令来附者辄掷弃水中。统领怜王，藏之艤板下，日取乾糲从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复与王约，以足撼板，王即张口从板隙受浆。居数日，事泄，彷徨不自安。颶风吹舟，盘旋如转轮，久不能进，元将大恐。统领知王善巫术，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齿，若指魔鬼神状，风涛顿息。元将喜，因饮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

王归维扬，不乐为军伍，避去盱眙津里镇，以巫术行。王无子，生二女，长适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长子为后，年九十九薨，遂葬焉，今墓是已。

臣濂闻君子之制行，能感于人固难，而能通于神明为尤难。今当患难危急之时，神假梦寐，挟以升舟，非精诚上通于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于斯也。举此推之，则积德之深厚，断可信矣。是宜庆钟圣女，诞育皇上，以启亿万年无疆之基，于乎盛哉！

臣濂既序其事，复再拜稽首而献铭曰：皇帝建国，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亲而推。锡爵维扬，地迓帝畿，立庙崇祀，

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闾师来告，今在盱眙。皇情悦豫，继以涕洟，即诏礼官，汝往葺治，毋俾芜竖，跳踉以嬉。惟我扬王，昔隶戎麾，狩风荡海，粮绝阻饥。天有显相，梦来紫衣，挟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为生，寿跻期颐。积累深长，未究厥施，乃毓圣女，茂衍皇支。萝图肇开，鸿祚峨巍，日照月临，风行霆驰。自流徂源，功亦有归，无德弗酬，典礼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广孝治，以悼民彝。津里之镇，王灵所依，于昭万年，视此铭诗。

马公，逸其名，高皇后父也，宿州人。元末杀人，亡命定远。与郭子兴善，以季女属子兴，后归太祖，即高皇后也。

公及妻郑媪皆前卒，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媪为王夫人，建祠太庙东。皇后亲奉安神主，祝文称“孝女皇后马氏，谨奉皇帝命致祭。”四年命礼部尚书陶凯即宿州茔次立庙，帝自为文以祭。

文曰：“朕惟古者创业之君，必得贤后以为内助，共定大业。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报其德。惟外舅、外姑实生贤女，正位中宫。朕既追封外舅为徐王，外姑为王夫人，以王无继嗣，立庙京师，岁时致祭。然稽之古典，于礼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游故乡，故即茔所立庙，俾有司春秋奉祀。兹择吉辰，遣礼官奉安神主于新庙，灵其昭格，尚鉴在兹。”

二十五年设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王无后，以外亲武忠、武聚为之，置洒扫户九十三家。永乐七年北巡，亲谒祠下。守冢武戡为建阳卫镇抚，犯法，责而宥之。十五年，帝复亲祭，以戡为徐州卫指挥僉事。

吕本，寿州人，懿文太子次妃父也。仕元，为元帅府都事。后归太祖，授中书省令史。洪武五年历官吏部尚书。六年改太常司卿。明年四月，御史台言：“本奉职不谨，郊坛牲角非茧

栗，功臣庙坏不修。”诏免官，罚役功臣庙。已，释为北平按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时被命杨基、答禄与权，谕之曰：“风宪之设，在肃纪纲，清吏治，非专理刑名。尔等往修厥职，务明大体，毋效俗吏拘绳墨。善虽小，为之不已，将成全德；过虽小，积之不已，将为大愆。不见干云之台，由寸土之积，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慎哉！”本等顿首受命，寻复累迁太常司卿。逾二年卒，无子，赐葬钟山之阴。

马全，洪武中为光禄少卿。其女，乃惠帝后也。燕兵陷都城，全不知所终。

张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为燕世子妃，授兵马副指挥。世子为太子，进京卫指挥使，寻卒。仁宗即位，追封彭城伯，谥恭靖，后进侯。二子昶、升，并昭皇后兄也。

昶从成祖起兵取大宁，战郑村坝，俱有功，授义勇中卫指挥同知。已，援苏州，败辽东军，还佐世子守北平。永乐初，累官锦衣卫指挥使。昶尝有过，成祖戒之曰：“戚畹最当守法，否则罪倍常人。汝今富贵，能不忘贫贱，骄逸何自生。若奢傲放纵，陵虐下人，必不尔恕，慎之。”昶顿首谢。仁宗立，擢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俄封彭城伯，子孙世袭。洪熙改元，命掌五军右哨军马。英宗嗣位，年幼，太皇太后召昶兄弟诫谕之，凡朝政弗令预。昶兄弟素恭谨，因训饬益自敛。正统三年卒。

长子辅病废，子瑾嗣。以伯爵封辅，命未下而辅卒。初，昶私蓄奄人，瑾匿不举。事发，下狱，已，获释。瑾从弟，天顺中，官锦衣卫副千户。饮千户吕宏家，醉抽刀刺宏死，法当斩，有司援议亲未灭。诏不从，迄如律。成化十六年，瑾卒，子信嗣。其后裔嗣封，见《世表》。

升，字叔晖。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户，历官府军卫指挥僉事。永乐十二年从北征。仁宗即位，拜后府都

督同知。宣德初，进左都督掌左府事。四年二月敕论升曰：“卿舅氏至亲，日理剧务，或以吏欺谩连，不问则废法，问则伤恩，其罢府事，朝朔望，官禄如旧，称朕优礼保全之意。”九年北征，命掌都督府事，留守京师。英宗立，太皇太后令勿预政。大学士杨士奇称升贤，宜加委任，终不许。正统五年，兄昶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升一人，封惠安伯，予世袭。明年卒。

子法早亡，孙琮嗣。琮卒，弟瑛嗣。瑛卒，无子，庶兄瓚嗣。瓚卒，子伟嗣。弘治十二年充陕西总兵官，镇守固原。明年五月，孝宗御平台，出兵部推举京营大将疏，历询大学士刘健等，佥称伟才。命提督神机营，御书敕以赐。正德元年令参英国公张懋、保国公硃晖提督团营。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三月充总兵官，偕都御史马中锡督京兵讨流贼刘六等。朝议以伟拥兵自卫，责其玩寇殃民，召还。御史吴堂复劾其罪，兵部请逮伟及中锡，下狱论死。遇赦获释，停禄闲住。十年请给禄，诏给其半。十五年复督神机营。嘉靖初，兼提督团营。二年叙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十四年卒，赠太傅，谥康靖。

子镡嗣。二十年，言官劾勋戚权豪家置店房、科私税诸罪，镡亦预，输赎还爵。二十七年掌后府事。居三年卒。子元善嗣。隆庆四年佾书后府事。万历三十七年卒。子庆臻嗣。四十八年掌左府事。崇祯元年七月命提督京营。庆臻私请内阁，于敕内增入兼管捕营。捕营提督郑其心讪庆臻侵职，帝怒，诘改敕故。大学士刘鸿训至遣戍，庆臻以世臣停禄三年。后复起，掌都督府。十七年，贼陷都城，庆臻召亲党尽散货财，阖家自燔死。南渡时，赠太师、惠安侯，谥忠武，合祀旌忠祠。初，世宗嘉靖八年革外戚世爵，惟彭城、惠安获存，庆臻卒殉国难。

胡荣，济宁人。洪武中，长女入宫为女官，授锦衣卫百户。永乐十五年将册其第三女为皇太孙妃，擢光禄寺卿，子安为府

军前卫指挥僉事，专侍太孙，不莅事。后太孙践阼，妃为皇后，安亦屡进官。宣德三年，后废，胡氏遂不振。

孙忠，字主敬，邹平人。初名愚，宣宗改曰忠。初，以永城主簿督夫营天寿山陵，有劳，迁鸿胪寺序班，选其女入皇太孙宫。宣宗即位，册贵妃，授忠中军都督僉事。三年，皇后胡氏废，贵妃为皇后，封忠会昌伯。尝谒告归里，御制诗赐之，命中官辅行。比还，帝后临幸慰劳。妻董夫人数召入宫，赐赉弗绝。正统中，皇后为皇太后。忠生日，太后使使赐其家。时王振专权，祭酒李时勉荷校国学门，忠附奏曰：“臣荷恩厚，愿赦李祭酒使为臣客。坐无祭酒，臣不欢。”太后立言之帝，时勉获释。忠家奴贷子钱于滨州民，规利数倍，有司望风奉行，民不堪，诉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执家奴戍边，忠不问。景泰三年卒，年八十五，赠会昌侯，谥康靖。英宗复辟，加赠太傅、安国公，改谥恭宪。成化十五年再赠太师、左柱国。子五人：继宗、显宗、绍宗、续宗、纯宗。

纯宗官锦衣卫指挥僉事，早卒。

继宗，字光辅，章皇后兄也。宣德初，授府军前卫指挥使，改锦衣卫。景泰初，进都指挥僉事，寻袭父爵。天顺改元，以夺门功，进侯，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袭侯爵；诸弟官都指挥僉事者，俱改锦衣卫。复自言：“臣与弟显宗率子、婿、家奴四十三人预夺门功，乞加恩命。”由是显宗进都指挥同知，子璉授锦衣卫指挥使，婿指挥使武忠进都指挥僉事，苍头辈授官者十七人。五月，命督五军营戎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

左右又有为绍宗求官者，帝召李贤谓曰：“孙氏一门，长封侯，次皆显秩，子孙二十余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请以为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时，请于太后，数请始允，且不悖者

累日，曰：‘何功于国，滥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贤稽首颂太后盛德，因从容言祖宗以来，外戚不典军政。帝曰：“初内侍言京营军非皇舅无可属，太后实悔至今。”贤曰：“侯幸淳谨，但后此不得为故事耳。”帝曰：“然。”已，锦衣逮杲奏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及继宗、绍宗并侵官地，立私庄。命各首实，懋等具服，乃宥之，典庄者悉逮问，还其地于官。石亨之获罪也，继宗为显宗、武忠及子孙、家人、军伴辞职，帝止革家人、军伴之授职者七人，余不问。五年，曹钦平，进太保。寻以疾奏解兵柄，辞太保，不允。

宪宗嗣位，命继宗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朝有大议，必继宗为首。再核夺门功，惟继宗侯如故。乞休，优诏不许。三年八月，《实录》成，加大傅。十年，兵科给事中章镒疏言：“继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宠，亟宜罢退，以全终始。”于是继宗上疏恳辞，帝优诏许解营务，仍莅后府事，知经筵，预议大政。复辞，帝不许，免其奏事承旨。自景泰前，戚臣无典兵者，帝见石亨、张軹辈以营军夺门，故使外戚亲臣参之，非故事也。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赠郟国公，谥荣襄。再传至曾孙杲，详《世表》中。

吴安，丹徒人。父彦名，有女入侍宣宗于东宫，生景帝。宣德三年册为贤妃，彦名已卒，授安锦衣卫百户。景帝嗣位，尊妃为皇太后，安进本卫指挥使。屡迁前府左都督，弟信亦屡擢都督僉事。景泰七年封安安平伯。信早亡，官其弟敬为南京前军左都督。英宗复辟，太后复称贤妃，降安为府军前卫指挥僉事。敬及其群从南京锦衣卫指挥僉事智、府军前卫指挥同知喜山、指挥僉事广林、锦衣卫千户诚，俱革职原籍闲住。寻命安为锦衣卫指挥使，子孙世袭。

钱贵，海州人，英宗睿皇后父也。祖整，从成祖起兵，为燕山护卫副千户。父通嗣职，官至金吾右卫指挥使。贵嗣祖职，数从成祖、宣宗北征，屡迁都指挥僉事。正统七年，后将正位中宫，擢贵中府都督同知。英宗数欲封之，后辄逊谢，故后家独不获封。

贵卒，长子钦为锦衣卫指挥使，与弟钟俱歿于土木。钦无子，以钟遗腹子雄为后，年幼，以父锦衣故秩予优给。天顺改元，累擢都督同知。成化时，后崩。宪宗优生母外家周氏，而薄钱氏，故后家又不获封。雄卒，子承宗亦屡官锦衣卫都指挥使。弘治二年，承宗祖母王氏援宪宗外家王氏例，请封。乃封承宗安昌伯，世袭。先是，勋臣庄田租税皆有司代收，至是王氏乞自收，始命愿自收者听，而禁管庄者横肆。嘉靖五年，承宗卒，谥荣僖。子维圻嗣。寻卒，承宗母请以庶长子维垣嗣，诏授锦衣卫指挥使。已又请嗣伯爵。世宗以外戚世封非祖制，下廷臣议。八年十月上议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洪熙时，都督张昶封彭城伯，弟升亦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循习至今，有一门数贵者，岁糜厚禄，逾分非法。臣等谨议：魏、定二公虽系戚里，实佐命元勋，彭城、惠安二伯即以恩泽封，而军功参半。其余外戚恩封，毋得请袭。有出特恩一时宠锡者，量授指挥，千、百户之职，终其身。”制曰：“可。”命魏、定、彭城、惠安袭封如故，余止终本身，著为令。维垣遂不得袭，以锦衣终。

汪泉，世为金吾左卫指挥使，家京师。正统十年，其子瑛有女将册为郕王妃，授瑛为中城兵马司指挥，食禄不视事。妃正位中宫，进泉都指挥同知府军卫，带俸，瑛锦衣卫指挥使。寻并擢左都督，瑛弟亦授锦衣千户有差。英宗复位，泉仍居金吾旧职，瑛锦衣旧职，其四弟皆夺官还故里。寻命瑛锦衣指挥

僉事，子孙世袭。

杭昱，女为景帝妃，生子见济。景泰三年，帝欲废英宗子而立己子，乃废皇后汪氏，册妃为后。昱累官锦衣卫指挥使。兄聚授锦衣千户。聚寻卒，赐赙及祭葬。七年，后崩，官其弟敏锦衣百户。英宗复辟，尽夺景帝所授外亲官，尤恶杭氏，昱已前卒，敏削职还里。

周能，字廷举，昌平人。女为英宗妃，生宪宗，是为孝肃皇太后。英宗复位，授能锦衣卫千户，赐赉甚渥。能卒，长子寿嗣职。宪宗践阼，擢左府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庆云伯，赠能庆云侯。寿以太后弟，颇恣横。时方禁勋戚请乞庄田，寿独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顷，不得已与之。尝奉使，道吕梁洪，多挟商艘。主事谢敬不可，寿与哄，且劾之，敬坐落阳。十七年进侯，子弟同日授锦衣官者七人，能追赠太傅、宁国公，谥荣靖。孝宗立，寿加太保。时寿所赐庄田甚多，其在宝坻者已五百顷，又欲得其余七百余顷，诡言以私财相易。部劾其贪求无厌，执不许，孝宗竟许之。又与建昌侯张延龄争田，两家奴相殴，交章上闻。又数挠盐法，侵公家利，有司厌苦之。十六年加太傅，弟长宁伯彧亦加太保，兄弟并为侯伯，位三公，前此未有也。武宗立，汰传奉官，寿子侄八人在汰中，寿上章乞留，从之。正德四年卒，赠宣国公，谥恭和。

子瑛嗣，封殖过于父。嘉靖中，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货，虐市民，亏国课，为巡按御史所劾，停禄三月。而瑛怙恶如故，又为主事翁万达所劾，诏革其廛肆，下家人于法司。时已革外戚世爵，瑛卒，遂不得嗣。

彧，太后仲弟也。成化时，累官左府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长宁伯，世袭。弘治中，外戚经营私利，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至聚众相斗，都下震惊。九年九月，尚书屠滹偕九卿上言：

宪宗皇帝诏，勋戚之家，不得占据关津陂泽，设肆开廛，侵夺民利，违者许所在官司执治以闻。皇上践极，亦惟先帝之法是训是遵。而勋戚诸臣不能恪守先诏，纵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货，都城内外，所在有之。观永乐间榜例，王公仆从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今勋戚多者以百数，大乖旧制。其间多市井无赖，冒名罔利，利归群小，怨丛一身，非计之得。迩者长宁伯周彧、寿宁侯张鹤龄两家，以琐事忿争，喧传都邑，失戚里之观瞻，损朝廷之威重。伏望纶音戒谕，俾各修旧好。凡在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扰商贾、夺民利者，听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仍考永乐间榜例，裁定勋戚家人，不得滥收。

科道亦以为言，帝嘉纳之。十八年进太保。彧求为侯，吏部言封爵出自朝廷，无请乞者，乃止。武宗立，悉擢彧子瑋等六人为锦衣官。彧寻卒。传子瑋，孙大经，及曾孙世臣，降授锦衣卫指挥同知。

先是，孝肃有弟吉祥，儿时出游，去为僧，家人莫知所在，孝肃亦若忘之。一夕，梦伽蓝神来，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时梦。旦遣小黄门，以梦中言物色，得之报国寺伽蓝殿中，召入见。后且喜且泣，欲爵之不可，厚赐遣还。宪宗立，为建大慈仁寺，赐庄田数百顷。其后，周氏衰落，而慈仁寺庄田久犹存。

王镇，字克安，上元人，宪宗纯皇后父也。成化初，授金吾左卫指挥使。未几，后将正位中宫，拜中军都督同知。四年进右都督。镇为人厚重清谨，虽荣宠，不改其素，有长者称。十年六月卒。弘治六年追封阜国公，谥康穆。子三人：源，清，浚。

源，字宗本，后弟也。父卒，授锦衣卫都指挥使。外戚例

有賜田，源家奴怙勢，多侵靜海縣民業。十六年，給事中王垣等言：“永樂、宣德間，許畿輔八郡民盡力墾荒，永免其稅，所以培國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御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橫。今戶部郎中張禎叔等再按得實，乞自原額外悉還氏，并治喬罪。”帝不悅，切責之。后詔禁外戚侵民產，源悉歸所占于民，人多其能改過。十八年擢中軍都督同知。二十年封瑞安伯。弘治六年進侯。十六年加太保。武宗登極，進太傅，增祿至七百石。嘉靖三年卒，贈太師，謚榮靖。清，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千戶，累官中軍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武宗嗣位，加太保。嘉靖十三年卒。浚，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百戶。兄清每遷職，輒以浚代，歷官中軍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逾月卒，贈侯。浚兄弟三人并貴顯，皆謙慎守禮，在戚里中以賢稱。源子橋、浚子桓，皆嗣伯。嘉靖中并清子極皆以例降革。

萬貴，憲宗萬貴妃父也，歷官錦衣衛指揮使。貴頗謹飭，每受賜，輒憂形于色曰：“吾起掾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所終矣。”時貴妃方擅寵，貴子喜為指揮使，與弟通、達等并驕橫。貴每見諸子屑越賜物，輒戒曰：“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笑以為迂。成化十年卒，賻贈祭葬有加。十四年進喜都指揮同知，通指揮使，達指揮僉事。通少貧賤，業賈。既驟貴，益貪黷無厭，造奇巧邀利。中官韋興、梁芳等復為左右，每進一物，輒出內庫償，犖金錢絡繹不絕。通妻王出入宮掖，大學士萬安附通為同宗，婢仆朝夕至王所，謁起居。妖人李孜省輩皆緣喜進，朝野苦之。通死，帝眷萬氏不已，遷喜都督同知，達指揮同知。通庶子方二歲，養子方四歲，俱授官。憲宗崩。

言官劾其罪状。孝宗乃夺喜等官，而尽追封诰及内帑赐物，如贵言。

邵喜，昌化人，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卒。子蕙嗣，嘉靖六年卒，无子，族人争嗣。初，太后入宫时，父林早歿。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无后，及蕙卒，帝令蕙弟萱嗣。蕙侄锦衣指挥辅、千户茂言，萱非嫡派，不当袭，蕙母争之，议久不决。大学士张璁等言：“邵氏子孙已绝，今其争者皆旁枝，不宜嗣。”时帝必欲为喜立后，乃以喜兄安之孙杰为昌化伯。明年，《明伦大典》成，命武定侯郭勋颁赐戚畹，弗及杰。杰自请之，帝诘勋。勋怒，录邵氏争袭章奏，讦杰实他姓，请覆勘，帝不听。会给事中陆粲论大学士桂萼受杰赂，使奴隶冒封爵。帝怒，下粲狱，而尽革外戚封，杰亦夺击。

张峦，敬皇后父也。弘治四年封寿宁伯。立皇太子，进为侯。卒赠昌国公，子鹤龄嗣侯。十六年，其弟延龄亦由建昌伯进爵侯。峦起诸生，虽贵盛，能敬礼士大夫。

鹤龄兄弟并骄肆，纵家奴夺民田庐，篡狱囚，数犯法。帝遣侍郎屠勋、太监萧敬按得实，坐奴如律。敬复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赐之金。给事中吴世忠、主事李梦阳皆以劾延龄几得罪。他日，帝游南宫，鹤龄兄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鹤龄母金夫人起更衣，因出游览。帝独召鹤龄语，左右莫得闻，遥见鹤龄免冠首触地，自是稍敛迹。正德中，鹤龄进太傅。世宗入继，鹤龄以定策功，进封昌国公。时敬皇后已改称皇伯母昭圣皇太后矣。帝以太后抑其母蒋太后故，衔张氏。嘉靖十二年，延龄有罪下狱，坐死，并革鹤龄爵，谪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太后为请不得。

初，正德时，日者曹祖告其子鼎为延龄奴，与延龄谋不轨。

武宗下之狱，将集群臣廷鞫之，祖仰药死。时颇以祖暴死疑延龄，而狱无左证，遂解。指挥司聪者，为延龄行钱，负其五百金。索之急，遂与天文生董昶子至谋讐祖前所首事，胁延龄贿。延龄执聪幽杀之，令聪子升焚其尸，而折所负券。升噤不敢言，常愤置至。至虑事发，乃摭聪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龄及诸奴杂治。延龄尝买没官第宅，造园池，僭侈逾制。又以私憾杀婢及僧，事并发觉。刑部治延龄谋不轨，无验，而违制杀人皆实，遂论死。系狱四年，狱囚刘东山发延龄手书讟上，东山得免戍，又阴构奸人刘琦诬延龄盗宫禁内帑，所告连数十百人。明年，奸人班期、于云鹤又告延龄兄弟挟左道祝诅，辞及太后。鹤龄自南京赴逮，瘐死，期、云鹤亦坐诬谪戍。又明年，东山以射父亡命，为御史陈让所捕获，复诬告延龄并构让及遂安伯陈鏞等数十人，冀以悦上意而脱己罪。奏入，下锦衣卫穷治，让狱中上疏言：“东山扇结奸党，图危宫禁。陛下有帝尧既睦之德，而东山敢为陛下言汉武巫蛊之祸。陛下有帝爵底豫之孝，而东山敢导陛下以暴秦迁母之谋。离间骨肉，背逆不道，义不可赦。”疏奏，帝颇悟。指挥王佐典其狱，钩得东山情，奏之。乃械死东山，赦让、鏞等，而延龄长系如故。太后崩之五年，延龄斩西市。

夏儒，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以后父封庆阳伯。为人长厚，父瑄疾，三年不去左右。既贵，服食如布衣时，见者不知为外戚也。十年以寿终，子臣嗣伯。嘉靖八年罢袭。

陈万言，肃皇后父也，大名人，起家诸生。嘉靖元年授鸿臚卿，改都督同知，赐第黄华坊。明年诏复营第于西安门外，费帑金数十万。工商尚书赵璜以西安门近大内，治第毋过高。帝怒，逮营缮郎翟璘下狱。言官余瓚等谏，不省。寻封万言泰和伯，子绍祖授尚宝司丞。又明年，万言乞武清、东安地各千

顷为庄田，诏户部勘闲地给之。给事中张汉卿言：“ 万言拔迹儒素，联婚天室，当躬自检饬，为戚里倡，而僭冒陈乞，违越法度。去岁深冬沍雪，急起大第，徒役疲劳，怨咨载道。方今灾沴相继，江、淮饿死之人，掘穴掩埋，动以万计。万言曾不动念，益请庄田。小民一廛一亩，终岁力作，犹不足于食，若又割而畀之贵戚，欲无流亡，不可得也。伏望割恩以义，杜渐以法，一切裁抑，令保延爵禄。” 帝竟以八百顷给之。巡抚刘麟、御史任洛复言不宜夺民地，弗听。七年，皇后崩，万言亦绌。十四年卒，子不得嗣封。

方锐，世宗孝烈皇后父也，应天人。后初为九嫔，锐授锦衣正千户。嘉靖十三年，张后废，后由妃册为皇后，迁锐都指挥使。扈蹕南巡，道拜左都督。既封安平伯，寻进封侯。卒，子承裕嗣。隆庆元年用主事郭谏臣言，罢袭。

陈景行，穆宗继后陈皇后父也。先世建昌人，高祖政以军功世袭百户，调通州右卫，遂家焉。景行故将门，独嗜学，弱冠试诸生高等。穆宗居裕邸，选其女为妃，授景行锦衣千户。隆庆元年封固安伯。景行素恭敬，每遇遣祀、册封诸典礼，必斋戒将事。家居，诫诸子以退让。万历中卒，太后、帝及中宫、潞王、公主赠厚，人皆荣之。子昌言、嘉言、善言、名言，皆官锦衣。昌言先景行卒，其子承恩引李文全例，请袭祖封。帝曰：“ 承恩，孙，文全，子也，不可比。” 以都督同知授之。

李伟，字世奇，溧县人，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儿时嬉里中，有羽士过之，惊语人曰：“ 此儿骨相，当位极人臣。” 嘉靖中，伟梦空中五色彩辇，旌幢鼓吹导之下寝所，已而生太后。避警，携家入京师。居久之，太后入裕邸，生神宗。隆庆改元，立皇太子，授伟都督同知。神宗立，封武清伯，再进武清侯。太后能约束其家，伟尝有过，太后召入宫切责之，不以父故赦

祖宗法。以是，伟益小心畏慎，有贤声。万历十一年卒，赠安国公，谥庄简。子文全嗣侯，卒，子铭诚嗣。天启末，铭诚颂魏忠贤功德，建祠名鸿勋。庄烈帝定逆案，铭诚幸获免。久之，大学士薛国观请勒勋戚助军饷。时铭诚已卒，子国瑞当嗣爵，其庶兄国臣与争产，言父遗赀四十万，愿输以佐军兴。帝初不允，至是诏借饷如国臣言，国瑞不能应。帝怒，夺国瑞爵，遂悸死，有司复系其家人。国瑞女字嘉定伯周奎孙，奎请于庄烈后，后曰：“但迎女，秋毫无所取可也。”诸戚畹人人自危。会皇五子疾亟，李太后凭而言。帝惧，悉还李氏产，复武清爵，而皇五子竟殇。或云中人构乳媪，教皇五子言之也。未几，国观遂以事诛。

王伟，神宗显皇后父也。万历五年授都督。寻封永年伯。帝欲加恩伟子栋及其弟俊，阁臣请俱授锦衣正千户。帝曰：“正德时，皇亲夏助等俱授锦衣指挥使，世袭，今何薄也？”大学士张居正等言：“正德时例，世宗悉已厘革，请授栋锦衣卫指挥僉事，俊千户，如前议。”帝意未慊，居正固奏，乃止。伟卒，传子栋及曾孙明辅，袭伯如制。

郑承宪，神宗郑贵妃父也。贵妃有宠，郑氏父子、宗族并骄恣，帝悉不问。承宪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子国泰请袭，帝命授都指挥使。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不报。是时，廷臣疑贵妃谋夺嫡，群以为言。国泰不自安，上疏请立太子，其从子承恩亦言储位不宜久虚。大学士沈一贯左右于帝，弗听。诏夺国泰俸，而斥承恩为民，然言者终不息。万历二十六年，承恩复上疏劾给事中戴士衡、知县樊玉衡，妄造《忧危竝议》，离间骨肉，污蔑皇贵妃。帝怒。《忧危竝议》者，不知谁所作，中言侍郎吕坤构通宫掖，将与国泰等拥戴福王。而士衡前尝论

坤与承恩相结，玉衡方抗言贵妃沮立太子，疏并留中，故承恩指两人。帝怒，士衡、玉衡皆永戍。廷臣益贫郑氏。久之，皇太子立。四十三年，男子张差持挺入东宫，被擒。言者皆言国泰谋刺皇太子。主事王之竊鞫差，差指贵妃宫监。主事陆大受、给事中何士晋遂直攻国泰。帝以贵妃故，不欲竟事，详之竊等传。国泰官左都督，病死，子养性袭职。天启初，光禄少卿高攀龙、御史陈必谦追论其罪，且言养性结白莲贼将为乱。诏勒养性出京师，随便居住。魏忠贤用事，宥还。

王升，熹宗生母孝和太后弟也。父钺。天启元年封升新城伯。寻以皇子生，进侯。卒，子国兴嗣。崇祯十七年，京师陷，被杀。

刘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祖应元，娶徐氏，生女，入宫，即庄烈帝生母孝纯皇太后也。应元早卒，帝即位，封太后弟效祖新乐伯，即文炳父也。崇祯八年卒，文炳嗣。是年，文炳大母徐年七十，赐宝钞、白金、文绮。帝谓内侍曰：“太夫人年老，犹聪明善饭，使太后在，不知若何称寿也。”因怆然泣下。九年进文炳为新乐侯，其祖、父世赠爵如之。

十三年，宫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帝不悻，遣司礼监太监王裕民同武英殿中书至文炳第，敕徐口授，绘像以进，左右咸惊曰：“肖。”帝大喜，命卜日具卤簿，帝俯伏归极门，迎入，安奉奉慈殿，朝夕上食如生。因追赠应元瀛国公，封徐氏瀛国太夫人，文炳晋少傅，叔继祖，弟文耀、文照俱晋爵有差。

文炳母杜氏贤，每谓文炳等曰：“吾家无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当尽忠报天子。”帝遣文炳视凤阳祖陵，密谕有大事上闻。文炳归，奏史可法、张国维忠正有方略，宜久任，必能灭贼，后两人果殉国难。文炳谨厚不妄交，独与宛平太学生申湛然、布衣黄尼麓及驸马都尉巩永固善。时天下多故，流

贼势益张，文炳与民麓等讲明忠义，为守御计。及李自成据三秦，破榆林，将犯京师。文炳知势不支，慷慨泣下，谓永固曰：国事至此，我与公受国恩，当以死报。”

十七年正月，帝召文炳、永固等回国事。二人请早建藩封，遣永、定二王之国。帝是之，以内帑乏，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贼警益急，命文武勋戚分守京城。继祖守皇城东安门，文耀守永定门，永固守崇文门。文炳以继祖、文耀皆守城，故未有职事。十六日，贼攻西直门，势益急。尼麓踉跄至，谓文炳曰：“城将陷，君宜自为计。”文炳母杜氏闻之，即命侍婢简笥缘于楼上，作七八纆，命家僮积薪楼下，随遣老仆郑平迎李氏、吴氏二女归，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国太夫人年笃老，不可俱烬，因与文炳计，匿之申湛然家。

十八日，帝遣内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归白母曰：“有诏召儿，儿不能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与若妻妹死耳，复何憾。”文炳偕永固谒帝，时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纠家丁，能巷战否？”文炳以众寡不敌对，帝愕然。永固奏曰：“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

帝曰：“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两人皆涕泣誓效死，出驰至崇文门。须臾贼大至，永固射贼，文炳助之，杀数十人，各驰归第。

十九日，文照方侍母饭，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照碗脱地，直视母。母遽起登楼，文照及二女从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楼。悬孝纯皇太后像，母率众哭拜，各缢死。文照入纆堕，拊母背连呼曰：“儿不能死矣，从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家人共焚楼。文炳归，火烈不得入，入后园，适湛然、尼麓至，曰：“巩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炳曰：“诺。”将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见皇帝。”湛然脱己帻冠之，

遂投井死。继祖归，亦投井死。继祖妻左氏见大宅火，亟登楼自焚，妾董氏、李氏亦焚死。初，文耀见外城破，突出至浑河，闻内城破，复入，见第焚，大哭曰：“文耀未死，以君与母在。今至此，何生为！”遂觅文炳死所，大书版井旁曰“左都督刘文耀同兄文炳毕命报国处”，亦投井死，阖门死者四十二人。是时，惠安伯张庆臻集妻子同焚死。新城侯王国兴亦焚死。宣城伯卫时春怀铁券，阖门赴井死。与永固射贼杨光陞者，驸马都尉子也，被甲驰突左右射，与永固相失，矢尽，投观象台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匿瀛国为贼所拷掠，终不言，体糜烂以死。福王时，谥文炳忠壮，文耀忠果。

张国纪，祥符人，熹宗张皇后父也。天启初，封太康伯。魏忠贤与客氏忌皇后，因谋陷国纪，使其党刘志选、梁梦环先后劾国纪谋占宫婢韦氏，矫中宫旨鬻狱。忠贤将从中究其事，以撼后。大学士李国普曰：“君后，犹父母也，安有劝父构母者？”国纪始放归故郡，忠贤犹欲掎之，庄烈帝立，乃得免。崇祯末，以输饷进爵为侯，旋死于贼。

周奎，苏州人，庄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祯三年封嘉定伯，赐第于苏州之葑门。帝尝谕奎及田贵妃父弘遇、袁贵妃父祐，宜恪遵法度，为诸戚臣先。祐颇谨慎，惟弘遇骄纵，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李自成逼京师，帝遣内侍徐高密谕奎倡勋戚输饷，奎坚谢无有。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万金，且乞皇后为助。及自成陷京师，掠其家得金数万计，人以是笑奎之愚云。